

陈第年谱

自序

陈第年谱

附录（「连江县志」「儒林传」）

自序

一斋先生以名将而兼硕儒，且为明代之大旅行家；顾其生平及著述，殊鲜知其详者。俞曲园号称淹博，于其「随笔」中且有『言古音者至国朝而大备矣。然古音之学，溯源于吴才老；而明陈第之「毛诗古音考」，亦其先河也。焦弱侯为作序，称其有三异。身为名将，手握重兵，一旦弃去，铤铍箫疏，野衲不若：一异也。余读之，不知第为何许人，深惭谫陋！及观「绛云楼书目」，陈第「毛诗古音考」二册，陈景云注云：「陈将军季立，出戚少保麾下，一时名将也」。然后知陈第为戚继光部将；而检「明史」戚继光传又未附见其人，当更详考之』之言；曲园若此，他人可知已。

夫以一斋先生之鸿猷硕学、卓卓可传，观其御倭守边，在蓟十年，调和文武，敦睦兵民，筑城创桥，兴学讲武，使边民乐业、行旅不惊，是名将而兼循吏；使上有明臣，假之便宜，则先生勋业岂止于一游击将军哉！及其拂衣归里，杜门著书；晚年从事游历，四山五岳足迹殆遍。其行程所经，明代除后先生数十年之徐霞客外，实不多见。顾霞客游记，时人题咏者甚多，而钱牧斋且称霞客为千古奇人、其游记为千古奇书；洎至挽近，复得丁文江先生为之谱、附之图，而游迹乃大彰于世。而先生之游，后世学者反无所知，岂非一大憾事欤？无他，霞客之游因有日记，其所记事迹路线，山川风物较详；而先生之游，虽有两粤及五岳诸游草，然均出之吟咏，语焉不详。且其诗以体裁分，而非以年月分，故前后错综，难寻端绪；虽其七世从孙斗初于道光二十八年重刊其集，并识以年谱，然简而不明，且错误百出、前后颠倒：此即彰与不彰之故欤！余窃感于此，颇欲搜览遗籍，编定年谱，庶先生之嘉言懿行不至湮没。然比年以来，公私猬集，有志未逮。

抗战七年之夏，余再读曲园先生之言，因有感于心，乃检先生之全集读之，得其生平行事之概、著述之旨，乃不憚炎暑，挥汗为绎其端绪；旁参群籍，颇费勾稽，耗时数月，草成斯篇，以应中国文化研究会之征。祇以人事鞅掌，初稿虽毕，而未遑细校，故搁置者又久之。本年夏，始得再为增删，并附以地图，付之畛闾。间以手边尚乏数书，如焦竑之「澹园集」、吴文华之「吴襄惠公集」、黄汝亨之「寓林集」等为之印证，谬误遗漏之处，在所难免；海内

明达若能进而教之，则幸甚焉！

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七月七日，金云铭序于樵川之寓庐。

本书主要参考书籍一览

「陈一斋全集」「戚少保年谱」「明史」「明通鉴」「明史纪事本末」「历代明人年谱」「全边略记」「福建通志」（陈衍）「长乐县志」「泉州府志」「孤屿志」「正气堂集」（俞大猷）「林子年谱」「李卓吾年谱」（铃木虎雄）「崇相集」（董应举）「寓林集」（黄汝亨）「世善堂藏书目录」（「知不足斋丛书」本）

金云铭撰

陈第字季立，号一斋，世居连江城西笼西铺。祖□□，少起赤贫，有丈夫子五，殖财以义，渐置田宅，寿至八十余，乡邑推重。祖妣赵氏，处家有法，一钱不私。父木山公，居长，耽悦书史，少履庠序，遭时不偶，乃隐于吏，性谦和，笃孝友，克己不欺。母杨氏，尝自忍饥寒，以济闾里（以上据「寄心集」「嗟思诗」六篇作）先生少颖悟，为诸生时，博极群书，喜谈兵法，督府俞大猷召致幕中，授以韬铃方略，尽得其传。大猷喜曰：『子当为名将，非书生也』。大司马谭纶见之曰：『真俞、戚之流亚矣』；使守古北口要地，一时外属宁帖。以鲠忤总督胡兑，遂拂衣归，杜门读书。母歿后，出游名山大川，足迹遍海内，即后之徐霞客亦不是过焉。尝就金陵焦竑谈经，借读所未见书，着「毛诗古音考」、「屈宋古音义」……诸书，为发明中国古音之第一人。明世宗嘉靖二十年辛丑（公历一五四一），先生一岁。

三月三日，先生生于连江西郊化龙桥北。父木山公，时年三十二；母杨孺人，时年三十一；梦雷震而先生生。隆准方瞳，颧骨高耸。有游僧见之，试其啼，曰：『是儿声出丹田，他日必成远器』。

蓟门兵事告先人篇有云：父早岁为诸生，晚岁为郡曹，贫穷辛苦，不怨不尤，以二子耳（案先生为次子，兄曰又山）。

又案「寄心集」卷五「嗟思诗」六篇有「父寿七一，母寿七五」之句。考木山公卒于万历七年（一五七九），则系生于正德四年（一五〇九），卒时先生已三十九岁，故知其生先生时年系三十二。

是年谭二华（纶）二十二岁，戚南塘（继光）十四岁，俞虚江（大猷）约三十七、八岁，张太岳（居正）十七岁，友人焦弱侯（竑）生、李卓吾（贇）十五岁，友人林龙江（兆恩）二十五岁，邑人吴容所（文华）二十一岁。嘉

靖二十一年壬寅（一五四二），先生二岁。

俺答寇山西，参将张世忠等战死，诏天下举武勇士。俞大猷诣巡按御史自荐，兵部尚书毛伯温送之宣大总督翟鹏；鹏不能用，辞归；伯温用为汀漳守备。嘉靖二十二年癸卯（一五四三），先生三岁。

是年十月，朵颜入寇，围攻墓田谷，杀守备陈舜等。嘉靖二十三年甲辰（一五四四），先生四岁。嘉靖二十四年乙巳（一五四五），先生五岁。

父木山公始行作吏（据道光旧谱）。嘉靖二十五年丙午（一五四六），先生六岁。

常随父祖于阡陌间。

按先生有「经旧田村」诗云：『童时随父祖，过此心轩豁，叫跳阡陌间，百忧俱不达……』（「五岳游草」卷一）。嘉靖二十六年丁未（一五四七），先生七岁。

偕伯兄初读，一目十行，过目成诵，终身不忘（旧谱）。

十二月，倭贼犯宁波、台州二郡，大肆杀掠（参看「明史」本纪、「通鉴」、「明纪」）。

友人林培之（培）生。嘉靖二十七年戊申（一五四八），先生八岁。

木山公毕吏事归，受经家庭，先生不读传注，诘之，则曰：儿欲思而得之，不欲以先人之说锢灵府（旧谱）。

是年三月，朱纨讨平覆鼎山（在浙东）贼，将进攻双屿（在宁波），使柯乔及都指挥黎秀分驻漳泉福宁，遏贼奔逸；都指挥使卢镗将福清兵由海门（台州）进。四月，遇贼于九山洋，俘日本国人稽天「通鉴明纪」。嘉靖二十八年己酉（一五四九），先生九岁。

倜傥自负（旧谱）。

是年，俺答复寇宣府大同，把总江瀚、指挥董赐战死；总兵周尚文击败，斩其魁。未几，尚文卒（「历代名人年谱」）。

朱纨巡视福建，荐俞大猷为备倭指挥，破钦、廉（安南）贼，任崖州（广东）参将，平琼州黎人（采「明史」本传）。

秋七月，倭寇浙东，御史陈九德疏劾巡抚朱纨擅杀；诏落纨职，遣给事中杜汝楨往问。……纨仰药死（详见「通鉴明纪」）。

冬十月，戚继光（时二十二岁）中式山东武举乡试。嘉靖二十九年庚戌（一五五〇），先生十岁。

是年，都御史汪汝孝愤辽东三卫之苛索无厌也，尝出境扑杀诸夷；以此蓄怨，遂通北虏犯古北口。八月，虏酋俺答、脱辛爱等纠合套窥虏大同，虏自宣府趋蓟塞（即蓟门），攻古北口。都御史王汝孝以火炮矢石下却之，虏乃从间

道至黄榆沟，毁垣而入，汝孝兵溃。虏转掠怀柔、顺义，遂逼通州。巡按王忬令人走京师请援；上闻，遣都御史王仪以三千骑援通，而命文武大臣各十三人分守都城九门四塞。虏大众营白河东，近郊火日夜烛天。时勤王兵后五、六万人驰援，诏以仇鸾为大将军，节制诸路兵马；杨守谦为兵部侍郎，提督军务。鸾等皆不敢战。寇焚掠三日始引去，鸾尾之，兵溃；诸将收斩遗尸以捷闻；加鸾太保，赐金币，总督京营戎政（采「全边略记」卷一，参「明纪」）。

此次潮河之变，木山公阅邸报，每恨无丈夫子当关为朝廷洒一腔热血。先生闻之，即能领其意（旧谱）。

按先生上后府俞公书有云：『迨及庚戌之变，则涕泣伤之矣』！可见其幼年即留心国事。顾叔时（宪成）生、汤若士（显祖）生。嘉靖三十年辛亥（一五五一），先生十一岁。

三月，诏开马市于大同、宣府；杨椒山以谏马市，贬狄道典史。

四月，宽海禁（「明书」）。

「明史纪事本末」亦云：『是年夏四月，浙江巡按御史董威宿、应参前后请宽海禁，下兵部尚书赵锦复议，从之。自是泊主土豪益自喜，为奸日甚，官司莫敢禁』。又「日本国志」云：『巨魁如汪（直）、徐（海）等，皆与倭结，寇皆习倭服饰、旗号、船帜，题（「八幡大菩萨」五字）』。嘉靖三十一年壬子（一五五二），先生十二岁。

是年夏四月，倭犯浙江台州，破黄岩，大掠象山、定海诸邑（「明史纪事本末」）。

四月，倭掠福建漳、泉；盖此时已蔓延沿海三十县矣（「明书」）。

倭贼破宁波昌国卫，大猷击却之。未几，又大破之于海上，焚倭舟五十余（「明史」本传）。

秋七月，廷议复设巡视重臣，以都御史王忬提督军务，巡视浙江海道及兴、漳、泉地方。忬巡抚山东，闻命即日至浙，度所治军府皆草创，而浙人柔脆不任战，所受简书轻，不足督率士吏；乃上疏请假事机，诛赏得便宜，且欲严内应之律、宽损伤之条，剿抚勿拘。从之，改巡视为巡抚；乃任参将俞大猷、汤克宽为心膂，征狼、土诸兵（按「读文献通考」载：当时广西东兰、那地、南丹归顺诸土司之兵也。其兵在海内为尤悍，法以七人为伍，每伍自相为命，以首级为上功。宏治以后，隶诸右司，遇警调用；以其性贪淫掳掠，调征经过之处，不许入城）及募温、台诸下邑桀黠少年，分隶诸将，布列滨海各镇保，严督防御；浙人恃以无恐云（「明史纪事本末」）。嘉靖三十二年癸丑（一五五三），先生十三岁。

二月甲子，倭寇犯温州，闰三月，海贼汪直纠倭寇濒海诸郡，至六月始去

（「明史」「世宗本纪」）。

夏四月，汪直、毛海等既溃散，剽忽往来不可测，温、台、宁、绍俱罹其患。参将汤克宽（俞大猷部将）率兵循海墙护城堡，追捕斩护亦相当，于是，贼移舟而北犯苏、松郡；二郡素沃饶，至稊载而去。有箫显者，尤桀狡，率劲倭四百余，屠上海之南汇川沙，逼松江，而以余众围嘉定、太仓，所遇残掠不可言。王忬遣都指挥卢镗倍道掩击，斩萧显；余众复奔入浙，俞大猷等邀杀殆尽（「明史纪事本末」）。

七月，俺答大举入寇大同，总兵李涑战死蓟门，虏势亦炽，逻卒出塞辄被缚，临关叩赎（「全边略纪」卷一）。

是年，戚继光二十六岁，进署都指挥僉事，督山东备倭事（「戚少保年谱」）嘉靖三十三年甲寅（一五五四），先生十四岁。

此数年中，先生均在家与其兄同读。

按「嗟思诗」六篇中有「思兄」篇云：『少年夜读，一几一灯；如临师傅，如对友朋。兄默我言，兄静我躁。四方有闻；归以相告；父母钟爱，实维在兄』。

五月，张经总督江南、浙江军务讨倭，任俞大猷为苏松副总兵。是年，虏众数万犯潮河，又犯古北，而大同亦告警；上为盱食，我军凭墙击退之（「全边略纪」卷一）。嘉靖三十四年乙卯（一五五五），先生十五岁。

先生在家肄业经史之暇，学击剑，喜谈兵，人咸以狂生目之（旧谱。按先生有「感昔」诗云：『忆我少年日，悲歌弄宝刀；饮酒动一斗，驰马弗知劳』之句）。

二月，赵文华督视海防。十月，杀总督尚书张经。赵文华劾经养寇失机疏方上，经大破倭于王江泾；文华攘其功，谓已与巡按胡宗宪督师所致。严嵩复从中构之，遂斩于西市；天下冤之（「历代名人年谱」）。

十一月口申，倭犯兴化、泉州（「明史」「世宗本纪」。按「林子本行实录」作「十二月倭迫莆田」）。嘉靖三十五年丙辰（一五五六），先生十六岁。

先生读书云居山寺。

按是年总兵官俞大猷败倭于黄浦。秋七月辛巳，胡宗宪破倭于乍浦。九月，浙江倭寇暂平，而福建倭患又渐深矣。「明书」记是年倭据诏安，而「东西洋考」亦云：『是年十月，有倭自漳浦、诏安登岸，所过焚掠无计，漳自此岁苦倭』。

戚继光初任浙江宁（波）、绍（兴）、台（州）地方参将。

又「通鉴明纪」：『十二月，东南倭患已四年，朝议练乡兵御贼。浙江参

将戚继光请期三年而后用之，台州知府谭纶亦练千人；立束伍法，自裨将以下节节相制，进止齐一。未几，即成精锐。是月，以赵文华言，特设福建巡抚（案戚继光条练士兵事，「戚少保年谱」系于嘉靖三十六年二月、恐「明纪」有误）。

冬、大猷以平徐海功，加封都督佥事。嘉靖三十六年丁巳（一五五七），先生十七岁。

仍在云居山寺读书。一夜，有虎戏于庭，先生与相视而忘其危。

「五岩游草」卷二「叱虎行」序云：『忆少年时，读书云居山寺；虎有牝牡，相戏于庭。余视虎，虎亦视余，似相忘于无言者』。

五月，俞公大猷以平浙江倭寇功，进署都督同知（「采功行纪」）。

是年十一月，胡宗宪诱降海寇汪直，下之狱，其余党乃大扰海上（「明史」「日本传」云：『十一月，贼有扬帆南去者，攻福建之福宁州——今霞浦，破福安、宁德二县，遂泊泉州之浯屿。』

北虏把都儿以数万入流河口，直犯永安，迁安副帅蒋承勋力战死之（「全边略记」一）。董崇相应举生。

按应举有答冯督学书云『时在嘉靖之癸亥，某仅七岁』之语，则董君当生于本年。嘉靖三十七年戊午（一五五八），先生十八岁。

以诗质余居阳先生；先生惊，唯曰：『异哉！陈叔子之为诗也，取意于风、雅，取词于汉、魏；然而世弗好也，叔子其穷乎』（「寄心集序」）。

是年，大猷、继光等逐倭寇于浙江，倭乃大举犯粤、浙、闽三省，福清、南安、惠安、长乐、同安、漳州、福州等地均受祸甚烈。（「纪事本末」载：福州巡抚阮鹗不能御，取库银数万两赂之，以新造大舟六艘俾载而去）

黄贞文（汝亨）生（按汝亨为先生老年之友，详见七十三岁条）。

陈仲醇（继儒）生。

嘉靖三十八年己未（一五五九），先生十九岁。

先生补弟子员，试辄冠军（旧谱）。

是年，倭自浙江象山突台州等地，海道副使谭纶、参将戚继光等连破之。胡宗宪诬劾大猷纵贼南奔，播害闽、广；大猷被逮至京，讯治。廷臣群惜大猷才，共假贷得三千金馈严世藩，得不死；罢职，发大同立功，首创车营。

四月，新倭三千多赍攻具攻福宁州、连江、罗源，流劫各乡，进攻福州，围经月，旋破宁德；福安参将黎鹏举以舟师击倭于海中七星山屏风屿（近福安）。时沿海长乐、福清等县皆有倭舟，而广东流倭又往来于诏安、平和、漳浦、南靖、长泰各县，而福州、兴化、漳、泉无地非倭兵。巡抚阮鹗往剿之，倭稍创（参「纪事本末」）。北方则把都儿辛爱大举入犯、驻会州，挟朵颜

为向导，声言东下，蓟辽总督王忬不能察，遽引兵而东，号令数易；虏乘间入潘家口，渡滦河而西，大掠遵化、蓟州、玉田等地，京师大震。御史交章劾忬，诏狱论死（参「通鉴明纪」）。

王道思（慎中）卒，年五十。叶台山（向高）生。嘉靖三十九年庚申（二五六〇），先生二十岁。

先生娶林儒人。

案先生晚年有「嗟思诗」言孺人之德云：『嗟思我妻，德音萋萋，嫵婉柔克，效姑思齐，始来俪余，甘贫茹苦，孝敬维殷，慰我父母，宜于娣姒，推及俦伍；雍雍穆穆，终身不忤，夙通大义，旁及书史；以道勸夫，以严训子。……』。可知孺人之贤。

是年，木山公作吏漳州。漳人有林可玉者，与其乡人五，为倭掠至漳，幸脱；又为兵掠，诬狱中。木山公实拔而出之，有再生恩。是后，林子感念弗置，每值先生兄弟过漳，辄厚款之（见「五狱游草」卷七「赠林可玉」引）。

按是年俞大猷尚在大同効力，旧谱作『初从都督俞公大猷学兵法』，有误。「告俞虚江先生文」云：『呜呼！世之明师多矣，孰有若先生者乎？第自万历癸酉（一五七三）九月下帷家居，先生过而聘焉。……』；则在先生三十三岁，不当在二十岁也。

是年春二月，倭寇六千余人流劫潮州等处。时浙直倭患稍息，而闽、广警报日至（纪事本末）。

叶园适茂才生。嘉靖四十年辛酉（一五六一），先生二十一岁。

先生读书中岩寺。

是年，戚继光督新练义乌兵大破倭寇于台州，水陆凡九捷而平。而闽、广洞贼林朝曦等又纠伙分劫，流寇江西；继光入赣讨平之（参「戚少保年谱」）。

七月，俞大猷以川湖总督黄光升荐，由镇筴参将移南赣。

嘉靖四十一年壬戌（一五六二），先生二十二岁。

先生是年八月晤戚公继光，上平倭策。

按「告先人文」有云：『嘉靖壬戌，主将戚公入闽，第首仗剑从之游』（「蓟门兵事」下）。「连江县志」作：『嘉靖四十一年，参将戚继光征倭至连，就第谋，第为定平倭策』。

是年六月，倭大举犯福建，自浙江温州来者，合福宁、连江诸倭攻陷寿宁、政和、宁德各县；自广东南澳来者，合福清、长乐诸倭攻陷元钟所，延及龙岩、大田、莆田、古田、松溪各县。时宁德已屡陷，距城十里有横屿，四面皆水路险隘，贼结大营其中，官军不敢击，相守踰年；其新至倭营福清之牛田

，酋长营兴化，互为声援。胡宗宪檄戚继光往剿之。七月（按「戚谱」作八月八日），继光击横屿贼，人持草一束填壕进，大破其巢，斩首二千六百（按「戚谱」作生擒二十九夷，斩首三百四十八级，释俘男妇八百余人）。乘胜至福清，捣败牛田倭，覆其巢（「戚谱」作九月壬午）。余贼走兴化，急追之，夜四鼓，抵贼栅，连克六十营，斩首千数百级。平明入城，兴化人始知，牛酒劳不绝。继光旋师抵福清，遇贼自东营澳登陆，击斩二百人（「通鉴明纪」）。

「戚少保年谱」作八月戊辰（十六日）自宁德发，又明日己巳（十七日）至罗源，庚午（十八日）至连江，补战兵伤亡者，以中军兵代其缺，俾各营行伍无缺，器械损折者皆阅而更补之。……九月，连破牛田（福清）等倭巢，又追及林墩（在莆田南二十里），尽歼之；登平远台（在福州城），勒功镌铭而还。……冬十月，转牛田，再败新倭，遂自闽班师。……十一月，师往浙江，倭乘间陷兴化、寿宁、政和等郡县。

道光旧谱载：『是年戚公继光逐倭于马鼻（在连江）；倭踞江心，潮退，四面皆泥淖，计无所出。闻公有狂生名，折柬召之；公掇置几上不视』。戚公悔曰：岂「有狂生而可折柬致耶」！遂亲访之。一见大悦，促膝画策，秘军声作八音以通语，仿乘橇作土板以行泥。选壮士数百人，日各斤肉，饱则手狼筈（原注：狼筈，竹竿别名，戚公鸳鸯阵与藤牌并用。铭按：狼筈，亦作篴筈），演一「必」字。人初不测所用；及交锋，倭以短兵，我以长械，且「必」字五画，应手踏五人，土板往来便捷，挥以剑，无一脱者。今为业鱼之资；邑人有句：「儒将衣冠今已杳，尚教渔子脚撑舟」。

按「戚谱」此年条下虽记戚公于八月十八日至连江，但并未言逐倭于马鼻事。因「戚谱」按日记甚详，当时驻扎连江系阅补伤亡、整理器械，至八月二十九日大兵即开往福清，以破牛田倭。旧谱所记，恐有附会之处；但当年先生以邑诺生，必见及戚公无疑也（「福建儒林传」载嘉靖四十一年戚继光征倭至连江，第为定平倭策）。

是年，俞大猷大破广东饶平山寇张璉等于南赣，擢副总兵，协守南、赣、惠、潮、汀、漳诸郡。嘉靖四十二年癸亥（一五六三），先生二十三岁。

五月，戚继光破倭于连江马鼻，先生与诸绅勒石纪其功。是年三月，戚继光复率浙江义乌兵入闽，所过地方必询贤者，式庐而叩其蕴焉。十七日入浦城，二十二日抵建阳，灭水吉山贼。四月，克复兴化、平海、崎头郡卫城堡。谭纶、刘显、俞大猷（时大猷复调为福建剿倭总兵官）合击，尽歼之。初政和、寿宁倭支党四百余众，合船自宁德开洋，因风逆食，少复由福宁之高罗登岸，至宁德龟山寺，由罗连江突至此岭（在福州北），欲投平海合船；及闻平海已定，遂退连江之马鼻，五月初二日，继光督军袭之，贼闻大军将至，艤舟十

二艘，拟乘潮开遁。马鼻去县（连江）六十里，重山垒岭，悬海孤屿，间只一径可通罗源。光次日遣部将王如龙等三枝趋罗源，以遏北遁；亲督大兵候潮涸进剿，大破之。乘胜追贼至宁德肖石岭，尽歼之，计水陆擒斩山倭二寇一千六百余人，焚溺万计，恢复一府（兴化）二县（政和、寿宁）三卫，而八闽稍宁（采「戚谱」）

五月五日，偕戚公宴将吏于南门（连江）敌楼上，观竞渡；席半托疾入内。明日未暮，捷音至；邑人士谋勒石纪功。公仿「春秋」书法，大书「某年月日，总戎戚公大破倭儿于马鼻」。碑竖西郊外（旧谱）。

是年十月，俞大猷徙镇南赣（本传）。

十月辛亥，把都儿复入寇，大掠顺义三河，直抵通州；京师戒严（参「明纪」）。嘉靖四十三年甲子（一五六四），先生二十四岁长女生。

春二月，旧寇万余攻仙游，围之。继光引兵驰赴之，大战城下，贼败，趋同安，光麾兵追至王仓坪，斩首数百，余众奔据漳浦蔡丕岭（「戚谱」作蔡坡岭）。继光督各哨兵入贼巢，擒斩略尽，闽寇悉平。其得逸出境者，至广东潮州；俞大猷（按是时俞公镇潮州）又截杀之，几无遗类（采「纪事本末」）。

秋，东虏黑石炭等纠万众犯一片石（近山海关），攻山海关；不克而遁。蓟墙为久雨所圯，土蛮大掠昌黎等邑（采「全边略记」一）嘉靖四十四年乙丑（一五六五），先生二十五岁。

谒潘碧梧先生于省城（福州）；盖碧梧者，先生之明师也。

案「杂文」「祭碧梧潘先生文」：『呜呼先生，山川之英。少好孙、吴，一变至道；仁为己任，毙而后已，若先生者，固斯文之宗主也；胡为而遽止于斯乎！倭夷毒闽，村落邱墟；丁巳、戊午（嘉靖三六至三七年）之间，其祸惨矣。先生独能早见其几，联乡约、集义兵、筑墩楼、习射武，用能保聚一乡。百里之内，居民如故；远近避兵，皆趋就之。漳又有妖妄之徒，倡为邪说：收召逆党，列居五寨。郡县告急，礼聘先生，遂出而平之；往返旬日耳。……第早岁志道，未得其师；自乙丑拜先生于省城。……』。

是年，先生母杨孺人病心痛，术家谓「三七根磨酒可愈」；然难得其生而真者。公极力求祷，忽有友人官云南，以侑函寄至，服之遂愈；人谓孝感所致（旧谱）。

秋，粤寇吴平等入犯福建，大猷将水兵、继光将陆兵，夹击平于南澳，大破之，平遁入海。

顾璘初（起元）生。嘉靖四十五年丙寅（一五六六），先生二十六岁。

先生仍游学三山（福州）之如兰精舍，学友中有郭道见（复）、包惟义、赵忠卿、林惟椿、林国器、林国卿、赵思国、苏集高、吴学淳、张崇仁等。

时莆田林兆恩（龙江）先生寓榕城，先生大约于此时见之，就谈「心性」之学。

按龙江先生讳兆恩，字懋勋，道号子谷子，人称「三教先生」，倡儒、道、释三教合一大旨，以「身心性命」之学教人。著书数十万言，大抵以纲常为立本、见性为入门、虚空为极则；从者云集，是年，寓于榕城（「林子年谱」）。「林子本行实录」虽未记与陈第晤谈之言，但以事理推之，常在此时晤面。按先生答陈于虞书曾云：『弟幽僻之好素浓、仕进之思颇淡，曾与莆中子谷子高卧禅林』之言，大约指此时前后事也。

十月，俺答寇大同，参将崔世荣战死。十二月，帝因疾服方士丹，寻崩。穆宗隆庆元年丁卯（一五六七），先生二十七岁。

春，同陈可钦诸友赏牡丹，赋诗。公性善饮，每饮数百杯，尝以陶渊明自比（旧谱）隆庆二年戊辰（一五六八），先生二十八岁。

长子祖念生。

案祖念字修父，后为诸生，励学行；力田，以资父游，第称其孝。著有「易用」六卷——（参「福建通志」总卷三八）。

是年，俞大猷以讨平河源、翁源贼李亚元等，总两广兵，与总督谭纶同镇梧州，寻纶为蓟门总督，乃疏论召募南兵以济时急（采「全边」）。

是年，戚继光以闽帅应召入京，副神机营事，总理蓟、昌辽、保、四镇练兵事，建车营以防虞（采「戚谱」）。隆庆三年己巳（一五六九），先生二十九岁。

从潘碧梧先生讲学于漳州，学者云集；先生调停于诸生之中，动有节制（答崇仁语）。作「尚行训示漳中诸生」。

「尚行训示漳中诸生」：『春秋之季，经术未明；删削六籍，永示宗盟。诸子从之，谆谆求仁。求仁伊何？四海兄弟。欲立欲达，天地同情；有志未逮，胥敦躬行。猗与盛哉，我仪我刑。奈何后世，不笃厥真，师务招来，外博虚名；徒之伏谒，冀附微荣。德义不淑，讻讻群鸣；自省屋漏，能无愧心！行之浊矣，言之弥清；身之邪也，辨之弥精。腼颜叹息，嗟悯后生，罔己欺人，罪愿罪轻，闾然发愤，惟我贤英；行有枝叶，天下治平』。

又按答陈于虞书有云：『若第幽僻之好素浓，仕进之思颇淡，曾与莆田子谷子（按即林龙江兆恩三教先生也），高卧禅林』。又与清漳人士论学云水之滨，当时持论，「谓巢父世有其人，子陵不难为比」。可见当时先生之志在山水之间也。

是年四月，俞大猷大破海贼曾一本（吴平党）于漳、潮间，进右都督。

是年，戚总理镇守蓟州、永平、山海等处，乃募南兵三千人成一军。隆庆

四年庚午（一五七〇），先生三十岁。

春，别潘碧梧先生于三山。

按「祭潘碧梧先生文」有云：『庚午春，言别于三山；别五年，第至京师，而先生已归矣。又三年先生至京师，而第仕于潮河矣，乃先生有信阳之行，闻下车而大得民也。又二年，闻以会察去，又一年闻先生已归其乡，已而闻先生卒』。

戚公召诸路将盟于滦河，谕以边事利弊、防御方略。

是年，俺答孙把汉那吉内附，诏授指挥使；寻遣归，与虏言和，通贡市。

是年十二月，俞大猷率兵十四万进攻广西古田僮，大破之。隆庆五年辛未（一五七一），先生三十一岁。

先生游学福州，作「洗心训」，示三山诸生。

「洗心训」：『人心最妙，乐乐熙熙。云胡逐物，不能自持；货色所引，如醉如痴。名位多惑，得失欣悲；遭时弗偶，长苦寒饥。感伤转迫，爱或别离。日媾日斗，污秽匪治〔平声〕。惟彼江汉，可以濯之；濯之若何？在知知足。知足恬淡，方寸无欲；不见可欲，孰乱衷曲！素位适志，言行金玉；面垢则盥，身浣则浴。忍使厥心，任其暴虐；凡我同盟，夙夜共勖』！

是年春二月，俞大猷擒獐酋黄朝猛、韦银豹等，百年积寇至是尽除；改古田为永宁州。进功世荫为指挥僉事。

戚公仍在山海关、古北口一带练兵，并增募南兵六千人，修边墙敌台、建武学、立车营，辽事大治（采「戚谱」）。

三月，俺答遣使奉表称臣，乃诏封俺答为顺义王；大同一带边衅以宁。隆庆六年壬申（一五七二），先生三十二岁。

先生仍在榕城讲学。

冬十月，戚公在蓟镇练兵成，乃举行会操，朝廷特遣少司马汪公阅视；戚公调军十万众，连营数十里，合操于汤泉（在遵化之北）。十二月，偕汪公巡边至山海关。

是年，俞公大猷仍镇广西，巡按李良臣劾其奸贪，兵部力持之，诏还籍候调。旋起南京右府僉书，未任；乃于六月以都督僉事起为福建总兵官，奉命筹划军务防守事宜。俞公乃作「镇闽议稿」成，九月又作「练兵操法」成（见「正气堂集」）。

神宗万历元年癸酉（一五七三），先生三十三岁。

讲学于如兰精舍。秋，在连江家居奉父。

按「旧谱」则记是年先生『讲学于如兰精舍，调停诸生，动有节制；尝曰：「男子具六尺躯，纵无他事业，亦当如班超、傅介子辈立功异域；奈何琐琐

邈邈，抱笔砚向里胥口中唱取功名哉」！所得资斧归，本以为私。木山公饮于人，每大醉或竟夜；公与兄文学又山公，必具灯烛向门外，虽风雨寒冻不废；人以为难』。

是年，巡按御史竟劾俞公大猷所擒韦银豹非真；兵部覆奏：『大猷故东南名将，必不轻谬为奏』。秋，移镇福建。时方议攻贼澎湖，忽有新倭自漳、泉趋福宁，杀把总；御史论劾，坐免官（「名山藏」本传，何乔远着）。

九月，先生从俞大猷学兵法。

「告俞虚江先生文」：『万历癸酉九月，下帷家居，先生过而聘焉。是冬，相从镇东。甲戌春，相从清源；秋，又相从京师。日夜教诲，古今兵法之要、南北战守之宜，靡不探其奥蕴。……』。

「连江县志」「儒林传」：『既而督府俞大猷召致幕中，教以兵法，因尽得韬铃方略。大猷喜曰：「子当为名将，非一书生也」』。万历二年甲戌（一五七四），先生三十四岁。

春三月，从都督俞大猷于清源（泉州）小云关，遂与陈我渡巡抚相见；与谈天下事甚欢，并奉书。

「奉我渡陈公书跋」云：『万历甲戌，余为诸生，游温陵（泉州府晋江县）。时我渡陈公读礼家居，得与谈天下事；因上此书，颇见赏识。虚江俞公取而视之，深叹知己，录置巾箱中，间出以示同志……』。按书中所言，皆论虚江公之德行功业，书长不录。

按陈我渡巡抚或即陈道基之号欤？详见三十八岁条下。

时谭纶为兵部尚书，大猷贻纶书云：『某平生志在征虏，而见用江南，乖违本素。今年七十余老矣，妾媵尚有胎产，膂力可敌精卒二十许人；公许我大受，今其时也』。纶疏起为后军都督府佥书，领车营训练。

秋七月，从大猷至京师（旧谱：『七月，俞公以都督入掌后军府事，公从至京；因得纵观各边，察其形势』）。先生于途间作「北征道中」四篇。

翩翩五两，载发载远；沙滩累累，溪流反反。临此剑津，伊思塞苑；我有所据，遥展孌婉（原注：欲往蓟门访戚总理）。

秋风拂拂，杨柳凄凄；商羊为虐，树杪栖泥。四野箫飒，几乏遗黎；羈人夜泊，蟋蟀宵啼（按此诗当是过延平时所作）。

四望茫茫，原隰膺膺；乱江涉淮，云戾徐土。我授我衣，复越齐、鲁；家鲜担储，忧我父母（按此诗当为过山东时所作）。

天边鸣雁，行列丽丽（原注音离），伊谁云从，实维我师。我师元老，永志不萎；过古战场，睠睠嗟思（我师，俞虚江）。

曹能始（学佺）生。万历三年乙亥（一五七五），先生三十五岁。

先生在京师得俞公之推荐，得谒戚总理于蓟门（时戚继光总理蓟镇事）；并上书于谭大司马纶公，论独轮车制。司马叹服，即补授教军官以董其事。

是年三月，戚公重建三屯营城。按三屯者，忠义中卫三百户屯地也；属迁安县南百二十里。左山海、右居庸，形势险要（采「戚谱」）。万历四年丙子（一五七六），先生三十六岁。

时大帅戚继光重修三屯营城成一——迁安县南百二十里，即忠义中卫故地，绾毂于居庸、山海两关之中。旧城瘠薄而隘，修立营廨，增卢能、渔阳之重焉。夏炒蛮盗我鸦鹞庵边。鸦鹞山者，西尽窟窿，东尽卢家、安阳、木顶，长可六里，悬崖峭壁，绝顶一口，以女墙堵之，人迹罕到。东西敌台皆远，烽台半居山下，南兵守之，樵苏往来，遂成间道。炒蛮岁稟食古北口，知地形，今霖雨墙颓，炒蛮窥隙而起，夜半踰口入市，佯言延绥客兵寄宿，教潘仲文等数十人，市皆大惊，烽台兵觉，鸣炮。路将苑宗儒提苍头军百余人驰救，虏退走，宗儒追十八盘山百余里，行至舍喇智，伏虏起围，遂中宗儒及兵卒汤克宽，千总高大朝、苏学奋救，亦被杀死；副总张臣、徐枝，游击高廷相、李如梗、刘楫兵至，解围引去。台臣王一鹗刻奏，事下大司马谭纶，覆奏罚一鹗、戚继光俸三月（「全边略记」卷一）

先生在京教练车营，思立功塞外，曾上书顺天巡抚王一鹗。其略云：

（上略）第从俞将军得闻绪论，奉命拜谒，不过谓公庭顿首，望见颜色而已，乃蒙见察，宠之以温言，进之以至教，俾得披肝沥胆于其前，顾不幸与！夫英雄豪杰之生世不数数而遭逢知遇之偶，即载籍且叹其绝难也。行伍贱士，一旦齿录于立谈之顷，中丞相公（指王一鹗）之休休好善，岂非斯世所仅覩见者哉！尝闻伯乐以一鸣而识马，圣人以片言而识士，果非虚语矣。窃念第也，少伏海隅，闻见寡陋，以片言而识士，果非虚语矣。窃念第也，少伏海隅，闻见寡陋，兹之来也，盼江河山岳之广大，览土风民俗之异同，习塞垣形势之缓急，慨然想见往古豪杰，是以投笔而起，策勋以报朝廷，捐驱以酬知遇，其素所蓄积者也。生平故人，犹规规以武夫诮之，不知男子乃生再弄之璋，明有文也，悬之孤矢，明有武也。出入操纵，惟其所用，安能守拘挛而事牵制耶！不然嚶嚶慕古，辄以经世为任，既不能词章进取，陪庙堂之末议，又不能斩将搴旗，为国家奠固疆圉，安在其为丈夫子哉！此所以破群疑而独断，弃成业而不难也。中丞相公诚有意于第，收之槽枥之中，待之绳式之外，使效弩钝，树立尺寸，异时附于中丞相公，以垂竹帛，第之至荣也。语云女为悦己者容，士为知己者用，又云士屈于不知己，而伸于知己，惟中丞相公留意焉。干冒威严，待罪待罪。又上将府都督俞公书，报车营练成，乞转达大司马破格保

荐数人，或用之京营、或用之边镇。

车成，论功。七月十五日，协理戎政尚书刘公应节推补五军四营中军。八月，领京营军三千出蓟镇防秋（旧谱）。

谭纶公赠诗：『君是当今定远侯，赋诗横槊古檀州。胸中剩有三边略，手里能挥二丈矛。紫塞云行天漠漠，阴山花满日悠悠；永无烽火廛宸虑，自赖金城克壮猷』。

戚公赠诗：『从来文武不相分，俎豆干戈羨有君；已着白袍称国士，忽摇赤羽号将军。心期报主年方壮，志欲吞胡策自勤；试向燕然台上望，伫看裘带靖腥风』。

邑人吴文华大司马赠诗：『急思报主换征袍，神剑双飞意转豪；亲鼓貔貅清大漠，兼围鱼鹤净洪涛。旌旗影动军声壮，刀戟光横杀气高；百尺高楼谁可及，元龙本日共吾曹』。

顺天巡抚王公一鹏荐语：『练部曲之心以仁，酬国士之知以义，恤贫苦若家人妇子，谈韬略本礼乐诗书』。

先生过蓟州诗：『燕京八千里，复作蓟门行；剩有溪山兴，能忘沙塞情。朔风摧短草，寒月近长城；流涕二三策，何人似贾生』！

冬，上书于谭纶公请纓。

上大司马谭公书：『比从俞将军游，□□□□□兵略，五年于斯矣。凡奇正变化，……已得其精，故用之小，则其效亦小，用之大，则其效亦大。此第之所自期，亦俞将军之所深信者也。昔人谓其妻不识，其友识之。若第者其友不识，其师识之者也。且第亦非徒求进也，盘根错节，利器之所必试，投大遗艰，志士之所乐为，诚于九边之中，而择其地之最重，于重地之中，而择其事之最难者，使第居之，假以便宜，宽之文法，有不能斩将搴旗，奠固疆土，垂功各于竹帛者，非夫也。即斧钺之诛，有所不辞矣。第闻之骐驎之足，必骋于康庄，而后捷可见也；鹏鸟之翼，必翔于寥廓，而后大可知也；使徒置第于闲散无事之地，坐消其奋进有为之心，非所望于恩台者矣。……今当出塞，感激自鸣，皆肝膈肾肠之要也，惟恩台垂察焉』（「蓟门兵事」）。

按此书无年月，但先生于次年春受谭公荐为潮河提调，则上此书当在此年冬间也，姑系于此。万历五年丁丑（一五七七），先生三十七岁。

正月二十八日，谭纶公乃题补先生为潮河川提调；三月二十二日，到任。潮河者，近古北口也。

告「俞虚江先生文」有云：『丙子（四年）秋，有京营之役；丁丑春，有潮河之役。先生（谓俞公）书数十通进之弥切，第实惧为门下羞，龟勉职事。屡尘荐剡，先生喜而不寐……』。到任后，禀大司马谭公揭，报告一切设施

。卑职一介书生，妄意投笔，谬蒙恩台简拔，待罪潮河，知遇之恩，即杀身不足为报矣。然蓟门天下重镇，而潮河蓟门要冲，况当变故之新，特号艰危之所，故命下之日，此中将吏，无不惊疑，谓卑职以南人而当边事，以书生而抚剧夷，必且获罪，为恩台知人累也。到任以来，内外相安，春赏一颁，夷情颇服，今日总理（指戚继光）、抚院（指王一鹗）皆奇恩台能知卑职，且幸卑职为恩台所知也。此岂卑职有他才能哉！不过竭忠赤以从事耳。盖提调虽卑，亦一方之统率也，故提调志财贿，则委官务私囊，提调悟死生，则夜不收官畏首尾，以故服装滥恶，夷人得执以为词，气义不扬，犬戎得乘以起衅矣。今勾稽其簿书，料量其食物，即贪婪者亦无所染指，而又肃号令以明威，演火器以□□，或演旌旗千百往来，而驻于墩台，或以骑□□□循环而饮于河侧，夜不收官出力任事，略无退缩，此强酋所畏怀也……（「蓟门兵事」）。

四月，兵部尚书谭纶公卒，年五十八，谥襄敏。公始终兵事随三十年，与戚公齐名，世称谭、戚（「明史」卷二二二有传）。

又与俞公书，告知抚虏经过；愤虏无状，极言其弊，有不胜慨叹者矣。

第自履任，嬖只（按即黄台吉妻）扣关，抚赏荧瘁，戴星出入，嬖只出关，炒蛮到矣。炒蛮方去，又有九家讨赏，直至四月终，俱无暇日。兹抚赏毕，将有巡边之行，计亦一句，方能毕事；而秋赏物件又须区画矣。回思昔时，谈笑从容，昼夜晤语，境界真若隔蓬莱三万里也。坐是生平故人并诸大老书问俱废，实非得已也（已字原书漏）。昔年徒云抚赏抚赏耳，未尝亲身经历，殆有悲愤不忍言者，通袖金段，布帛什物，堆积如山，牛羊米面，不计其数；即嬖只三百余骑到关，日食四五十金，言语狂妄，无所忌讳，且需索无厌，应赏布者则求金段，应赏金段则求通袖，应草席一百者，则求增二三百，其积习然也。将领骖骹，皆曲意从之，若奉骄子，若养靡疽；靡疽毒必发，骄子孝必衰；无惑乎有雅鹞之变也。闻之宣府弊且百倍于此矣。近读邢御史论俺答黄台吉疏，为之伤心；大抵西之贡市，东之抚赏，皆阴蹈宋人岁币之实，而阳美其名耳。忧国之士，能不荷戈长叹哉！第之所以处心积虑，愿言战守，不愿言抚市。兹春区别酋部，稍稍裁之以法，夷情似觉顺服，地方不致疏虞。然战守之具尚费讲求，此抚赏之根本也。法谓无恃其不来，恃吾有以待之，岂虚语乎？承惠纸甲，感激难言；女子既嫁，犹累父母，若是奈何奈何！无可图报，惟务建明，盖报国所以报老师也（「蓟门兵事上」）。

因作「古北口抚夷」诗：

『中孚若豚鱼，忠信行蛮貊，夷狄虽犬羊，正直亦可格。三卫本羈縻，藉以藩外贼，国制有成谟，抚赏明恩泽。败类实贪人，朘削及金帛，去岁戎生心

，路将死厥职。我来正劬勩，事事依规则，恩敷威乃张，黠虏消反测。边境息烽烟，农人安稼穡，控驭获机宜，何必多斩馘』。

秋八月十五，先生迎妻子至塞上。

「中秋妻子至塞上」诗：「为客频年滦水边，归鸿落木怅风烟，不期闽海八千里共看中秋塞月圆』。

又「祭外母文」有云：『丁丑春，守潮河。孺人（指其岳母）次子送其姊来，谈孺人未衰状；第窃窃喜。比归，姊语之曰：「是善视母！后此二年，我且归养，以乐其余生。虽伯姬（指妻姊也）早世，我与尔兄弟在，母必无忧」。盖即指此时事也。

十二月，总督杨公兆荐语：『合文事武备以成能，抱内安外攘之长策；猷同曲逆，事类班生』（旧谱）。万历六年戊寅（一五七八），先生三十八岁。

先生仍守潮河，作「志怪论」，记军人徐敖病鬼状。

「志怪论」：（上略）『旧历六年二月八日夜，军人徐敖自郊至家，攘臂语曰：「将食食我，将酒饮我」！目镇瞋视人，家人进食；食簞食十有二，而豆羹称之，尚未饱，家人不敢进食，辄攘臂而起曰：「我不食且三日矣，数年而就尔一饱，尔吝者耶」！复唤饭呼酒，家人大恐，共持刀向之。怒曰：「不饱不行，不醉不去，尔持刀何为」？余从者傅羔走告曰：「敖中饥鬼，命在旦夕」！且述其状如此如此。余取片纸书云：「古北正神，其速逐饥鬼，毋使留」！命传羔就其家焚之。焚毕，敖曰：「败矣败矣，速开道使我遁去」。言竟，有间而寐；曰：「吾安得在此」！家人问其食与语，俱不记。日暮，至河上，忽跌而熟睡；其睡而起、起而至家，不知也。于是又食。里人聚而观之，啧啧曰：「陈叔子其通神明者与，何其以片纸疗疾也」！昔仲尼不语怪，非无怪也，语之而莫可穷诘，故存之，而使人自悟……』。时巡抚陈公道基新来蓟门，先生作稟贴请其巡边，以收四益。

稟巡抚陈公论巡边四益：『恭惟恩台，下车以来，捐不急之费，罢无益之征，凡百猷为，与民休息，譬如大旱之后，润以甘雨，蓟门二十里间，儿童走卒，靡不歌颂恩泽，朝廷自此无北顾之忧矣。然卑职愚昧，犹有请焉，边人愿见恩台如见父母，诚沿边一行，其益有四，何者？地形有险易，夷情有缓急，揽辔一眺，则山川形胜皆在目中，运用经略，愈有定画，其益一也。封疆之臣，上则副参游提，下则中军以及千夫长、百夫长，胥有战守之责，不可因循苟禄也，见则阅其形貌，察其心神！试之以言，考之以事，斯贤否不至混淆，任使得其实用，其益二也。关塞萧条，士卒疲敝，为日已久，所至咨询风俗，拊循军民，施以不测之恩，重以知方之教，则人心感激，敌忾有余矣，其益三也。边关将领，类习骄奢，夸鞍马之饰，竞畜产之多，其势必侵渔刻剥，盖武弁

恒态也。车驾所临，节约恬淡，将有闻风而兴慕义而起者，世教之助，良非眇少，其益四也。卑职自为秀才，曾蒙国士之遇，叨冒潮河，已经一载，明未尝敢负于朝廷，幽未尝敢负于鬼神，恩台计察之审矣。谒愚忠，妄进狂言』。

按陈道基字以中（铭按：疑号我渡），同安人，嘉靖庚戌（一五五〇）进士，知嘉善县三年，未尝入一重辟，囹圄几空，倭寇扰旁邑，为设隘堡，严侦伺，嘉善特完。入为御史，巡按广东，拓林叛卒流剽省会，城门尽闭，道基命洞辟诸门，严兵陈郊外，身坐城郭，纳避贼商民数万。擢太常少卿，移南京鸿胪寺卿，出为四川按察副使，迁广西参政，属邑告变，罢其掎克令，诸巢遂戢。迁浙江按察使，超拜南京右佥都御史，提督操江，寻巡按应天。时高拱当国，修怨徐阶，初道基由阶外调，拱意道基当藉手为释憾计，而道基事阶益尽礼，御史吴某媚拱，指诋道基观望，候勘归。万历初，廷议用宿望，起巡抚奉天，阅部伍，饬戎器，凡幕府市租，悉以向士。张居正归葬其父，他抚臣躬迓道左，亲供帐，道基独否。迁南京大理寺卿，历迁至南京工部尚书，有举人与序班斗都市，前尚书奏请得当矣，阁臣申时行、许国力为地，道基持之不为动，言者复摘道基短，遂再疏乞归。道基修干丰颀，亢挺自负，而笃故旧，崇长厚，既为列卿，见乡先达，逡巡隅坐，修后进礼，而自接后进又甚谦下。卒年七十五，赐祭葬（参「福建列传」明九一引「闽书」及「泉州府志」）。按先生见陈道基时，即其任顺天巡抚时事也。

五月，典互市。时叛民（按当系张廷福等）导黄台吉小妻大嬖只辈挟赏数哗，第购诛叛民，阴给诸部腹心，尽得其情，以恩威操纵，竟事贴然（「福建儒林传」）。

先生于事平后，有禀陈抚院道基揭，详述经过。其略云：

『照得古北，为地至重，与虏仅隔一墙，而虏又皆黄台吉之婚姻，凭借声势，其强最甚。嘉靖年间，往往大举，实缘内寇为之引导，是以虏得恣行而无忌也。……今有古北奸军张廷福，于万历五年十一月投归大嬖只营内，主使教唆，……教之加倍取赏，如本路不从，即借黄台吉兵马，愿为向导入寇……。四月二十九日，总理戚手书言「叛逆之贼不容不擒，本参任事忠赤，陈第思虑深长，必能捉获罪人，计出万全，以慰我也」。卑职捧诵，日夜忧惶，复邀中军官戚金（字少塘，后擢八达岭守备，先生有贺少塘戚公擢八达岭守备序）。誓于河上曰：叛贼不擒，蓟镇之祸无有穷已，我专间谍，尔专缉捕，所不尽力，有如潮河，且从中逆贼皆顾妻子，但常差人于其家前后设伏，必可得也。廷福于六月内果复进口，探听虚实，并欲携其妻室而去，遂为中军戚金拿获。……切照宣大赵全、辽左王果，其先皆降人也，猖厥边境数十年，荼毒生灵数百万，岁岁征兵，月月征饷，费盖不貲……今张廷福本以险邪小人，能通字义

，而又素熟口外之山川道路，一投大嬖只，即任为腹心，专事唆诱，日倡奸谋，勾虏入犯，势所必至。今幸缚而致之，诚伐谋之策，不战之兵矣』。

六月，总督具题，兵部覆奏语有『北虏寒心，边烽不耸，绩有可嘉，相应纪录』之嘉奖（旧谱）。

迎父木山公及母就养，次子祖发生。

冬十月，俞公大猷以疾乞归，先生送之河干。

「告俞虚江先生文」：『未几疾作，两疏乞归，时戊寅冬十月也。第送至江浒，先生握手叹曰：「自吾在兵中四十余年矣，晚得吾子，实吾之幸，入室授受，虽非人所知，俾宫墙望重，则在吾子勸之」。及舟将发，恋恋不忍别去，先生倚篷，第则立马远望不见，徘徊咨嗟。……』。万历七年己卯（一五七九），先生三十九岁。

春二月，建潮河川石桥。以北方匠人不知建巨桥之术，特征闽匠举建平桥七洞，展二十八丈。按是役先生提调，与有功焉（参「戚谱」）。

是年春，黄台吉妻大嬖只（「边略记」作比妓）炒蛮复并起寇古北口及曹家寨（寨字，陈第「送参戎东川谷公序」作寨），夷人刁儿志火泥赤来告。未几，果袭柏岭安边，出擦肚岭，而以边备戒严，辄引去。我师出击其归路，至苇子谷，遇炒蛮，先生与诸将率五百骑转击破之，生擒十三夷，斩首五级，驼马十八匹，器仗百五十，余贼皆腾山却走，我师乘胜追逐六十除里，山林险阻，始罢兵还（参「戚谱」）。二月，巡抚陈公道基荐语：『出其长，犁庭而事办；要所就，建上将而功成』。又巡按于鲸公荐语：『爱士若投醪挟纩，理戎本礼乐诗书』。三月，总督军门具题，奉旨加级赏银（旧谱）。

三月朔日，以胡虏戒严，先生被甲行边。马上读邸报，知齿诸荐剡之列，乃作书谢于按院特荐。

谢于按院特荐书…『……顾潮河边鄙之极陋，提调武弁之贱吏，每愿执鞭，未能自达，不识台下何从而知之独深也。夫观其文而鉴其志意，察其貌而谅其忠诚，得之骊黄牝牡之外，拔之卑微疏远之中，此非弟所敢望也。三月朔日，第以胡虏戒严，被甲行边，马上读邸报，知齿诸荐剡之列，不觉涕泣沾襟。左右请曰：荐而反泣，不已过乎。答曰：非尔所知。夫顺永保河，燕赵之故土也；投石超距；怀谋挟策之夫如云如雨，今于提守之内，谬叨特荐，实世所觊矣；感恩知己，并切寸心，此其所以泣也。第也自当益竭弩钝，勉拊勋庸，与将传所载谕品色，庶几无忝知遇矣』。八月，答友人赵思国书，言其外抚强夷、内训疲卒之状。

八月望日，塞下读兄书，惠教四言，字字药石，非骨肉相知不能及此，且其词文旨远，令人三复不忍释手。从前极深研几之说，殊不若是之切近精实也

。兄之学问长益，其在斯乎？第自待罪古北，日夜劬勤，外抚强夷，内训疲卒，身劳虑竭，发白无数，老母见之，深以为忧，曰儿奈何若是？对曰：业已委质为封疆之臣，谊当如是，不敢辞也。又答郭道见书其略云：

蓟门为古北地，去忧炒蛮入寇，乃雅鹘，又古北东界，所失虽少，然东牟大将军坐是削俸，协守而下论罪有差，内外缙绅士大夫言国大计者，皆汹汹然为蓟门深虑，是以谭襄敏公特置弟于此，兄谓虎穴，亶其然乎。待罪以来，奔走靡息，夷情边境，偶皆即安，可幸无罪。然守在冲关，少失机宜，则变衅无量，即悬崖而走，穀中而游，不足喻其危也。欲不严翼，如共服何。嗟夫昔为诸生，优游泮涣，拱手而言戒惧，实未尝戒惧也。今为天子守边，百责攸萃，外劳其形，内焦其心，年未四十，发白种种矣。节侠之气尽忘，敬戒之心愈笃，不言戒惧，戒惧在兹，吾兄之论，先得我心之同然矣。……』。

是年秋，俞公大猷卒于闽。

按「告俞虚江先生文」有云：『己卯春，先生（指俞公）至闽。夏中，寓书谓第：喜尔功名洸洸日新矣。秋，先生逝……』；是则俞公之卒当在本年也。「通鉴辑览」作「万历八年秋七月卒」，有误。

秋，先生父木山公卒于潮河任上。

案万历八年「祭郭道见文」有『余生世四十，不识哭泣，去秋哭吾父，今春哭吾师俞虚江公』一语，可知木山公系卒于本年秋间，至八年春始闻俞公讣也。又「答林日正书」有云：『先人木山公资品极高，时以己意论断经书，迄今思之，皆有至理，尝至蓟门，弟奉侍一年，绝口不问禄人多寡，每御酒肉，则思宗族之贫，……故生则乡闾爱之，歿则邑里思之』。按祭外母亦云：『己卯秋，第不幸丧父』。万历八年庚辰（一五八〇），先生四十岁。

春正月二十八日，俞公大猷侄试南宫，以公讣闻于先生；先生哭不自胜，举家皆哭，皆不自胜，友朋闻之有坠泪者。适门下士陈山叅戎归闽，乃寓奠陈词焉（采「告俞虚江先生文」）。

作「哭俞虚江先师」诗：

江县相逢意已投，归来为吏古擅州；六韬口授青枫晚，万里心丧白昼秋。共说中原须老将，谁知永别在孤舟！感恩莫遂衔环报，泪洒西风哭未休。二月，闻友郭道见卒于闽，为文哭之。

「祭郭道见」：『维万历八年春二月，陈第居蓟门，有人来自闽，称吾友郭道见亡者，余哭之哀，然犹狐疑未定；越夏五月余家兄至塞下始信，余哭甚哀。又越六月十日，修絮炙之奠，致祭于其灵曰：呜呼道见，止于斯耶，余与道见，游几二十年，凡经史之玄，古今之概，余闻于道见者熟矣。请纓以来，踪迹南北，余所欲为道见言者，难以更仆，意有待也。岂意道见止于斯耶

！呜呼痛哉！道见负奇杰才，口吃而志高，貌朴而资敏，心诚而行端，皆于古人中求之。尤长于古诗文，下笔千言，滚滚不竭，文迫班、马，诗凌李、杜，其歌行诸作，苍然有离骚风韵，质之当世，殆绝伦比。寿不符德用不展才，而止于斯。呜呼痛哉！道见少孤且贫，余过其家，沽酒而饮，席地而卧，谈累日夜不辍，交好愈密，而气谊益蒸蒸，万里寓书如晤语，规戒切、期待殷；令人读之不忍释手。余亦与道见言之矣。篋笥之中，遗言尚在，而道见已不可复作，抚今思昔，能不伤悲，呜呼痛哉！夫天生榘桷，所以充明堂之用，天生骐驎，所以骋千里之途；道见得于天者甚厚，而命不偶，试诸有司，落落难遇，中年稍遇，人谓俛俛成矣。顾一疾遽终，赍志以没；天之所以生之者何为耶，呜呼痛哉！虽然宇宙无涯，人生有尽，若具只眼，则千百年亦瞬息也，所贵死而有不亡者在耳。道见寡交游，内则郭建初兄弟，外则林日正数子，辑其遗文，存之名山，以示来世，则道见可以不朽，庶几慰九泉之心乎！抑道见器识宏达，一死生，齐得丧，以蟻蠅视天地，以浮沤视后世，其朽与不朽，固无所芥蒂也。嗟夫！此道见之自待，非吾辈所以处道见矣。余生平四十，不识哭泣，去秋吾哭父，今春哭吾师俞虚江，随又哭吾友道见；数月之间，肝肠断裂，亦余之不幸也。云山遥隔，回首凄凉，其兹因家兄南归，寓词侑奠，灵其鉴之，呜呼哀哉！」「哭郭道见」诗：

故人何意忽乘鸾，篋里遗书涕泪看；文采他年推太史，穷愁半世亦袁安。秋风蒟草闽山远，落日箫笳易水寒。最苦知音今已谢，霓裳孤调向谁弹！

三月，戚公继光同监兵翟大夫游潮河，又广征战守之策，集全镇将领以及士伍之众，虚心询访，凡有见合机宜，足裨时用者，均博采用长「戚谱」。先生作边防五事答戚总理，其大要为：（一）遗尖哨远探夷情，以明情报。（二）重暗哨以密查各拨所之勤惰及不法情事。（三）联楼台以严瞭望。（四）派路将提调巡查各烽墩守军。（五）受提调以权衡，庶可核客兵，以收互助之效。

五月，先生兄又山（字季实）至蓟门；六月，运木山公柩归葬，并奉母及林孺人及先生子等归连江。

按「祭外母文」有云：『己卯秋，第不幸丧父；未几，而孺人次子之讣又至，呜呼痛哉！』于是，孺人之女日夜恸哭曰：『妾奉舅姑间关万里以就夫君，恐疆场之臣，不逮养耳。今妾兄弟沦亡，谁为事母？不若从姑扶舅衬而归，犹得旦夕宽母忧乎！』第之父棣，兄则扶之，以妇从姑，亦为母耳，不意女归而孺人讣塞下！第为位哭尽哀，女以道相左，未闻也。及将抵家里许，始知其详，女之恸哭，实难堪矣！

临行，以诗送之。

「伯兄来蓟迎母归养，怅然叙别」：『塞垣相见尚惊疑，忽又他乡话别离，将母不遑娱晚岁，为官何以答明时；片帆雨露秋江冷，古店风霜驿路迟，携手原头双涕泪，飞鸣长诵鹧鸪诗』。

又「示内子诗」：『还山原夙好，浪迹未能酬，燕市狂歌过，汐场结伴游；三年劳解佩，一剑愧封侯，隐服能先制，无渐梁氏述』（盖先生此时已怀归隐之念矣）。又作「示儿篇」：『蓼花离别潞河前，年少光阴自可怜，莫学而翁事征战，独持长剑向燕然』。

是秋七月望日，岳母林氏讣至古北。

时戚总理欲荐先生为燕河路将，但先生以燕河夙有料理，百事就绪，军溢于额、马增其臆，盔甲器械俱已精致，营城设备俱已整齐，无所用于彼，请以诸将中久任辛勤，历年滋深者处之。揭中有云：

卑职犬马之齿，今年四十，过此则血气渐衰，常恐不能效微劳以见尺寸于斯世，不及今试于盘错，更待何时。卑职愿得疲敝之营，烦冲之路，众所不愿往者，以卑职为之，竭诚殚力，夙夜经理，无事则有勇知方，有事则谋攻作战——盖先生素志避易就难，若处燕河则过尔优游，恐筋力脆缓，不能有所树立；故常自请纓以图报国也。于是戚公始荐之于兵部，以守喜峰口要隘。

十二月，兵部尚书方公逢时题补先生为蓟镇三屯车兵前营游击将军，以署参将驻汉儿庄，用副总兵体统行事（旧谱）。

按其告先生文有云：『庚辰腊月，谬有汉庄游击之转』（「蓟门兵事」）。按汉庄在喜峰口，为蓟镇要塞之一；盖方兵部得戚公之题请也。万历九年辛巳（一五八一），先生四十一岁。

先生于是年春正月（按旧谱作三月，误）莅任汉庄。先生以千载一时，锐于任事；延访父老所疾苦，按诛悍卒，明约束，兴义学，以教军民子弟，亲与讲解。

「谕父老檄」：『檄谕父老曰：蓟塞自嘉靖庚戌以来，岁苦虏患荼毒，于是边圉军民，皆舍冠裳而服介冑，弃翰墨而操弓矢矣。虏患未敢忘备，士风日以犷悍；孝弟忠信罔闻，诗书礼乐谓何！隆庆初载，督府戚公夷襄南国，名达北辰，乃奉诏镇蓟，迄今一十四年，虏酋远遁，疆场安堵，太平之乐，胥庆更生，则介冑弓矢为积习，冠裳翰墨为当务矣。顾旷置日久，讲诵无从，督府愍之，特启贤馆，以作誉髦，向风者众。但汉庄新营，斯事阙如，第也幸为偏裨，来屯于兹阅月矣。察山川之秀，喜谣俗之庞，虽甚靡遑，念兹当为首事，敢黽勉择师，思佐督府下风，爰于（原书误作十）二月七日开设义学，为具束脯之资，不敢以费我父老。凡数十里之内，二十以下、六岁以上，皆我子弟，无论兵民，俱宜就学，军旅之暇，乡约之时，第与诸父老挟策讲业，以督厥子弟

，使知诗书礼乐，修其孝弟忠信，则兵民一体，而政教相通，益鼓本营将士有勇知方，实圣明盛美事也。恐事属旷举，溪谷山泽不遍闻，故谕』（「蓟门兵事」下）。于是，化顽俗为礼让，边民乐业，行旅妇孺拾遗物者，咸诣府自陈。

「再谕父老檄」：『檄曰：道不失遗，尝闻之载籍矣，然亦仅仅不可多数焉。游击今春正月。叨冒汉庄，观察谣俗，益喜其淳庞，庶几有古遗风。兹至二月三月有兵宗世福拾银顶大帽而献，陈宗智拾钱三十七文而献，有蓟州菜佣张登云、潘家口坐贾杜子玉，皆拾腰刀而献，有三屯老妪李氏拾提炮、有书生庞文举拾白衣、有新兵杨守惠拾夹袄、有夜不收王守义拾棕大帽而献，其余拾腰牌、箭簇、鞋带、杂物献者不可胜记，游击为之觅主……是皆此方兵民善体督抚镇道将领郡县德意，且父兄之教先，子弟之率谨，教廉守耻，而俗长厚也。载籍所希，游击何幸身亲见之。故来献之时，业已察而赏之矣。爰登其名于檄，以告父老子弟，庶几闻风而起者，不益蒸蒸乎。……』（杂文）。

时承残敝之后，悍卒多为盗，纵淫杀民，民不聊生。先生锐意正其俗、改其习，务以军民相安，文武合作为职志。时适有令兵回籍携取妻子以实边之事，有顽兵梁小儿者，强娶民女，冒为己妻，昌黎县尹申文先生，乃缚送之昌黎县，尽法究问，以明文武协心之谊、兵民一体之意，作「禀军门」文。

「禀军门」：『卑职闻之军志曰：不和于国，不可以出军；不和于阵，不可以进战。故疆场之间，以和为大。迩来主兵者病民，惟归咎于有司；主民者病兵，惟归咎于将领：皆非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，如风俗何？卑职受任以来，凡事关于郡邑者，必以礼处之；惟知反己，不敢尤人；梁小儿之事是也。至于近营居民，卑职皆抚之如子，故往日兵民相戕，今则兵民相亲；争斗之风顿绝，和好之气渐臻；务使边境还淳，风俗返正，此卑职日夜惓惓之心也。……』（「蓟门兵事」下）。

时军营陋习，常有娼女滥冒军妻，窃容于行伍之中，既不能立其身家，又因而诱惑士卒，兵气不扬，皆由于是。先生乃导之礼义，所部化之，咸知自爱。于是耻旧习娼家窜名军籍者，皆陈牒自首，以求善退矣。先生亦给照善遣之，戚总理批语有：「此一举而正风俗，清营伍，绝盗贼，数善备矣。敬载本官善政也」（据「蓟门兵事」下「权宜执照呈」）。

先生承本营破敝之余，行伍空虚，乃极力召募，应募者甚多，有不远数百里携挈妻子而至者。至五月中旬，乃募足三千之额。先生治兵，崇尚纪律，以严肃为主旨，以义气为依归。常以廩粮尽结壮士，公以忘私，是又结之以恩；兵有侵民一草一木者，则惩之重法是又济之以威严。行之不久，兵民相安，文武调和，往日之扞格尽消矣（参「示群县乡民牌」、「与昌黎吴大尹书」

、「与遵化辛大尹书」、「与唐大尹书」、「与林大尹书」、「寄宗族书」等篇）。

故「告俞虚江先生」文有云：『冬（谓去年）十二月，谬转汉庄，召募草创，纪律未彰，民苦兵虐，几于渔矣。第幸以先生（谓俞公）绪余理之，未及两月，幡然而变。溪山之父老子弟，关塞之士农工贾，颇有颂声，益信先生之道可以大行，敢不奋迅策励，发先生未就之志，以终成其事功，而不负生平所期许乎！故将先生手书，编为卷帙，执之治戎，俨然对之，庶几若见先生，而启迪之犹夙昔也。……』。

先生于二月二十二日，自汉庄（喜峰口）遣官尹镇等回闽致祭于父母并岳母，并迎母、妻就养。作「告先人文」，其略有云：潮河之役，父杖策而来曰：「人言关塞为魑魅罔两之乡，况古北又重地，故吾来视尔，尔其勉之；世称俞、戚，其尔典型乎」！第服斯言，今犹在耳；而父耳提不可复得矣。……庚辰腊月，谬有汉庄游击之转，兵本召募，纪律未彰，民苦荼毒，咨嗟罔诉。第奉家庭教诲，竭力从事，两月之间，兵民安堵，是以溪山父老二百余人，俨然造之，第视其中有七八十余，有九十者，不见吾父而见老人之长于父者，呜呼痛哉！……兹肃仆人，迎母就养，兄当将母而来，孙当依妇而至，故山荒落，吾父亦来格来游乎！……（「蓟门兵事」下）。

先生以关外虏夷索赏无厌，若不增赏，即多作歹窃犯关塞，实因将领调度失宜，战守无策，损己威而张虏势；乃于三月二十八日，乘虏酋伯彦、王喇、张免等俱在喜峰关口外之时，示以先声，乃阳以采木为名，阴寓扬兵之实，率兵千名，为更其衣服，整其器械，分为百队，各手利器，整队出关，旗帜鲜明，队伍严密，凛若赴敌，遂举号笛麾之而南，兵士鱼贯而登南山，复麾之而北，教之以尾为首，以奇为正之法，明赏罚，示以节制之威；于是驻牧豪帅来观者，皆心折拜服，不敢如旧之恣肆矣。稟上，戚总理批云：「大作用，虏破胆矣」（据「扬兵关外稟帖」）。

秋，林儒及二子至汉庄，而先生之母独留连江故宅。

「妻子再至塞上至喜」诗：『去年相送潞河秋，忽报移家到塞头；天外自惊羁旅客，雨中顿改别离愁。坐尝海物思江国，更把乡书讯旧游。独有北堂慈母在，白云回首望悠悠』！

时戚公修筑古口紧要边墙敌台及潮河大桥等工程成（万历六年至八年秋所筑）。朝廷遣兵部郎中费尧年同巡按刘先国勘得规模宏大，筹划详明，高坚壮丽，完固如式。部议谓此工与寻常边工不同，戚公得荫一子为锦衣卫百户，先生因在潮河任时，亦身预其役，得奉旨赏银并嘉奖云：「修筑有劳，金汤永恃」。

是年十二月，俺答死，长子黄台吉袭封顺义王，更名乞庆哈（采「全边略记」卷二）。万历十年壬午（一五八三），先生四十二岁。

春，喜峰口外虏阿只孛赖于潘家口外捕去射拔军人，先生乃上书戚总理，自请出关征剿，以遏跳梁。

「上戚总理议讨属夷呈」：『照得蓟镇属夷，最为骄横，嘉靖庚戌而后，岁岁侵犯。本府（谓戚公）经略以来，一十五年，虏尘屏息，朝廷无北顾之忧，已昭昭在人耳目矣。今有阿只孛赖，乃小小丑类耳，部落不过三百余骑，乃敢跳梁放肆，屡来为贼：八年来犯青山，杀我士卒；九年又犯擦崖，幸而未入；今又于潘家口外，拿射拔军，此其罪恶贯盈，深为可愤！卑职日夜拊心顿足，愿身亲讨之。窃计口外道路，皆尖哨所熟知者，彼可以来，我独不可往乎？闻阿只孛赖聚牧之处，去潘家口八、九十里耳，剿之何难？又闻俺达（即俺答）物故，属夷头目俱已西行，此机不可失也。本月二十二日，松棚杨参将巡边至龙井，卑职就而与言，见其忠愤激烈，愿以身报。伏乞本府张主牌行杨参将，会同卑职计议出兵，暂辍工程，一意谋虏。闻自潘家口至虏所居，道路甚窄，便于步兵；卑职请选骁勇之士五百以当先锋，再召守台南兵二百、松棚马兵三百，已为足用，不过一夜一日至其账房，凡阿只孛赖部落男妇尽行诛杀，牲畜账房尽行焚绝。此堂堂正正之兵，诸夷闻之，皆胆落矣；雪数年之愤，申蓟镇之威，岂非其盛事乎？乘此春和，委宜出塞，伏乞即行杨参将会同卑职，限以两月完事，孰敢不尽心乎？且借此小试，行道之端，则云中上谷之事可举矣』。

时青把都侄哈不慎既受赏于上谷，而又从长昂寇蓟辽（「全边略记」卷一），先生乃上书于总督梁梦龙言战守之策。书上，得梁公荐语云：「识达古今，忠廉尤为可敬；才兼文武，恬静独遭时流」。

「上大司马梁公揭」：『窃惟卑职，自为诸生，有志天下大计，及投笔从戎，辄以云中上谷为忧。时谭（纶）、王（一鹏）二大司马在事，卑职上书多言俺答那吉之情状，谓宜借抚绥以示羁縻，修战守以备实用；二大司马壮之。于是有潮河之役（谓委为潮提调也）。今闻俺答物故，边境皇皇，卑职以为不足虑也。盖黄台吉衰老，梟雄之心已颓，又其兵为诸子所分（谓那吉等），内相戕贼，何暇为变。那吉曾荷国恩，使之生还，又封其祖（隆庆五年事），彼虽犬羊，亦知所感戴矣。使台吉辈守旧盟而不渝，约部曲而不乱，则与之承袭可也。如少有陆梁，妄生希冀，则绝其贡市，罢其王爵，彼将悔祸而屈服矣。如或狼贪无厌，侵掠边境，则专责沿边将帅，极力备御，乘机捣巢，务挫其锐志，折其奸心，彼亦将悔祸而屈服矣。又或放肆无忌，潜谋大举，则令将出师，为犁庭扫穴之计可也。盖我兵出塞，俱有敌忾之心，而虏骇不备，不过鸟举

而兽窜耳。此永乐而后，一奇功也。恩台洞达边情，算无遗策；戚总理训练节制，足当大将之任；不及此时而成旷古之烈，又何待也。卑职日夜鼓励士卒，激以忠义，亦思效奔走之微劳，垂功名于竹帛耳。语曰：刍蕘之言，圣人择焉。卑职位分轻微，安敢妄论时事，实以蒙破格之知，苟有管窥，皆当披沥，故敢布其区区之愚』。

先是，先生以本营民兵子弟习见操演行阵，往往揭竿为戈、画地为营作兵戏；乃乘机利导之，与以器械旗鼓，教之坐作跪起，俨然有法，自张一军。于是鼓舞人心，皆相率而修武事，实开今世童军之先河矣。时值汤泉（在遵化北）会操，于是先生乃上「幼兵赴操禀帖」于戚总理曰：

本营幼兵，蒙春初重赏，益欢欣鼓舞。今有四旗十二队，并旗鼓手巡视等共一百六十余名，俨然成营。号令分明，坐止如法，且武艺习熟，皆一人而通数技，凡道路商贾，观之无不称叹。若军与兵观之，则自愧以为不如也。不过五六年，当能报效，庶几有南兵之风矣。令闻汤泉大操，咸乐从其父兄而往，卑职悯其幼弱，而嘉其志气，伏乞批示，或在汤泉，或在本营候阅，未敢擅定』。戚总理批：「仰同来汤泉何如」！

操后，有「谢敖按院赏幼兵文」云：

本营幼兵，操演行伍，蒙本院重赏，人心益有鼓舞，皆相率而修武事矣。十年之后，当为精兵，执役以捍疆圉，戮力以报朝廷，实本院之赐。……且北人性质至愚，而体貌木强，教之武艺，则筋骨难调，教之阵法，则聪明不逮；故官旗费于讲解，士卒苦于扞格。兹童而习之，少而诲人，耳目手足与阵法武艺相忘，用之以战，或可冀挾伐之效也。……（「蓟门兵事」下）。

六月二十日，张公居正卒，享年五十八岁。公秉政十六年，鞠躬尽瘁，综核名实，故南北守御，均能付托得人。将帅能为国效力者，皆公之量其才、专其责，湔其瑕、励其志，励之以爵禄，假之以事权，使为将者能从容措置，虽下至偏裨，亦皆假重事权，故十余年间，边事熙宁，匕鬯不惊者，公之力也（参宋学洙着「张文忠公遗事」及楚宝本传）。

九月朔日，闻潘碧梧先生讣，先生乃设位哭于汉庄署中。

「祭碧梧潘先生文」：『今年春得苏长公书，始为位而哭。嗟乎嗟乎，人生几何，乃一别十三年而卒不能求终教耶』。……

又「哭碧梧潘师」诗：『昔年相送春花发，此日相思秋叶飞；天地人亡空梦寐，祇余遗草泪沾衣』！

冬十月，阅视都给事周邦杰阅兵蓟镇，并巡视边城工事毕，为题「虏众内附，边政大修，以永保治安事」以闻，部覆，奉旨：该镇修举边务，劳绩可嘉，戚公得荫世袭百户（戚谱）；先生亦得荐语云：「遴才欧越，迈迹幽燕，弃

旧学而机悟韬铃：抚新军而恩覃醪纡」；奉旨赏银（旧谱）。先生乃作谢书云：

恭唯明台，奉天子命阅视蓟辽，车驾所临，军容尽变。兹者复命猥以微名，厕之荐剡之列，且其词甚都，第之所以伏地而叹，愿捐躯而不辞也。念第本以书生，滥芋关塞，惟恐职业之未尽，不问毁誉之何如。凡百攸为信心，而动立捐忿之节，绝请托之私，故闾阎虽稍相习，而忌未必不结于同寅；士卒虽颇向风，而情未必不忤于当路。况知交素鲜，莫为先容，得免斥劾，已为幸矣，敢望荐乎；又敢望词之都乎！感恩非难，知己为难，知己非难，上下之知为难。今明台见察于骊黄之外，独加以品题之语，无怪乎盐车之乘，仰首顿足而悲鸣也。古谓千里马常有，伯乐不常有，以今视之，岂其然哉！感激心切，莫能自喻，因横槊赋曰：「一从投笔绝交游，岂谓孙阳忽见收，太古韬铃犹未悟，三军醪纡尚难周。风云有志天边战，金鹊何以关内侯，千载遭逢良不偶，夜深长啸拂吴钩」。鄙俚不文，用见微悃，惟明台教之，幸甚。

先是于七月二十日，有制府吴兑表弟（旧谱作妻弟）周楷者，以书及礼帖托先生为之配卖青布五千余疋于军士，布每疋值银一钱以上，索价二钱以上；先生以若徇其情，则剥军士以奉贵势也，因辞其布，而璧其仪。原差领书而去，有怏怏色。先生乃作密启致总理戚公，叙其经过，书中有云：『……第自到任以来，求托卖布物者不知其几，皆严以拒之，此心自誓，宁得罪于上司，不获罪于士卒。兹见罪于军门必矣，然不敢避也。官职去留，所关甚小，操守得失，所关甚大。第虽至愚，知所择矣』。

足见先生之不畏权势，操守有素也。然是年十一月，终以此去官。陈我渡公作书询之，先生乃作书叙其原委：

奉答小司空我渡陈公：『第之所以去官，明台欲知其故乎？微罪而行，古人所贵，恃在知己，不敢不言。今年七月内有周楷者，自称军门表弟，将布五千疋托第散与兵士，扣月粮为价，第不敢徇。随禀之总府，后军门闻知将楷递解回籍，因此移怒，牢不可破。敖御史复命嘱之论劾，御史以公论不从，竟置之奖；周阅科复命，又嘱之论劾，阅科细询各推官、知县凡八人，皆为矢天鸣冤，遂反厕之首荐之列。故兹军门迁转，自行论斥耳。且阅科之荐在一月之前，军门之劾在一月之后，旬日之间，贤否异状，明台可以察其故也。第实不佞，阅报之日，中心甚安。盖官职虽去，人品自在，况归山林与二三同志且耕且读，足以自老。大丈夫要当磊磊落落，遇时则振翮云霄，不遇则曳尾泥涂，随其所居，无不夷坦，安能枉己从人，依权媚势，即封万里侯，佩金印如斗，于心独无愧乎！明台闻望久彰，不久必秉枢衡，第处江湖，拭目以观太平之盛矣。临当远别，曷任驰情。

又答友人袁有贤书云：

鄙人志在青山，今得遂矣，喜甚快甚！不宁鄙人，妻儿尤踊跃自喜，何者？皆无所利于官故也。明春南归，与二三子者修春风沂水之乐，明不加不损之旨，于此生足矣，更何外慕？近与郭伯子书云：所谓当世伟男子者，非谓有顺无逆，有利无害，谓顺逆利害不动于中耳。若以倘来之去留为悲喜，非孔子所谓鄙夫欤！足下青年壮志，尚须透此一关（「蓟门兵事」下）。

是年冬，先生仍留蓟镇。朝廷有调戚公移镇南粤之旨，先生作「烧荒行」以寄慨，并序云：『蓟自嘉靖庚戌（二十九年）虏大举入犯，至隆庆丁卯（元年）一十八年，岁苦蹂躏，总兵凡十五易，自隆庆戊辰（二年），南塘戚公实来镇蓟，时总督者二华谭公也，至万历壬午（十年）一十五年，胡尘不耸，民享生全极矣。乃论戚者，谓不宜于此，竟徙岭南。嗟夫！宜与不宜，岂难辨哉！故作「烧荒行」以寄于悒』。『年年至后罢防贼，出塞烧荒滦水北。寒风刮地人骨开，冻雪连天马蹄灰。枯根朽草纵火焚，来春虏骑饥无食。电动千峰剑戟横，日摇五采旌旗直。扬威士卒不惮劳，安攘阃外臣子职。君不见嘉靖中年虏反侧，东西合举犯中国，潮河溃入逼郊圻，九门尽闭嗟何极。天子震怒斩司马，遂召诸道防蓟域。朝廷建议设督臣，岁岁侵掠势愈棘。督抚诛夷并谪戍，生灵荼毒惨伤戚。于时总镇任实艰，暮改朝更徒唧唧。又不见隆庆二载谭、戚来，文武调和费心力。从前弊政顿扫除，台城兵器重修饬。迄今一十五年间，闾阎鸡犬获苏息。谭今已死戚复南，边境危疑虑叵测，患难易共安乐难，念之壮士摧颜色。论者不引今昔观，纷纷搜摘臣湣惑』。

盖时值张公居正卒后不久，绪结怨者交章劾之。次年，诏旨籍其家，拘其诸子，备极榜笞，家人亲友死者累累，门生故旧均遭波及。是时侧目者乃阴布蜚语，谓戚公宜南不宜北，故是年冬旨下，调戚公于广东。

钱牧斋（谦益）生。万历十一年癸未（一五八三），先生四十三岁

春二月，戚公继光奉调往广东，都督南粤诸军事。盖自戚公之理蓟事也，于兹十有六年，使渔阳千里尽成金汤，所拔偏裨材官，南北士卒，莫不有勇知方，乐为用命，使商旅日通，布廛日盛，故去之日，阖镇生老，遮道拥泣，攀辕追送者不绝（参戚谱）。

是年三月，先生以戚公去后，悒悒有感，乃作见杨花诗以寄慨：

燕山三月飞杨花，满天白雪随风斜，客子出门已十载，飘零感此思回家；杨衣飞自好，客愁不可道，岁岁杨花飞，飞尽春光老。春光迅速若转蓬，丈夫建树难为工；李广不侯马援谤，至今慨叹伤英雄。伤英雄，徒拂拂，两鬓忽似杨花色，不如匣剑归去来，南山之南北山北。

夏，解佩南归，父老有涕泣相送者，遂作「答汉庄父老诗」：

滦河驱马去，父老来别离，叹息复叹息，殷勤重致词。萋斐成贝锦，哆侈成南箕，小人始弗信，今乃见于斯。彼人何罔极，敛怨以为德，身都节钺场，贩鬻恣饕索。侧媚有推迁，执法罹罪慝，讐意摧我公，一旦归乡国。忆昔公未来，边疆惨盗贼，公至磔其魁，处处得安宅。外户常不闭，禾黍积阡陌，今公弃我归，势必滋暴客。离乱不聊生，骈首就沟泽，彼人者何人，谁为续巷伯。语讫且流涕，四野愁云白，余乃慰父老，未须出怨言，会当贤者代，缚贼如鸡豚，我本一脆士，奋身在塞垣。此堂有老母，日夕思乡园，今得归终养，深感彼人思。惟兹怀雅意，永岁讵能援。

临别，以所得俸赐，悉以给宾客，仅留一剑自随；并以戚公所赠马转属诸同寅，并作「思骏马行」，中有句云：

『……我欲骑之向祁连，痛扫匈奴净九边，岂期解甲忽南掉，遽属他人成捐弃；君不见军中惜马胜惜金，所贵进退知人心。……马乎！马乎！我今念念何戚戚，沙场两载同锋镝，风尘射猎故将军，汝马不妨姑伏枥。

又「南还留别俞克仁（按即俞大猷子）京邸」云：

请源回首十余秋，最爱当年气食牛，霄汉勋名衣钵远，风尘交谊缔袍留；此来已识千金剑，南去徒悬一钓舟，鳞角凤毛真有种，相看能慰别离愁。

七月十六日，舟次潞河，将历年在蓟所作之诗，整理成帙，名曰「蓟门塞曲」，并为之序。

蓟门塞曲自序：『……余居蓟久，短什长篇，近百余首，远避唐人，不啻百舍，况风乎雅乎？徒以其身在塞也，亦名之塞曲云尔。譬泽中之麋蒙虎之皮也，览之将无笑之乎！』

归途，乃乘便登泰山以观日、谒阙里以瞻贤，是为先生游五岳之始。

「游泰山诗」：『片片白云山下飞，巍然直上迫天扉，秦人函检碑空在，汉世登封事已非。青属勾芒阳正长，红生沧海日先辉，逍遥五岳从今始，藜杖荷衣任息机』。

又，「秋登泰山望日观」诗：『天门三接路危长，计里由来四十强，大海遥当轩冕立，诸山仰视丈人行。天晴半夜净红日，寒色先秋动白杨，却望东南云缥缈，不堪游思正茫茫』。

途经金陵，曾便道游金山、焦山、牛首山、燕子矶、采石矶诸胜。

「答林日正」有云：『宇宙间莫如游乐，昔在癸未，登览泰山，遂谒阙里；及至南都，金、焦之胜，牛首、燕子之奇，悉受杖履，当时精神和畅，意气展舒，直视世故为浮云，见仙人若可接者』。

作「饮采石、蛾眉亭」、「游牛首山」诸诗以见志；有『我本好名山，菱荷返初服，安得诛茅作隐居，逍遥高卧群麋鹿』之语（见「五岳游草」卷二）

秋，过苏州，谒张崇仁刑部，同车并辔游山，得览姑苏诸胜而别。

「答张崇仁比部」：『癸未之秋，同舟并辔，登山临水，弄月吟风，兴翩翩然佳矣！始苏别来，忽踰一纪，此情此景，如在目中……』。按张崇仁为先生同学，在漳时同师事于潘碧梧先生者也。

别时，慨然曰：『自古隐士多，游人少，五岳之游，吾自其泰山始乎？然有母在，勿忍游也。读书未富，亦未可以游（旧谱）。万历十二年甲申（一五八四），先生四十四岁。』

先生归连江，筑倦游庐于西郊；杜门读书，以吟咏自乐。

「归自蓟门诗」：『十年走边鄙，仗剑今来归，族姓多不辨，相顾但依依，闾阎日已侈，生计日已非，觅我同袍上，落落晨星稀，所以古人心，惜别常沾衣』。秋，同兄又山夜酌，有诗云：

念昔少年日，挟策同灯光、中岁偶易业，走马驰燕疆。直道竟难合，卷甲归江乡，门巷尚依然，老母幸稍康，李公岂不伟，数奇罹悲伤，我本慕沮溺，耦耕薄惶惶，从客对斗酒，痛饮恋春阳。万历十三年乙酉（一五八五），先生四十五岁。

母杨孺人卒，先生奉木山公柩合葬于张门山。龙阳居士余公世贵作墓志铭（旧谱）。

按先生「嗟思诗」六篇有句云：『我征聿至，色笑欣然，拟终甘旨，一载遽捐，父寿七一，母寿七五，遗此残躯，徒忝厥武』。是则先生归田后一年，其母即卒。

是年秋，戚公继光由粤辞官；十月，还居蓬莱（山东）故里（参「戚谱」）。先生作「奉赠戚都护归田诗」十首（见「塞曲」）。

辛苦封疆四十年，勋庸犹在令公前，一朝奉诏归田里，智勇身名喜独全。闽中当日苦倭夷，郡邑凋残鸟雀悲，陡见风云秋叶扫，青山到处戚侯碑。承平日久不知兵，南北征师浪结营，独有鸳鸯明节制，堂堂中国振先声。蓟门烽火薄潮河，岁岁胡尘塞下过，一自元戎来作镇，秋风清夜沸弦歌。辕门遗爱满幽燕，不见风尘十六年，谁把旌旄移岭表，黄童白叟哭天边。朔方辽海怀恩信，日本安南识姓名，盖世勋庸仍木伐，循循裘带一书生。说剑峥嵘世共知，论文挥霍意尤寄，生平著述将千卷，多在横戈立马时。练成貔虎气桓桓，出塞长驱势岂难，归去溪山堪一笑，迩来部校半登坛。已看汗竹垂千载，欲览名山遍九州，祇恐圣朝思尚父，采芝未得遂真游。

黄金散尽结英雄，不负行间尺寸功，却愧十年鞍马下，捐躯空慕古人风。

按先生有「常山别戚南塘都护归宿玉山有作」一首云：『怀玉溪头月色新

，秋风送别复归闽，乾坤事业孤臣泪，南北离情老客身。回首冥鸿天外远，论心芳草梦中频，何人白首能如故，瓢笠相从泗水滨』（原注：戚，山东人）（见「五岳游草」卷五）。考常山在浙江西南，近今江山，玉山则在江西境，亦称怀玉山。今玩其诗意，似是戚公由粤告归山东时，先生曾送之至常山后归闽，途经玉山作此诗也。送别戚公后，归途且曾至武夷山一游，并遇林龙江先生。

「武夷逢林龙江先生」诗：『客路秋风起，幔亭落叶疏，那堪一别后，忽是廿年余；道术终归孔，山林早著书，扁舟从此去，种菊自茅庐（「五岳游草」卷三）。

按「林子年谱」载万历十三年乙酉，林龙江先生六十九岁；五月，因开府赵可怀之请，至武夷。九月，始还莆；与此诗时令事实正合；可以证明先生确曾于此时一至武夷也。

黄石斋（道周）生于漳浦。万历十四年丙戌（一五八六），先生四十六岁。

先生在连江，家居读书。

按先生晚年有「请死」诗云：『忆从四十后，使与人群疏，闭户奚所管，兀坐攻遗书』（见「五岳游草」）。

按先生之七世从孙斗初云：『先生好藏书，收罗甚富；所传「世善堂书目」载一千九百余部，皆五代以后书，先伯祖振图公幼年犹及见之，后为巡抚赵公国麟久假（旧谱）。

徐霞客（宏祖）生于江阴（据丁文江作「年谱」。梁延灿编「历代名人卒年表」作万历十三年，误）。万历十五年丁亥（一五八七），先生四十七岁。

先生在连江家居，三月二日赋诗云：

「丁亥生日」：『三月二日春气鲜，吾生当此正弧悬，风尘牢落悲离驷，江海逍遥忆鲁辽。此向暂骑胡马地，南归剩欠酒家钱，眼前万事何须问，且把花枝醉暮年』。

戚公继光于是年十二月卒于山东蓬莱里第（参「戚谱」）。万历十六年戊子（一五八八），先生四十八岁。

是年，先生闻戚都护讣，欲往山东吊丧，行至苏州，以病归闽。有诗云：

赴吊戚都护，行至苏州以病不果，生刍万里去，抱病忽言归，一掬孤坟泪，空随暮雨飞，客心黄叶碎，愁鬓白杨稀，千载知交谊，存亡自不违（按似系秋时作）。万历十七年己丑（一五八九），先生四十九岁。

先生家居，已数年于兹，常从邑人吴文华（字子彬，号容所）尚书游，盖公时正却扫家居也。

按「祭吴容所先生文」有云：『老先生学术极其端纯，充养极其完粹，功业极其炳耀，操守极其廉贞，与夫文章翰墨，妙绝当世，史策旗常皆纪之述之，无庸更仆矣。独计归田以来，数年之间，赏花观鱼，吟风啸月，第未尝不从，从未尝不饮，饮未尝不醉，醉未尝不高歌也』。

吴尚书尝赠先生诗云：

浮云世事总纷纷，聊向城西作隐君，雨足春犁常自理，月窥岩牖每平分。投林袖剩三边略，闭户襟披百代文，多以颜龄看独健，即求隐卧未堪云。

盖尚书长先生二十岁，亦忘年交也。按「祭吴容所先生文」有云：『老先生齿长二十年，巍然先辈矣，爵又最尊，足迹半天下，阅人最多，雅不喜饮酒，即燕居，无狎容，乃大破格，倾注里闾一浮生……』云云。

按吴容所尚书讳文华，字子彬，世居连江，举嘉靖丙辰（三十五年）进士，授南京兵部主事，四十四年转四川右参政，平武定土官凤继祖，迁广西副使。万历元年，四迁河南左布政使，万历三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按广西，讨平南乡、陆平、周塘、板塞瑶及昭平黎，迁户部右侍郎，请终养归。十一年起兵部右侍郎，兼右佥都御史，仍抚广西，迁总督两广军务，巡视广东，进右都御史，讨平惠州岑洞积寇江月照、李珍等，百年巢穴，一旦尽平。十三年，入为南京工部尚书，粤人为祠以祀。明年改兵部，十六年冬，以疏论太监张鲸罪，帝不听，遂引疾去。二十一年，仍越南京工部，力辞不赴，虚位三年以待，卒年七十八，赠太子太保，谥襄惠。家居尝买学田百余亩给诸生，生平寡嗜好，独诗歌字法至老犹习，其文学为一时冠冕（参「明史」卷二二一「郭应聘附传」及陈衍「福建通志」「明列传」九）。按旧谱排吴尚书赠诗于万历十六年，但「明史」记十六年冬吴公始劾张鲸，则归隐连江，至快须至十七年春，故将其系于此年之下较妥。是年，先生曾至潮州谒韩文公祠，有诗记之。其任务为何，不得而知。

按「入粤记」有云：「潮城外为韩文公祠，余前「己丑」来潮，亦曾谒祠」。可以证明先生于本年曾至潮州。

又「谒文公祠诗」：『当年谪宦暂徊佯，韩水韩山久未忘，已有豚鱼知刺史，更余肝胆在封章，溪头树转岚光合，城下潮来海气长，宇宙行藏应不偶，复将杯酒醉斜阳』（自注云：公居潮仅六月，山溪树木至今以韩名，贤人之泽远矣）。万历十八年庚寅（一五九〇），先生五十岁。

游粤东石门寺，「读壁间诗，怀王十竹待御」有句：『御史铮铮一代贤，题诗精舍尚依然，文章灿烂明于斗，世路艰危直似弦，草长地塘空柱石，雨深庭院坐桑田，青山此日同怀古，啼鸟飞花入暮庭』（按旧谱以游石门寺系于此年，未知何据，今姑仍旧）

按王十竹侍御，讳德溢，字懋中，连江人，嘉靖丙戌进士，知芜湖有政声，擢御史。时严嵩柄国，举朝争赴之，德溢不附，且劾其贪，被谴归。寻复召为御史，抚按广东，风纪大振。霍滔渭崖（韬）公称为天下第一御史。尝疏请受交趾莫登庸降，后以忤当道谪外补松江推官，终广西佥事。连江故无城，屡有寇患，德溢倡之，于是始有城。倭寇连江，以城坚未破，存活无算（参「福建列传」明卷八）。万历十九年辛卯（一五九一），先生五十一岁。

仍居连江。

秋七月七日，上邑吴容所尚书寿有句云：『尚书勋业九州岛知，弧矢悬当织女期，海内门人皆省阁，乡中后学半耆颐；风清瘴岭双飞剑，兴在沧浪一钩丝，狂客祝天杯勺醉，不须绮席对仙卮』。

万历二十年壬辰（一五九二），先生五十二岁。

隐居连江西郊里第，以读书灌园自娱。

按先生有园居三篇云：『郊居近十年，未尝一出户，庆吊都不行，宁免人憎妒，憎妒可奈何，聊得守恬素，种竹勿成林，夹径罗芳树，春至听黄鹂，秋来惊白露，时时酿斗酒，鸡黍款亲故，以兹久逍遥，浮名奚足数』。其三云：『早岁误谈兵，偶为谭（原注讳纶）俞识，祇役在蓟门，十载弃厥职，刀剑换犊牛，灌园蔬可食，亲朋时往来，浊酒话耕植，……行年五十余，知非愧不德』。

「壬辰中秋雨，同陈于虞、吴衡甫饮」有句云：『竹径芳篱窄复回，幽栖犹喜隔尘埃，开樽更秉连霄烛，玩月翻成听雨台，地静声闻秋叶落，桥危潮涌雪山来，明年莫问游何处，且对知音醉一杯』。万历二十一年癸巳（一五九三），先生五十三岁。

春初，海上紧张，倭有复来之势。先生应乡父老之请，作防海事宜，欲上之有司；已而倭向辽左，乃不之上。

与邓道鸣书有云：『弟比年杜门，仕进念绝，前以南北多故，监司郡县误加物色，一以病谢，自知疏佣不堪用耳，登坛封拜，敬属之兄丈，弟梦思弗及矣。春初，海报孔棘，乡之父老强使之者，不得已为着私议臆说，已而倭向辽左，乃存之篋中以饲蠹鱼』。按防海事宜未收入「一斋集」中。

冬初，邓种（道鸣）以所著「筹海图编」示先生；先生复书，并以所著「防海事宜」示之。

拙稿奉览，徒以与「筹海图编」有一二语符合耳，实不欲求知当道。第五十余龄，发种种白矣，薄田力作，颇供朝夕，读书讽咏，聊足适趣，安能束带折腰，向当世贵人徇其喜而畏其怒者乎（见「书札偶存」）。万历二十二年甲午（一五九四），先生五十四岁。

春，诏屡下召吴尚书起为南京工部，吴公力辞不赴，先生作春日劝驾大司马诗：征书几度下江城，高卧东山出不轻，帝为苍生思柱石，诏从青琐动干旌，九霄事业三朝重，五岭烽烟一剑清，客拟骊歌俱献赋，最宜箫鼓带莺声。

按「明史」吴文华传虽作诏下于二十一年，但吴公力辞不赴，虚位待之者三年，则此处先生之劝驾，当系之本年更为合理也。盖诗中有「征书几度下江城」句，则非二十一年春之初召也明矣。

夏，吴尚书赠所书诗扇，先生以诗谢之。

「容所翁惠诗扇二握，赋谢」：『尚书词赋早登坛，洒翰银钩在笔端，不用颠狂当日醉（原注：黄山谷云「颠长史狂僧皆倚酒而通神入妙」，容所公素不好酒），顿还义献旧时观；光浮北斗星辰动，鬼哭平林夜雨寒，江上细看双彩扇，直愁神物起风湍。』

按吴司马善书，故先生「答林日正」有云：『大司马知丈旧矣，故大字乐于执笔，今奉册叶四，其二乃近日答弟者，有羲之之骨，怀素之态，山中可玩可临』。

秋，吴容翁（按即吴文华）邀东亭看菊，诗云：

靖节当年菊满篱，何如此日品多奇，即看五采纷相映，试门诸君却未知，疏影

月斜偏照水，晚番风引尽浮卮，尘俗不到东山地，清赏高歌醉莫疑。

按是事「旧谱」系于万历十六年四十八岁之下，有误。因是年冬，吴尚书尚在南京任未归田也。今姑系于此，因原书三诗相连也（「五岳游草」卷五）。

是年冬十二月十五日，闽抚许孚远初次致书，欲聘先生幕府；以病辞，不就。

「答许抚台」：『第学稼学圃十余年矣，意不知理道为何物；腊月望日，周生来召，并赐文集，第不自意垂暮之年，获闻此至论也。……不幸犬马之病，尚尔牵缠，未能伏谒，敬遣豚儿祖念，代为叩谢』。万历二十三年乙未（一五九五），先生五十五岁。

春，许孚远抚台又欲疏荐先生于朝，约于延、建之间以山人礼相见，先生不之赴，并作诗见志。

「再答许抚台」：『第自束发，先生木山公教之律身大义，易箠之辰，又丁宁戒之曰：「独行不愧影，独寝不愧衾，昼卜诸妻子，夜卜诸梦寐。此古人实学也，小子勉之，吾不恨矣」，嗟夫嗟夫！迄今一十七年，而卒茫然未有得也，风兴夜寐，实忝所生；俯仰天人，祇增愧悔！以故杜门却扫，绝世纷求，以洗涤心原，自完性命，庶几见先人于地下，或可少逭罪责耳！故功名一念

，久不介之于怀。兹味教示，似以其才力可策，欲纳之仕进之途，此非鄙所敢闻也。若然则延建之见，在老先生为休休好士，在第亦近于汲汲干进矣。行山人之礼以希终南之捷，托问学之名以冀爵禄之实，义所不敢出也』。

「辞许抚台聘命」诗：『卜筑避人喧，入林久灭迹，幕府采虚声，干旄偶相索、尺素已力辞，重来意转迫，亲知胥劝勉，寸衷谁复白，不见蓟门时，旦夕修矛戟，揶揄在边陲，当路反乖逆，所以挂冠来，陶情寄蔽泽，运斤固无能，何从得郢质』。

按许孚远字孟中，号敬庵，德清人，嘉靖四十一年进士，出知建昌府，暇辄集诸生讲阳明之学，万历二十年擢石金都御史，巡抚福建，倭陷朝鲜，议封贡，孚远请敕谕日本，擒斩平秀吉，不从。福州饥民掠官府，孚远擒倡首，乱者稍定。御史甘士价等劾孚远宜斥，帝不问。又募民垦海擅地八万三千有奇，筑城建营舍聚兵以守。因请推行于南日、澎湖诸岛，皆报可。居三年入为南京大理卿，寻乞休，卒谥恭简（参「明史」卷二八三，又「明儒学」卷四十一）。

不久，许抚台转南京，先生题许抚台「甘棠别咏」卷送之（诗见「五岳游草」卷五）

二月朔日，刻「谬言」成，是书盖家居时训子之言，亦先生伦理读书之思想也。八篇者，论学、论圣、论经、论性、论政、诗文、诸子，论兵也。

「谬言小序」：『余悦年抱病郊居，应接殊寡，独见祖念日夕侍，每有疑问，辄以意剖之，祖念素无记性，未几辄忘矣。潜图所以备遗忘、资观省也。乃时以片纸书所论说，投之篋中，历二年余，得二百一十余条，又以意分为八篇，书帙以告。余曰：儿用是安为乎？对曰：备遗资省尔。然得意者词多支，得词者意反失，乃稍为删润还之。且戒之曰：能言不能行，余所羞也。儿徒口耳吾言，不能体诸躬行，余所恶也。试藏篋中为儿异日左券，不然吾将毁之覆瓿矣。已而家兄览之，谓余曰：祖念用心良是，吾与尔少时，先人训戒不备，然今半记半不记，思之未尝不泪下也。祖念得此可终身佩矣，且弟言吾不能定其是非，弟可口之，以请正四方君子，恶用深藏为。于是，祖念问名于余，余曰谬言也。恶足名，无已，名之为谬言，因纪所志兄弟父子交修之意。时万历乙未，月朔日。陈第识』。

书刻成，适张崇仁比部（刑部）寄书来；乃答之，并以新刻「谬言」奉览请正。

「答崇仁比部书」云：『姑苏别来，忽逾一纪』（按先生在苏州与张崇仁游系万历十一年辞官归里时事，至此适十二年，故云）。又云：『弟自归田，杜门屏迹，啜粥茹蔬，油然适也。偶为老丈（谓崇仁）推毂，监司郡县谬加

物色，苦以废痼辞之矣。去年许抚台礼邀相见，亦以病谢，今春又约于延建之门以山人礼见，亦不之赴也。……车驾两过省下，不图一晤，如梦思何！读所惠书，几于泪下，生平论交，如老丈者可易得哉。兹有「谬言」一册奉览，所欲请正半在于是』。

秋，次子祖发殇；先生作悼亡诗三篇，并序云：『祖发，余次子也；颇有童乌之敏，十八而殇，悲夫』（按次子生于万历六年，至此年适十八岁。旧谱排之次年，有误；今改系于此年之下）。

「悼亡子祖发三篇」：『天道不可测，之子乃云殇，神驹蹶初服，桂树凋秋霜，月月忽流迈，测怆兹内伤，安能忘情虑，临风以徜徉』。『愁人怯秋色，西风蟋蟀寒，霏霏黄叶堕，触此长恨端，有作满篋笥，不忍复披看，如何东门吴，欵忽能自宽』。『山川结重阴，风雨成秋霖，夜长不能寐，垂涕沾衣裳，寂寥孤雁唳，萧索寒虫吟，类有蒙庄子，庶以开余心』。

访旧友于福州，作三山感旧诗；有句云：『嗟予远行役，归来十二春，殷勤觅凤好，踪迹何沈沦，如兰精舍地，夜雨滋荆榛，人生顾如此，感叹徒酸辛』。

冬十二月，配林儒人卒；先生于除夕有悼亡诗云：

去年当此夕，高烛照深杯，今夕复何夕，凄凄郁不开，漏声随泪尽，春色带愁回，击缶怜庄子，悲心强自裁。万历二十四年丙申（一五九六），先生五十六岁。

春初，董崇相（应举）过访先生于连江，相见大悦，遂成莫逆。

「答林怀琼大尹书」：『岁在丙申，董崇相过访山房，一见莫逆，问所知交，辄称引雅谊』（书札）。

按先生「与林日正书」有云：『近有闽县春元董见龙（当是崇相原名）者，博学能文，深于理道，大非尘埃中人，春初枉顾，遂为知己，数数相遇，皆朝谈至夕，夜谈彻晓，殊慰孤寂，如兰精舍后、未有也』。

按「崇相集」应举「祭陈一斋文」叙其与先生之交云：『虽口不相下，直如金火相克相成。兄尝谓我遍交宇宙无两；一斋，我亦自信平生无尔笃友』。可见其相知之深。

又应举「答苏云浦书」亦云：「弟平生有笃友二，一是陈季立，一是潜父」（即云浦）。

改葬父木山公、母杨儒人及妻林儒人于荻芦峡。

「答林日正」：『弟不恋温麻（连江）久矣，迺者买山治坟，凿为三坎，二以移葬先父母，一以葬吾亡妻。豚儿请更益一坎为吾寿藏，弟笑曰：「四海吾乡，五岳吾土，随地可死，随地可埋，儿能定吾死所乎」』。

夏，寄福清林日正书，寄所刻「谬言」，并录「意言」就正；并奉吴尚书所书册叶四相赠，盖为日正所函索者也（「答林日正书」）。

六月二十夜，郊居与客坐谈，有虎逐犬薄坐隅。先生起而叱之，虎惊走，触廊石尽倾；作「叱虎行」，并序云：『万历丙申，虎祸大炽，频入城邑，贼害人畜，民甚苦之，无如之何。余郊居，六月二十夜有犬几为所噬，起而叱之，得免，因有此作』。

夜深与客坐前楹，虎有逐犬声轰轰，去我不及三尺许，虎其猛列犬悲鸣，我起一叱虎且惊，走触回廊石尽倾，犬既得全客亦喜，把烛命作叱虎行；吁嗟乎，仓卒虎威犹可叱，不似虚政滥从横。

秋十月，应举奉母柩葬于连江，先生为之襄理一切。

按「崇相集」「先慈马太孺人墓志」云：『万历丙申十月念一日，不肖孤应举、应赞奉母马太孺人葬于连江之安庆里，安定山新兆』。又按应举「祭陈一斋文」有云：『忆昔丙申之岁，葬我先慈，非兄将不能襄事』。万历二十五年丁酉（一五九七），先生五十七岁。

是年春正月，风雨连旬，杜门拥几，增订「意言」成。三月望日，序而刻之一——盖是书为先生读书之杂感录也。

时董应举内召诠曹，先生助其北上。

按应举「祭陈一斋文」有云：『丁酉之役，抱病自废，非兄将不能北首，其后鼓壮吾气，勤攻吾病，玉我非一，载之肺肠』云（「崇相集」「祭文」）。

是年夏初，决意出游。盖先生自归田后，每思远游，今始遂愿。

「答林日正书」：『迺者友人邓道鸣寄书云：室人仙逝，是天绝其内顾忧而促其远游也。弟窃有取于其言矣……远游之期，决在春末夏初，自此遂遍九州岛，不止游其八已也，后之立传者将谓入山采药，不知所终矣』。又云：『宇宙之内莫如游乐……，今静而思动，居而思行，亦势所必至，况家事已付之豚子，年来又失其伉俪，内顾之念不关，逍遥之趣转笃，故能游也。九州岛至广，山水多奇，古今灵异之迹，往往而在，足迹所到，纪载随之，岂惟酬四方之志，未必非不朽之资，故欲游也』。

暮春，游漳州。冬归，乃寓福州，借芝山僧房翻阅藏经。时巡抚金学曾耳先生名，欲聘之，问倭事战守之策；辞不就。

「入粤记」：『万历丁酉冬，余自清漳归三山，借芝山僧房翻阅藏经』（「粤草」）。「辞金抚台聘命」：『翻经寓禅林，落花白画静，忽有中坚来，口称抚台聘，卒道无所逃，遂以荷衣进，长揖筹边堂，战守频相讯，自言山林久，况有犬马病，时事百不知，何以答明命。逡巡复出门，移居变名始，我

本慕孙登，优悠长啸咏，自处腹背毛，那与六翮竞』（「寄心集」卷二）。

冬，东莞（广东）林培之以御史言事，谪闽为盐运知事，欲晤先生，乃得施良庵之介，遂论交焉，与游华林西禅诸寺。

「入粤记」：『时东莞林培之，以御史言事，谪闽运幕，欲晤予而恐其凿坏也，约施艮庵先访，已而培之入门，即日请为方外交，公无避我，坐谈久之，相得甚欢。艮庵者漳之先达，余所严事，曾宦粤中，与林有世雅，嗣是三五日必一来，来必久坐，或谈佛经，或评将传，至论山水五岳，游志津津合也。时约同游华林西禅诸寺，徜徉竟日』。

按「明史」卷二三四「马经纶传附林培（即培之）传」载：『东莞林培（字定宇）由乡举为新化知县，县僻陋，广置社学教之，民有死于盗者，不得，祷于神，随蝴蝶所至，获盗，时惊为神。征授南京御史，疏论时政不当，帝怒，谪福建盐运知事，告归卒』。

冬，与林培之同访沈士宏将军于镇东。

按「明史」卷二七。载：『有容字士宏，宣城人，幼走马击剑好兵略，举万历七年武乡试，授昌平千总，调蓟东路辖南兵。万历十二年秋，朵颜犯刘家口，有容以二十九骑击退之，由是知名，寻从宋应昌援朝鲜，乞归』。时日本封事坏，倭有进犯势，福建巡抚金学曾起有容，使守浯屿、铜山一带，先生在蓟门时，因与有旧，故访之。按有容曾序「蓟门兵事」云：『季立先生在蓟，余甚习其行事』云云，可知其与先生相交之深。万历二十六年戊戌（一五九八），先生五十八岁。

春二月，至海坛访沈士宏将军；示以所著「蓟门塞曲」，将军录存之（见「合刻塞曲粤草」序）。乃同泛海，观石碑洋。

「入粤记」：『戊戌春仲，遂同泛海观石碑洋，石碑洋者海中孤岛，上有一石，高百仞余阔十仞余，宛如碑碣，卓然中流，天下奇观也。过此百里，则海坛故疆，又数百里则□□东庠，闽极界，出此夷矣。一日，乘巨舰破浪，偶阁沙砾，舟人惊惶，将军独自若，谓畬曰：「吾与公岂海中腐骨乎」！潮长，竟脱。将军宛陵（即安徽宣城）人，往在辽左，身经百战，故抚台（指金学曾）檄置海坛，命统舟师捕寇。余因是极骋览，然每逢奇胜，辄思培之，培之亦忆余也』按林培之此时尚留三山。

四月，林培之告归养母，以书约先生游罗浮，遂还三山，同入粤，便道游石竹山、九鲤湖诸胜。

「入粤记」：『四月书来，谓将告归省母，罗浮故名山也，足下无意乎。余自海上走三山，则培之往鼓山矣，复就之鼓山，信宿而归，遂同游雪峰水口，往来凡旬余。五月六日，余归连省告先坟，并辞吴容所先生。十三复至（三

山）。十五日培之先发，十七日余发，十八会于宏路驿，十九同游石竹山』。

「与林培之入粤便道宿石竹岩」诗：『笙箫缥缈接飞仙，峭壁参差境自偏，入洞紫云迷曲径，凭栏青霭落平田，林间伏火还留灶，石上鸣琴不用弦，乘兴已经三腊屐，莫将疏鬓叹流年』。其二：『一宿孤峰上，悠然物外心，鹤归青海杳，鹤啸碧云深，钟磬僧常定，风尘梦不侵，明朝相别后，因忆此登临』。五月二十二日，至莆田，拜林公兆恩祠。二十三日，游九鲤湖，赋诗。

「入粤记」：『二十二日至莆田，余拜林龙江词，时卒四阅月矣（按「林子年谱」记龙江先生卒于万历二十六年正月十四日）。次日，同游九鲤湖，湖大百亩许，深莫测也，底外纯石，其源自数百里来，四时常满溢奔湃，九漈声如鼙鼓，轰轰震天，游人至此，俗卢忘矣。其最胜在水帘洞，如烟如云，如雪如波涛，跳跃■〈彳 剽〉■〈彳 扬〉，随风远近，日色横照，则金碧朗晃，变态万状。坐玩良久，举杯酌赏。培之曰，「匡庐瀑布，春夏则溢，冬则涸，不若此无分四时也」。又曰：「乐哉今日之游」。余曰：「余游诚乐，使公而为布衣，乐岂减是乎」！曰：不减。「使公而居政府，乐岂加是乎」？曰：不加。则相与叹曰：「得乐于山水，犹莫之加损也，况得乐于性天乎」？信宿出山，培之谓余曰：「是灵梦闻天下，何为犹无所祈」。曰：「素位而行，不敢有所希冀，利害祸福，到则知之，先知庸益乎？故三游石竹，再游九鲤，无所祈也」。培之笑而不言』。

「游九鲤湖诗」：『碧涧澄潭留古迹，芒鞋藜杖踏斜曛，八公悟道空思汉，九子丹成却羡君；涛涌悬崖秋作雪，烟生古鼎晚流云，莫拟顿醒人间梦，鼙鼓鲸音书夜闻』。五月二十六日，抵泉州，寓邓麟石家，游清源山。

「入粤记」：『二十六至泉，地主邓麟石以归善尹覲过家，遂邀游弥陀岩，岩有石室，因山石凿为佛像甚伟，前径路逶迤，石刻「招饮径」三字。交荫嘉木，清泉飞出树杪，饮数巨觥，遂沿涧登扳，至巢云岩，列坐涧曲，洗盏清流，迭酌至醉，此皆清源山西麓也，昏黑始下山』。六月初三，至漳州；初七，出闽关。初八，至潮州；十六，抵惠州。二十九日，入山，遂居罗浮。

「入粤记」：『六月初三至漳，培之问余，吾闻漳有吴学淳，闽中长者也。持义甚高，公岂习其人乎？曰：「吾老友也」（按吴学淳亦潘碧梧弟子）；因邀与谈而去。初七出闽关有「初出闽关值大风雨」诗。初八至潮，……十六至惠，罗浮惠之望也，培之遂归东莞，余从此入罗浮』。

「惠阳别林培之」诗：『偶有罗浮兴，同为岭海行，长程俱借马，每饭必分羹，蔬菜声名重，昙花世界轻，今朝忽岐路，黯黯别离情』。

「居罗浮记」：『……乃入山居石洞，六月二十九日也，山多枫树，秋露零落，枫叶淅淅，竟夜有声。或万里无云，月如加明，星如加大；或风雨骤来

，溪声雷迅；或晓起蒙阴，白云缕缕入户，与香烟交错；或夕影横斜，石崖芳草，可散步班荆；或日色晴明，采葛男妇，徭歌遍山谷，其致皆足乐也。余读书静坐，忘其非家，未几仆病，土人代炊，又病。余白：「是山灵欲劳我」！乃就涧极泉，沿崖拾薪，自给晨夕，且以饷仆之病者，二旬仆愈，培之屡书言欲入山，不果也』。

秋，在罗浮，怀董崇相，寄诗三首。其一云：『江头别去两经秋，献赋明光赐锦裘，遥约幔亭并太姥，此时踪迹在罗浮』。

十月，培之来自东莞，遂与同游洗耳泉、清霞洞、冲虚观、黄龙洞、玉女峰、飞云峰诸胜。

越三日，培之下山；又三日，先生亦下山。盖至此已居罗浮四阅月矣（详见「两粤游草」「居罗浮记」）。

十月二十九日，访林培之于东莞；十一月，同游西樵（按西樵在广州西南百二十里，属南海县地）。

「游西樵记」：『十月晦，余访培之于家，拜其母，诸弟子侄相见，颀如、济如也。十一月朔，培之驾舟与余往西樵；且曰：是月望前，吾卜迁葬先室，今姑乘间游。次日过波罗海，谒南海神庙，庙起自唐韩文公，碑记具在……。庙前冈突起，上亭扁曰「浴日」。纵观海天，茫淼无际。三日，抵海珠寺，宿焉！寺在羊城南郊海中，宋李忠简公始建……。五日，发海珠。六日，抵观山市；盖西樵北麓也。次日，冒雨登岭……。八日，游西峰书院，本霍文敏建也。文敏从孙雅知培之，时已有事羊城，独其弟益茂留饮，庭中桂一株，干大如斗，嘉树也。培之为葬事别去，余复宿云居』。

连日先生与霍茂等（霍韬孙）游西樵聚仙台、环翠楼、大科峰、九龙洞、喷玉岩、天湖、碧玉泉等处，复游白云洞诸胜，计自入山至出山约旬日。

「游西樵记」：『西樵故未有称，自霍文敏（韬）、方文襄（献夫）、湛文简（若水），卜隐其间，遂名闻天下，与罗浮埒。峰峦重重，包裹如莲花然。周回四十余里，山宜茶，居民十三村，悉藉茶衣食，不复知禾麦桑麻也』。

秋末，吴容所尚书卒，年十八（？），谥襄惠。

仲冬，至端州（今广东高要县），与培之友梁约中游七星岩，遂遍历水月宫、玉虚宫、三仙观、栖云亭、石室岩、环翠亭、紫竹洞、卧龙洞诸胜（详见「游七星岩记」）。

冬，访邓钟（道鸣，一字符字）将军于东安，居九星岩下（按东安今广东云浮县）。盖先生与其同出于俞大猷之门，故交也。

「邓将军平黎小传」云：『邓将军者，东山参将元宇公也。？按将军温陵人，万历丁丑武进士，为东安参将，时方奉命平琼州酋黎马屎有功，历官前军

都督，同知四川贵州总兵官，以征苗播功予世袭』。

「游九星岩」诗：『东冈城外九联峰，擢秀争奇并可怜，古洞玲珑悬夜月，层崖阴霭吐寒烟，虚疑一刹西天上，实见双星北斗边，风景有余山壤僻，客来心赏欲栖禅』。

是年，董崇相得第进士。

万历二十七年己亥（一五九九），先生五十九岁。

春初，邓道鸣将军招饮于燕喜亭，先生诗贺之。

「题邓参戎燕喜亭用韵」：『练成虎旅更谁如，裘带雍容水竹居，好客新开方亩宅，谈兵自注六韬书，芳春鸣鸟声相应，细雨棠梨叶已舒，衰病独惭张仲侣，尊前频忆草玄庐』。

二月，访沈士庄刺史于康州（今广东德庆县），遂游三洲岩。

「游粤西记」：「己亥二月，复访沈刺史于康州，游三洲岩，此两粤之界也」。

按三洲岩在德庆县东七十里。「明一统志」载：『三洲岩取蓬莱第三洲之名，岩中有石室，室有石乳，苍绿色，间类佛像钟磬玉麟游鱼之属，宋周敦颐、苏轼等并有题识』。

二月初四月，在德庆（即康州）始闻吴容所尚书讣，先生作文祭之。

「祭吴容所先生文」：『岁己亥二月初四日，温麻山农陈第游西樵过德庆，始闻大司马容翁吴老先生之讣，已数越月矣，怆然恸哭者久之。乃以絮炙寓祭曰：呜呼痛哉，丁酉暮春，第有漳泉之游，至戊戌夏始归谒也，仅一二见，复为东粤之游，不意浪迹方外，未及言归，而竟抱此永诀之戚也。……第自去冬在罗浮附尺素，今闻仙逝，乃在秋末……。第与友人约游五岳，今且积懣思归矣，然虽归也，求为曩时之畅饮浩歌，岂可得乎』？

「康州署中重晤康文学用韵为答」：『五岭飞花二月深，岂期书剑复同临，风尘莽莽惟双眼，今古寥寥独寸心，暂听莺声依宦舍，底将鹤梦向禅林，何当迟暮逢知己，绿酒青灯不断吟』。可知二月末先生尚在广州。

三月，入广西过苍梧，趁昭州（今广西平乐县）船，溯江而进，旬日至昭州，谒平乐令黄文宇，先生里人也。复具舟溯漓江而进，五日至桂林，道经阳朔憩焉。至桂林会见里人薛慕南，时主藩幕，遂寓而遍游焉。

其记桂林之游云：『省会道途坦洁，风俗朴茂，余以慕佳山水至，日乘肩輿令奚儿载酒恣其所之，所闻三十里内外，无不游也。尝游风洞山……又尝观榕树门……门上老榕一株，根劈为两，分左右而夹门，人从门行走，若出榕跨下，……先师俞虚江祠，在门北数武，余入而拜，出抚榕睠焉不能去，又尝游七星峰……象鼻山……白龙洞……虞山舜祠……又尝游尧山……时春三月，杜

鹄盛开，一片红锦，亦奇观也』（「游粤西记」）。

四月，还过苍梧，欲溯左江游都峽白石，阻雨不果，归康州。

『余自二月末发苍梧，四月初旬回过其地，苍梧寄酒，桑寄生所酿，佳者不亚苏州三白，复欲溯左江游都峽白石，阻雨不果，归康州』（同上）。

夏，还粤东，重宿海珠寺；有诗，并答林培之论读书之法。

去年曾结海珠盟，最喜重来月色清，波浪茫茫窗外动，帆樯面面镜中行，云连村郭尘难到，树扫星河暑不生，永夜溯回人独醒，渔灯灭尽听钟鸣。

「答林培之」：『尝闻古有一钱尺帛不入私房，今于足下见之，又闻闺门之内，肃若朝廷者，亦于足下见之，足信非烟火中人也。弟自束发游江湖，阅人颇多，倾盖而合，合而不能稍离，离则思聚，聚则经岁月而未忍去，独俞虚师与足下二人耳。易曰：如兰断金，岂草草乎？弟之游桂林也，衡山在望，湘水非遥，独以未尝握别足下，故复返五羊（即广州）耳。弟之所以逍遥汗漫，行万里若适莽苍者，所幸有三、不幸有二：幸而不富不贵不病故能游，不幸而无怙无恃故得游，足下有母，从吾游能乎？且弟萧然一身，无所需于人世，往来两粤，邓将军为之聚粮，然受少辞多，未尝过费其资斧，余者馈遗，一切谢绝。念置身方外，与世日疏，受而不报，徒挂方寸，故必却也。又晚年饮食恬淡，颇觉肠胃坚完，间或燕会，富贵者家，不下箸则忤人，遍下箸则伤腹，不得已往往避匿。尝语友人：「江湖乐矣，尚有三苦，一者惠金，苦我辞也；一者置酒，苦我避也；三者投刺，苦我答也。不日来东官，足下其无以三苦者苦之』。

又与论读书之法云：『夫读书当读史，诗文实在所缓。史者古人实用，贵得其神髓，故定心忍性，死生不动，古人有之，持以自校，则德进，拨乱应变，仓卒立辨，古人有善用其法则业修』。

不久，林培之来会；乃与之再游崖山，观宋故宫处，作「崖门吊古」诗。

按「祭林定字先生文」云：『今年夏，又同至崖门，视宋宫故处』；盖系指二次至崖门事也。

「崖门吊古」云：『君臣同日蹈沧波，宗社沦沈可奈何，潮落崖门苗黍长，月明陵庙杜鹃多，乾坤有泪伤沙漠，江海无情吊汨罗，罢说当年兴废事，白云孤岛且高歌』。

时黎马屎纠众剽掠三州十邑，制府令邓道鸣将军渡海，与雷廉琼崖两将，分东中西三路以进。邓任东路，独夺碇门天险，大破黎人，擒其渠魁，班师而还。先生作邓将军平黎小传，并诗以扬之。

「赠邓道鸣将军征黎大捷」：『将军南伐振天声，擒纵由来百巧生，戈申自开鱼鸟阵，烽烟尽扫虺蛇营；月明碧嶂先驱马，雨过沧溟为洗兵，共说黎人

终不反，珠崖应筑受降城』（「粤草」）。

秋九月初二日，林培之卒于东莞家中，年五十三；先生视殓恸哭，复致奠焉。

「祭林定宇先生文」：『维万历二十七年九月初二日，柱史定宅先生率，方外友弟陈第视殓恸哭，七日从谭山人辈致奠，十一日将有康州之行，复用酒果造别于其灵曰……始先生在留都，朝廷督过台省，一朝而斥逐者三十余人，留都臣工宜有言而未言也，先生奋不顾要，直以死诤，幸而天子圣明，薄谪之闽也。第自丁酉冬，论交于闽之僧舍，戊戌同为罗浮西樵之游，……今理舟西发，敢以所思之意告于灵右，……』（按旧谱排祭定宇先生事于戊戌五十八岁下，大误）。

「哭林培之」诗：『天涯长别黯消魂，泪洒西风落九原，谏草已知悬日月，典型犹在重乾坤；清秋惨淡闻邻笛，□社凄凉掩客门，五岳祇今成独往，匣中流水向谁论』。九月中旬，先生由东莞西发，再往康州（德庆）访沈刺史。

「答谭见日（即谭山人）赠别，时余往康州访沈刺史」诗：『寂寞逢君日，东官（惠州）数月游，上书追贾谊，奇策似留侯，江海孤帆夜，风霜满目秋，封康应不往，悬榻待南州』（原注：山人，嘉靖间上时务十事）。

按沈刺史字士庄，为沈士宏将军之兄，时宦康州，先生大约得士宏之介，得缔交焉。是年岁暮，仍驻足康州沈刺史处。

按先生于次年庚子孟夏「答林怀琼大尹书」云：『弟自戊戌入粤，居罗浮最久，已而又游西樵，且出海观崖门宋宫故处（按此似系指第一次游崖山，因万历二十七年己亥夏曾又游一次，见「祭林定宇文」）。己亥，游西粤苍梧、桂林诸名山，岁暮，仍驻足康州耳（盖此系指二次复往康州，在林培之死后事也）。所至不敢通刺，当路贵人，盖以出处殊途，并介异道分帷，与羽客禅僧为侣，沈刺史生平气义相期，不得不见，见为所投辖，又不得不留』。

冬，寄董应举书，并翻刻「谬言」（按是年崇相除广州府教授）。

「寄董崇相书」云：『弟自去秋居罗浮，冬又有西樵之行，今年春夏又为桂林之游，两粤名胜，已得其七八矣。游兴尚未艾也，兹有相知（指沈刺史）欲留过冬，明春复有衡山之约，……「谬言」为索者多，近又翻刻于粤，能使此书信今传后，实在老丈；不识有意否也』？万历二十八年庚子（一六〇〇），先生六十岁。

暮春初旬，与邓道鸣将军同游曹溪（在今曲江县东南五十里）。孟夏末旬（四月末），复还康州，得读林怀琼大尹书，始论交焉；盖亦得之崇相之介也。

「答林怀琼大尹」：『暮春初旬，与友人为曹溪之游，孟夏末旬复还康州

，始得读翰教，并诸诗歌记铭，爽然自失矣。岁在丙申，董崇相过访山房，一见莫逆，问所知交，辄称引雅谊，弟是以知足下，不谓今日亦以崇相相见知也』。

「借邓将军游宿曹溪用韵言别」：『西门来法意重经文，直指真空独此君，锡落名山惊鹤驾，杯浮古井结龙云，千年炒伤寻常在，五派传灯不易闻，握手南华同一觉，即看长剑扫蛮氛』。

按邓将军时似驻节惠州，先生曾有「晋康（今在广东云浮县西北康州端州之间）送邓将军之任惠州诗」，兹西来任务，似与征讨播州土司杨应龙事有关。盖后此先生有「邓元宇将军征播，余自端州送至韶阳（今曲江）赋赠二绝」云：『新剖征西伏虎符，追随千里有潜夫，平蛮倘过瞿塘下，重迭江心八阵图』。其二云：『折冲尊俎世无双，去岁平黎净海邦，此日先声乘破竹，洞蛮知缚巨魁降』。

按「明史」「神宗本纪」载：『二十八年二月，李化龙帅师分八路进讨播州（今贵州遵义），六月丁丑克海龙囤，杨应龙自缢死，播州平』。邓元宇当是八路军之一。夏，仍在康州沈士庄刺史署中。

按「答林怀琼大尹书」末云：『目今怯暑，散发署中，秋凉归闽，明春将采药终南、武当间矣。阳春楼，巾子山（按在浙江镇海县东北二里）姑付之神游，足下报政已久，乔转有期，同此九州岛，一宦一游，会有相遇日，草草谢厚意』。盖林大尹时正署新会也。秋，先生病留康州；愈，游陆贾祠。

「庚子中秋病漫赋」：『紫薇精舍榜江村，皓月亭亭露满园，偶为病魔欺白鬓，不缘地主靳青尊；少年偏是欢娱甚，孤枕能无醉兴存，转忆罗浮今夜景，提壶深扣酒家门』。

「康州香山陆大夫祠」：『汉室公卿业尽闻，雍容裘带独怜君，使车频入蛮夷地，壮节能开岭海云；春到山花犹似锦，风来岩桂尽飘芬，当年更进调和策，应是安刘第一功』（原驻云：贾入粤说尉佗，过康州高山私誓曰，事成以锦里山，后遍植杜鹃花代锦，因名锦山）。

是年，先生兄又山北上应试，作「怀家兄」诗。

「怀家兄，时家兄应贡北上」：『三年花鸟滞东官，匹马谁同行路难，蓊北粤南音信杳，不堪姜被夜生寒』。

按是年先生游粤适三年矣，又「寄心集」卷五「怀又山家兄三篇」序云：『戊戌余游粤，庚子家兄北上』；即此时事也。

九月，由康州回广州会诸友，并谒林培之墓，有诗。

「羊城遇陈邦敬志喜」：『芙蓉秋色粤江湄，忽漫相逢喜可知，万里离居频远讯，三旬并榻岂前期，兴来每忆土猷棹，坐隐还推谢傅棋；岁晚白云思结

社，为君归治钓鱼坡』（自注云、弈名手谈，亦名坐隐）。盖先生曾与同寓三旬也。

是年重九日，与莫元慎、董广文等游，有「九日赠莫元慎秀才」及「九日薄暮同董广文、莫李二文学过唐山人青门别业」诸诗。

又拜谒林培之墓，有序云：『培之与余为方外交，览粤东名山殆尽，尝欲卜筑匡庐、衡山为终老计。去秋长逝，时谭、尹二子邀登西楼，赋诗流涕，今秋从端州谒墓下，过西楼弗忍登边。噫！九原不作，吾谁与游』！

秋末，先生别东莞诸友，冬经江西赣州，追怀林培之，有诗。

「留别东莞诸友」：『三年腊屐漫登临，归去栖栖思不禁，实有绝弦今日泪，虚传挂剑古人心，秋风匹马关山远，落月孤舟雨雪深，珍重诸君怜别意，莫忘鱼雁寄遐音』。

「虔州追怀林培之」：『与谁同入粤中来，一剑西归意转哀，此夜相思何处月，满江霜冷郁孤台』（按虔州即今之赣州，盖先生游粤，由漳泉入潮州，回则由赣入闽也）。万历二十九年辛丑（一六〇一），先生六十一岁。

先生由粤东还闽，过崇安，游武夷，经延平；春初，抵家。

「入闽关赋」：『冬尽霜寒折角巾，看梅踏雪又南闽，一瓢明月三年客，万里青山五岳身，鬓发别来心共短，江湖归去梦犹频，悬知门径荒芜甚，稚子开尊候主人』。

「晓行崇安道中」：『午夜发扬庄，天边月一痕，冷风翻野烧，寒雾暗桥门，树影参差路，鸡声远近村，客途多不惬，高枕忆乡园』。

按此诗之后，先生有「咏玉女峰」诗一首，玉女峰在武夷二曲，似其经崇安时，曾便道游武夷山也。诗云：『插鬓山花春自开，瑶地风雨暗飞来，娉婷独立幔亭下，不受人间玉镜台』。「过延津悼林世科，因柬游叔子」：『交游四十年，相知如一日，踪迹故参商，神情总胶漆；卜筑郊之西，怜君常促膝，雪里弄园梅，闲中颂江橘，自谓永若斯，岁寒同隐逸，岂意别离来，匆匆报君卒，雨雪剑溪头，悲思成首疾。寄语游山人，浮生那可必，谁当金石坚，会见有终毕，努力出风尘，酣歌日鼓瑟』（按林世科、游叔子均先生幼年同学也）。

先生抵家时，大约当在春间，大概此时即着手编着毛诗古音考，未脱稿。

秋，又出游。

「毛诗古音考跋」：『往年读焦太史笔乘曰，古诗无叶音，此前未道语也，知言哉。岁在辛丑，尝为考证，尚未脱稿，即有建州温陵之游』按建州，此处当指福州；温陵，泉州也。

初秋，约沈有容将军及王鶚同游福州南台，刻石纪念，并序其诗云：『万

历辛丑秋，余同宛陵沈有容、温陵王鶚游南台，二君下山，余独留经月，漫题』。

探奇不惮遥，五狱长为客，坐破南台云，乾坤何日夕。

按「泉州府志」卷五十四「明文苑传」：『王鶚字淑甫，号元液，晋江人，文升子。天性孝友，藉教授弟子自给，操持极严介。平生志学，以「居敬穷理」为务。癸巳后，潜心著述，有

「四书五经存稿」、「易经七削存稿」等；学者称为「汉冶先生」』。

秋，再游清源小云关，劾石有诗，并序云：万历甲戌春三月，余从先师虚江游清源；辛丑秋，再至，以铁如意击石吟曰：

重来三十年，感叹游非昨，空余梦寐存，九原讵可作，徘徊石刻前，泪洒秋风落（原注：俞师旧有纪游石刻）。

又谒俞大猷墓（按「泉州府志」卷十七载：都督俞大猷墓，在郡城北）。

「谒俞虚江先生墓坟」：『家内渺一身，微尘在高阁，风吹巧相逢，圣智何能度，相逢复相离，踪迹两寂寞，所志竟未酬，秋蓬任飘泊，壮岁处江海，都护来聘余，一言鱼水合，延致学兵书，从游抵京都，慨然投笔起，执戟捍冲边，勋庸谓此始，桷削媚贪人，义烈夙所耻，都护返泉室，余亦归敝庐，灸絮谒荒坟，往来徒欷歔，立德本吾师，感恩兼慈父，九原深几许，会面嗟无路，曩有所遗箴，滕藏在巾篋，岁月时一展，字迹鲜不灭』。

冬十月，访沈有容将军于嘉禾（今厦门）；先生示以「两粤游草」，将军为之作序，与「塞曲」合刻。

「合刻塞曲粤草序」：『往戊戌春，季立先生过余海坛，以「蓟门塞曲」示录藏之。余辛丑春，先生自粤归，复过余嘉禾，检其篋中，得「两粤游草」，余又手录，将合而梓之。先生固逊，谓「塞曲」多得自马上，「粤草」多得自舟中，音节弗类，宋人燕石也，安用市张以取笑大方。余曰：不然。夫诗犹画也，山川之形势存焉，余尝至蓟未尝至粤，今读塞曲，戚戚然若陟降于滦河孤竹之墟；读粤草栩栩然神游于五羊八桂之境也。……先生著述颇富，其道真在「谲言」、「意言」，其绪余在书札与「松轩讲义」，其土苴在「蓟门兵事」及兹二编，虽然道器匪离，有味哉庄子履舄之说也，孰谓观二篇者，不足见先生。万历辛丑十月望日，宛陵沈有容撰』。

过漳州林可玉家，留款；先生赠之以诗（按先生二十岁时，木山公曾脱可玉于狱，故林子感之）。

「赠林可玉」：『种田垂钓自江乡，四十年来意未忘，溟海惊涛辛苦地，至今回首望清漳』。万历三十年壬寅（一六〇二），先生六十二岁。

是年，先生兄又山尚滞留京师，先生作「怀又山家兄」三篇，并序云：『

戊戌，余游粤，庚子家兄北上，及余归，家兄尚留京师，一别五年，怀不能已』。

诗曰：『燕雀昔南去，鸿雁亦北翔，光阴迅流迈，居处各异乡，少小受书日，萤火共一囊，晚过林泉下，荆花对清觞，如何久离别，五载不相将，几处临流水，欲济无舟梁，春风郁怀思，涕泪沾衣裳』（按由戊戌算至本年，适五年）。

十一月，访邓钟将军于海上（当时邓将军似屯浯屿一带），赠之以诗。

「海上赠邓道鸣将军」：『苦忆长安醉别离，仲冬迢递访舟师，风涛尽处申三令，岛屿空中辨五旗，已分寻山同豹隐，忽来谈剑有龙知，匣琴流水无穷调，鼓向尊前爱子期』。

十二月初七，与沈士宏（有容）将军同往东番（即台湾）剿倭。初八晚，舟过澎湖沟，飓风大作，播荡一夜一日，勺水不得入口，舟几危者数矣；先生乃作歌以自宽（「泛海歌」序，见「五岳游草」卷二）。

「泛海歌二首」：『水亦陆兮，舟亦屋兮，与其死而弃之，何择于山之足海之腹兮』。

飓息舟定后，沈士宏具酌请复歌；先生乃发其渡海之意，复歌曰：

『学而不足，用者耻兮；用而不能，无用者鄙兮。无用而不废时，用者，谁氏之子兮』！

按先生作有「东番记」一篇，当系记其在台之事，惜今已佚。

按「明史」卷二七〇沈有容传载：『（万历）二十九年，倭掠诸寨，有容击败之，踰月，与铜山把总张万纪，败倭彭山洋。倭掳东番，有容守石湖谋尽歼之，以二十一舟出海，遇风存十四舟，过澎湖与倭遇，格杀数人，纵火沈其六舟，斩首十五级，夺还男妇三百七十余，倭遂去东番，海上息肩者十年。捷闻，文武将吏悉叙功，有容赍白金而已』（铭按「明史」纪事年月多不正确，令观此歌，则知其时期当作三十年十二月也）。

是年三月，李卓吾自杀于北通州狱中，年七十六（见铃木虎雄作「李卓吾年谱」，朱维之译）。万历三十一年癸卯（一六〇三），先生六十三岁。

是年正月，先生尚读书泉州。

「元夕，同温陵诸友集童将军祠，分得「山」字」诗云：『德星夜夜照江关，祠下相逢对玉班，满院歌声梅半落，六衢灯影月同闲，楼台莫讶非吾土，风景依然似故山，秉烛厌厌应尽兴，不愁醉尉滞人还』。

又，「元夕宿泉州洛阳桥」诗：『春风又渡洛阳桥，柳色青青伴寂寥，回首故园今夜月，满江灯火上寒潮』。

「题梅岭长春图，为陈尔聘先生称寿」：『温陵西岭梅花开，凌霜破雪环

书台，台中真人缘玉杖，被襟著述垂将来，壮岁弓旌走宦海，直道匡时志不改，苍生霖雨系深恩，维持吴楚声先在，拂衣一旦还旧山，杜门却扫花鸟间。……』（「五狱游草」卷二）。

二月，刻「蓟门兵事」成，沈有容（士宏）将军为之作序。

「刻蓟门兵事序」：『季立先生在蓟，余甚习其行事。今去蓟二十余年，兵民思之一日也。闻其少时尝设皋比于漳，去漳三十年余，士子思之亦一日也。此必有所以渐之者耶！弃蓟归田，年实四十有二，遂杜门隐几，或时出游天下诸名山，当事者征之弗就、叩之弗对；故时友生招之论学，弗赴也。何今昔异操与？然一臂所交，人获其益，盖即之惟恐不即，留之惟恐不留也者。客冬与余泛海遶出蓬壶之外，浪涌风颠，舟且覆矣；则从容歌曰「水亦陆乎，舟亦屋乎，与其死而弃之，何择于山之足海之腹乎」！帆墙既安，酹酒相劳，余问「方舟之危，人皆色惧，而独不惧，何也」？曰：「吾亦惧矣；不惧，且有歌乎」！闻者皆笑。酒酣，余谓「曷不重歌以广吾志」？曰：「海无赘歌也。漫歌之可乎」！则又歌曰：「学而不足，用者耻耶，用而不能，无用者鄙耶，无用而不废真用者，谁氏之子（原注：音止）耶」。歌竟大笑。余味其意，似自道生平，且憬余也。兹刻其「蓟门兵事」，因系之泛海之歌。万历癸卯二月朔日，宛陵沈有容撰』。

暮春，至嘉禾屿，同沈士宏将军游普照寺。夜饮岩上，有句云：『泛海游初倦，登山兴又长，径深松影合，花落荔枝香，移席侵云气，飞觞引月光，夜间看绝岛，酩酊宿禅堂』（按「厦门志」卷二：『普照寺，在城南五老山；康熙间重建，改名南普陀』）居丰山。

「沈士弘将军过访丰山赋赠」云：『丰寺山幽麋鹿群，频频过我独怜君，征歌日落犹呼酒，剪烛更深并论文，北走度辽驱虏骑，南来横海扫蛮氛，细看刀箭瘢痕满，麟阁还推第一勋』。

「暮春同陈时业、傅国毗、何稚孝游丰山，分得「青」字」：『读书曾自闭寒扃，载酒春深忽又经，百仞羚羊常卧石，千年鹦鹉远窥庭，云埋海岸分沙白，涛涌风雷逼汉青，不是将军能好客，德星那与集重溟』（注云：山有石羊、石鹦鹉极肖）。

夏秋之间，尚留泉州，常与何乔远诸友唱和为乐。

「何稚孝山房燕集，分得「裾」字」：『清源洞口结精庐，三径幽深每自锄，芳树绿滋梅雨后，斜阳红醉荔枝初，人来问字尊常满，鸟唤提壶兴不疏，懒散最宜麋鹿性，华筵空笑曳长裾』（自注云：温陵有鸟声似提壶）。

「温陵七子过访石湖，得「章」字」：『闭户空吟伐木章，七贤何处过江乡，携琴海外星初聚，投辖堂中夜自长，郑国诗歌俱见志，建安文采倍生光

，清秋万里狼烟静，十日平原兴未央』。

按何稚孝即何乔远，晋江人，万历十四年进士，除刑部主事，历礼部仪制郎中。神宗欲封皇长子为王，乔远力争不可，同官陈泰来等言事被谪，抗疏救之。石星主封倭，乔远力争不可（按系万历二十二年事），因进累朝驭倭故事，帝颇心动，而星坚持己说，疏竟不行。寻以事坐累，谪广西布政使经历，以事归。里居二十余年，中外交荐不起。乔远博览好著书，尝辑明十三朝遗事为「名山藏」、又纂「闽书」百五十卷行世（参「明史」二百四十二「洪文衡附传」）。按何乔远时正家居，故先生集中，颇多与其唱和之作。十一月初一，为又山兄生辰，先生以诗寄之。时又山公为江西德兴训导。

「癸卯十月朔日，奉寄家兄时司训德兴」：『吾兄今日正悬弧，闽楚关山万里途，苜蓿也应开客席，芹花何处进仙壶，雁来远海音书少，云人遥天梦寐徂，记得西郊栖隐地，年年称寿醉酣呼』。

由此诗可见是年十月先生当归连江家中，未远行。「旧谱」载此年游粤东，无据。万历三十二年甲辰（一六〇四），先生六十四岁。

春游金陵，寓谢公墩山房读未见书，吟咏自乐，时出游金陵诸名胜。

「毛诗古音考跋」云：『岁在辛丑，尝为考证，尚未脱稿，即有建州、温陵之游，留滞三年，徒置旧篋。甲辰春，来金陵，稿未携也』。

「今陵怀古云」：『江南佳丽古来无，六代相沿此建都，形胜并称天下壮，园陵递作雨中芜。总于妖冶歌琼树，间有虚空慕他珠，不为贻谋长治计，夕阳荒草叫寒乌』（「五岳游草」卷五）。

按先生尚有「金陵郊望」、「宿灵谷寺」、「宿栖霞」、「怀李崑如」、「雨花台」、「莫愁湖」等诸作，大约均此所作。

按先生有「奔先兄丧出南都」句云：『苍黄别却谢公墩，凶问朝来到白门』；故知其寓谢公墩也。有题谢墩别墅图诸诗。

秋末，闻焦状元弱侯先生老而好学，造访，不通姓字，谈论竟日夜，即宿书楼，秉烛阅藏书几遍，误者指而正之。明日，先生笑曰：『君殆闽之季立耶』！相得益欢。自是恒往来其家，借读所未读书，「毛诗古音考」复加编辑。

「毛诗古音考跋」云：『（甲辰）秋末，造访太史（焦弱侯），谈及古音，欣然相契，假以诸韵书。故本所忆记，复加编辑；太史又为补其未备，正其音切……』。

按「明史」卷二八八「文苑传」：『焦弱侯名竑，江宁人。从督学御史耿定向学，复质于罗汝芳。万历十七年以殿试第一人官翰林修撰，习国朝典章。二十二年领国史事，皇长子出阁，竑为讲官，负重名，性疏直，时事有不可，辄形之言论，政府恶之，张位尤甚。二十五年主顺天乡试，举子曹蕃等九人

，文多险诞语，竑被劾，谪福州同知，寻告归。竑传极群书，自经史至裨官杂说无不淹贯，善为古文，典正训雅！卓然名家。讲学以汝芳为宗，而善定向兄弟及朱贇（卓吾），时颇以禅学议之。万历四十八年卒，年八十』。

是年七月，葡萄牙番长韦麻郎驾三舰至澎湖求互市，税使高霁利其赂金，许以贡市。沈有容将军奉总兵施德政令往谕之。有容负胆智，大声论说，酋心折；其下人露刃相诘，有容无所惧，盛气与辩，酋乃悔悟，收还所赂金，止以哆啰噠、玻璃器及番刀、酒馈，乞代奏通市，■〈山上采下〉不敢应。而抚按严禁奸民下海，由是接济路穷。番人无所得食；十月末，扬帆去（参「明史」卷二七〇「沈有容传」及卷三二五「佛郎机传」）。

冬，居金陵，有「怀李睟如」诗云：

龙头有分水，各自东西流，恍似别离人，万里长悠悠。别离已五载，判袂江枫秋，兹来游白下，忆君在端州。玄阴迫岁除，雪色散平畴，岂不时梦寐，杯酒难重酬。持平切跂望，岭表暮云收。

按李睟如名春熙，号泰阶，建宁人，万历戊戌进士。时为肇庆推官，先在端州时曾与之游（「福建通志」总卷三十四有传）。万历三十三年乙巳（一六〇五），先生六十五岁。

是年，董崇相官南京国子监博士；夏末，北上课绩，先生以诗送之。

「时崇相北上课绩」：『去岁闽来，就君白下；我诲我仪，奕奕大雅。青阳载转，朱明兆夏；匪忍索离，敢云繫马！兹当奏绩，言别江浚；驱车既北，泛舟亦南。世途阻险，至人陆沈；相去日远，跂怀德音。蓟门鱼雁，慰我遐心』。

按「崇相集」「李跂如重修黄栖记」亦云：「乙巳秋道徐州」；盖过徐州时，已秋初矣。

又按「再送崇相户部课绩」有句云：「岁昔在乙巳，送君入上京；乱流济扁棹，两岸多莺声」。

时庄应曙归闽，先生送之，兼柬何乔远以诗。

「送庄应曙归闽兼柬何稚孝」：『分携海上两经年，白下相逢意爽然，收拾江山惟酒声，品题今古总诗篇。苍松绕径留僧舍，嫩柳垂堤送客船，寄语清源何水部，好将佳句寄风尘』（按先生别何乔远等于泉州，至此适两年矣）。

夏末，先生由金陵溯长江，往江西德兴访兄，舟过大江遇风（参「五岳游草」卷二）

「乙巳大江遇风纪事」：『草木飏飏云漠漠，我舟夜向雷潭泊，南风忽震浪浮天，帆樯颠折铁茅落，篙师无计但呼天，满船恸哭声转恶，死生有地并有时，何惜葬身江鱼壑；吁嗟乎！不惜葬身江鱼壑，鬼神慎护囊中作』（原注

：时有著述未刻者，故云。铭按：当系「毛诗古音考」。诗中言及南风，当系夏闻也）。

七月，抵江西德兴，见其兄。盖先生由戊戌别兄游粤，至兹已八载矣（「五岳游草」卷五）。

「初秋访家兄德兴，因忆蓟门之晤」：『西兴僻在万山头，来自金陵几易舟，八载分携须尽白，他乡欢会泪还流。论文转忆青灯夜，抚景真同紫塞秋，谁谓卑栖官舍冷，俸钱沽酒足相酬』。

又，「家兄对饮」云：『弟兄意气少年时，日坐芝窗百不知，献策早从边塞役，横经晚就右江师。青萍实讶功名薄，白鬓虚随岁月驰，踪迹迢来俱未定，天门尊酒慰相离』（原注：天门德兴县山名）。

按由金陵至江西德兴而至于几易舟者，可知其系由长江过鄱阳湖，经鄱阳乐平而至德兴也。

八月十三日，别兄东行，往安徽，拟游齐云。中秋雨，途间有诗寄兄。

「乙巳中秋前三日别家兄」：『晚岁为官泊水涯、偶来相聚五旬赊，坐当桂柏朝朝醉，别向溪滩曲曲斜。烈士壮心元不老，远游清兴可忘家，何须更恋中秋节，到处青天览月华』（原注：德兴名泊水）。

「中秋雨；旅泊却寄家兄」：『别来饶水又东行，向晚云生鸪乱鸣，纵在天门山下望，亦孤今夜醉中情。片帆雨洒苍葭冷，两岸沙平白露横，村酒一杯聊自适，莫将佳节较阴晴』（「五岳游草」卷五）。

「谢叶永坚」序云：『叶永坚，景德镇布衣也。偶值饶州舟次，余举酒对月，念欲往齐云而疑其路，按问之舟人，永坚独剖决详悉，余喜呼与共酌。次日过其家，原以鸡黍相款，若熟悉然者，余生平游走所至，每削迹于达官贵人，而获爱于村民野老，往往有类永坚者。感而赋此』。

久说齐云似岳莲，秋风今始决行鞭，杯同小艇看明月，路入名山破紫烟，懒慢不嫌明主弃，遨游偏得野人怜，多君邂逅情无极，何日重逢话此年。

按齐云山在安徽休宁四十余里，产名茶，中峰有峻岩，凭楼而上，三面绝壁秀峭，峰顶广四十亩，有石室，学道者居之。中秋后，由江西入安徽东南部，游黟县祁门之黄山百岳。

「问牛行」有句云：「羊栈岭（在黟县）前逢群牛，十百相续行不休，问牛何来复何往，来自襄阳及光州（河南），欲往休宁市上鬻……」；可知其经黟县时所见者也。九月四日，返自齐云，舟过彭蠡（按即鄱阳湖），呼童沽酒独酌，有诗。

「乙巳九日泊舟彭蠡」云：『九月四日祁山阳（按祁山在安徽祁门县东北），已见菊花满店香，今日舟中不见菊，向晚暂泊彭蠡傍，呼童登岸买肴酒

，举杯独酌看月光，佩萸登山纵未得，扣舷临水神徜徉，夜景清虚可怜绝，坐到兼葭渚满霜』（按祁门由昌江行即抵鄱阳湖东）。

冬，先生在德兴度岁，并以「毛诗古音考」就正于又山公。

先生此行似游祁门后，复由昌江下航至鄱阳湖，后复至德兴寓其兄处度岁，至明春始别归金陵。故集中始有「春日别家兄时在德兴」之诗，盖次年夏其兄即死，自无第三年之春也，详见丙午。按「焚毛诗古音考于先兄灵前」序云：『乙巳冬，余辑毛诗古音考尚未脱稿，以请正于先兄，力赞余刻之』；更足证明是冬确居德兴。万历三十四年丙午（一六〇六），先生六十六岁。

春，在德兴陪兄又山携酒看梅；未几，即别回金陵。

「陪家兄携酒看梅」：『雪消篱下自徘徊，载酒寻春远看梅，天地冰霜双鬓改，关河书剑一身回，雨侵疏幌时时急，花近寒杯故故开，却笑浮名盛底事，相将歌舞读书台』（「五岳游草」卷五）。

「春日别家兄，时在德兴」：『两渡过彭蠡，青毡共岁寒，酒于衰病灭，老觉别离难。薄宦身多暇，长游兴未阑，明朝京国道，梦寐尚盘桓』（「五岳游草」卷三）。

按此诗足可证明先生确于游祁门后，复至德兴，故有两渡彭蠡之言，盖一为去秋由金陵来访时，一为游祁门复至德兴时，第二句足可证明先生曾在其兄处共度岁寒，而春游看梅后别往南都，故有「明朝京国道」云云。

夏五月，「毛诗古音考」刻成。先生兄又山由德兴以事往饶州（今鄱阳县），卒于旅舍；先生闻讣，由金陵奔至德兴，乃以所刻书焚于灵前以奠之。

「奔先兄丧出南都」序云：『先兄司训德兴，以事往饶州，竟卒旅舍。饶去德兴颇远，初病呕吐仅二日，薄暮同僚省之，谈笑自如。次早未明起坐，呼从者炊爨，及炊熟入视，先兄气已断，然犹端坐也。饶太府黄玉田公遣官治丧，诸无遗憾。兄常与余言：「死生大事，令人皆昏迷失措，非正终也。我死必端坐而逝」。余时尚不敢信。又兄做秀才时有诗云：「破砚焚六经，终归云外去」；意为晚年绝笔砚、屏诗书而归隐耳。及在德兴，丙午春，书箱中发火，五经皆烬；仲夏作字，石砚忽裂为二：心始自疑。检旧稿三复，题云：「此诗殆有殀，吾将去矣」！未几，果卒。德兴士民儿童皆传诵此二句，以为异也。噫！先兄孝友至笃，忠信不欺，晚受一官，未展其怀抱，死生之际，宜其有以异于人也』。

「焚毛诗古音考于先兄灵前」序云：『……丙午夏刻成，先兄逝矣，余奔至德兴，于灵几焚之，庶不负赞成之意乎』。

「毛诗古音考焦竑序」：『诗必有韵，夫人而知之，至以今韵读古诗，有不合辄归之于叶，习而不察，所从来久矣。吴才老杨用修著书，始一及之，犹

未断然尽以为古韵也……及观古音考一书，取诗之同类者而胪列之为本证，已取老易太玄骚赋参同急就古诗谣之类胪列之为旁证……而古音可明也。噫季立之用心可谓勤矣！若夫为今诗从今韵，以古韵读古诗，所谓各得其所耳……，万历丙午夏，秣陵焦竑弱侯书于所居恬愉馆中』。

按先生作「毛诗古音考跋」于丙午仲夏，则刻成之时当是六、七月之顷；故奔丧之事，当系是时也。葬事既毕，先生乃顺途由饶州渡彭蠡往游九江、南昌、庐山诸地；离德兴时有「留别德兴诸生余来苏（又山公得意弟子）」句云！『衰白更余游兴在，五湖应拟月同看』。至饶州有「望饶州有怀先兄」句云：『云连楚水秋枫晚，舟倚鄱湖暮雨情』，盖时已秋矣。中秋，泊舟九江，怀故乡余龙阳、游晴峰有句。

「中秋泊舟怀故乡余龙阳、游晴峰」：『浔阳江上月华鲜，回首酣歌已十年，露冷杯盘天欲晓，诗成池阁酒如泉，匡庐秋色连遥屿，彭蠡湖光接近船，万里征途今独往，不胜凄思对风烟』。八月三十日，至南昌，游滕王阁。

「内午八月晦日游滕王阁」：『重向滕王阁上游，新开轩槛俯洪流，山前云气含残雨，帆外涛声落素秋，帝子繁华云冉冉，才人著作水悠悠，朝来又放西江榜，得失终归塞马愁』（「五岳游草」卷五）。

冬，居匡庐白鹿洞。

「白鹿洞追怀林培之」：『昔在罗浮日，数数谈匡庐，为言白鹿洞，洞傍地有余，拟结一精舍，与我同读书，所怀尚未遂，修文倏已徂，今我独来此，感叹意踌躇；幽亭吞绿野，碧障影清渠，同人既已逝，谁共岁寒居，五岳兴方剧，去去仍脂车』（「寄心集」二）。万历三十五年丁未（一六〇七），先生六十七岁。

是年，先生溯长江、汉水往游湖北武当山，由襄阳上溯至均州（今湖北均县），登太和绝顶。

按「寄心集」卷一有「四忆」诗，为先生七十一岁（辛亥）冬刻该集时，述其生平经历之作，以之冠于篇首者。诗中第一忆系述其在漳之事，至刻集时约别四十年；第二忆系述其四十岁时在蓟门之事，至刻集时适已三十年矣；第三忆系述其游粤六十岁时之事，至辛亥适已别十年矣；第四忆即为游武当事，有句云：「别来已五年」。则由辛亥上推五年，当系本年事矣。故今以游武当事系于本年。「旧谱」系于七十三岁以下，有误；因「寄心集」系刻于七十一岁，集中忆游武当系追述其五年前之事，断无以七十三岁之事入集也明矣。「忆武当」诗云：『忆昔在武当，山中多道侣，冒雪陡危峰，携筇凌险阻，别来已五年，飘飘一羁旅，登高望汉水，潇湘迷楚墅，欲赠以金丹，叹息独延伫』。舟过武昌，冒雨登黄鹤楼；由汉口次沙阳（在嘉鱼县），经汉水沧浪

亭。均有诗。

「雨登黄鹤楼」：『北风吹雨色，独上武昌楼，云暗凤凰树，波沈鹦鹉洲，李雀不可见，江汉自长流、一目穷三楚，居然跨鹤游』。

「舟次沙阳」：『两岸青山渺，茫茫极水乡，晓霜帆带白，寒色柳飘黄，已断风尘想，空为名胜忙，不闻歌凤鸟，谁谓楚人狂』（「游草」卷三）。

「秋，舟从汉口入襄阳」：『远路惟舟楫，分江溯汉河，岸容随雨暗，风叶逐帆过，酒兴吾衰减，秋悲楚客多，庞公栖隐处，寂寞满烟萝』（「游草」卷三）。

「襄阳思粤，兼忆林培之」诗云：『远入荆襄路，临流意粤乡，三年游已遍，久别梦空长，处处离支树，家家牡蛎墙，美人况不见，独夜更堪伤』（按美人，指林培之也）（同上引）。

「襄阳舟子行」：『舟子自襄阳，渡我上均州；登岸买酒肉，自餐仍素羞。借问酒肉与何人，谓欲将归遗二亲，二亲班白渐衰老，贱子商渔长苦贫，明日过家省膝下，薄献微物聊自伸。我闻叹息乐陶陶，何身卑贱陈义高，人言孝弟动天地，当有神明佑尔曹。均州连亘多峻滩，中有石门度独难，汉江倾舄水漂渺，悬崖千仞石崩乱。此舟履险幸不危，及抵安流牵缆断，若教缆断值滩前，舟楫破碎骨糜烂，彼固万死不一生，我亦何由生羽翰，寻思此事亦颇奇，天道分明倏可知，独叹世情转偷薄，不念父母念妻儿』（「游草」卷二）。

「咏武当龙竹杖」云：『当年竹杖化为龙，龙角于今在竹杖，暂入老夫掌握中，万仞天梯能强上』（「游草」卷七）。

「登太和山绝顶」（按太和山在湖北均县，即武当山别名，又名仙室）：『琼台金殿玉炉烟，秀拥芙蓉望渺然，数点青丘分五岳，三门紫气即诸天，云雷乍动岩崖下，雨雪常悬日月边，圣世肇禋仪独盛，古来函检更无前』（「游草」卷五）。

先生于冬间尚留武当，寻归金陵，下航汉水，时曾阻雪四日。

「汉江阻雪」：『停舟已四日，雪甚复难行，初点篷窗乱，徐飞柳絮轻，急流崩野岸，寒雾失江城，莺鸟窥鱼下，饥鸦集树鸣，授衣增重絮，炽炭映波明，祇为寻山兴，何曾计水程』（「游草」卷四）。

归泊蕲州（今蕲春），作「泊蕲州即事」云：

斜阳谋共泊，结舫作比邻，逆旅谁知己，联舟即故人；渔歌清夜月，剑气散风尘，来往俱经此，防处任客身。万历三十六年戊申（一六〇八），先生六十八岁。

是年春，先生当系在南京，时「吴襄惠（容所）公集」刻成，先生接读有感。

「读吴襄惠公集」：『宦成大司马，留意灌园人，襟期一驩洽，契迈平生亲，春风绿野地，裘仲许作邻，宵谈漏欲尽，晨晤日西论，雅性耽饮酒，醉狂独不嗔，时将巨觥进，兼为积醪醇，歌啸频相聚，久睽纔及旬，讵知客东粤，仙游及其真，那堪属纆际，讯问犹谆谆（自注云：余游粤时公病笃，儿辈祖念问安，公不能见，遣问余何时到家，儿答不知，公云：不复能待之矣，遂逝），哲人萎何几，十见梅花新，白门读遗集，仿佛窥形神，文章既琰琬，勋业更嶙峋，三朝历显仕，足不濡权津，翻飞同凤鸟，霜雪老松筠，叹息感时事，高贤故绝伦』

按吴文华尚书卒于万历二十六年，至是适十年，故云「十见梅花」也。万历三十七年己酉（一六〇九），先生六十九岁。

是年，先生仍在南京，欲出游五岳，乃作「豫戒诗寄儿祖念并诸亲友」，以示其志。

「豫戒诗寄儿祖念并诸亲友」：『梁鸿终会稽，尧夫老洛阳，生卒异厥处，达人何慨慷，我本游汗漫，野鹤共翱翔，今年六十九，鬓发同秋霜，久拼厌世日，坠地为坎藏，烟云开翼旒，星月悬灯光，形骸虽垒块，神气任徜徉，慎勿泥世俗，启土携归乡，生既耽五岳，死岂恋一方，携归失我意，泉下悲惨伤，此心常耿耿，鉴之有穹苍，作诗先寄示，小子永毋忘』（「寄心集」卷五）。

按董崇相作「陈一斋考终录序」云：『……其子修父（祖念字）以其老也，泣请归连江，终不肯许；谓余曰：「古人入山采药，不知所终，岂必尽仙去哉！生既捉杖行走，走即蝼蚁乌鸢耳」。予曰：「公信能然，独不哀而子耶」？则强而应我曰：「吾七十归」。先生之胸怀磊落，不同流俗，于此可见之』。

春三月，至安徽宣城，寓沈士庄家。

「宣州清明日」：『寒食清明节，纷纷祭扫多，白杨何萧条，绿酒洒青萝，扫墓曾能几，倏复归山阿，岁岁遽登冢，垒土亦嵯峨，光阴变朝市，陵谷互平坡，新坟渐兔迹，旧坟成鼠窝，农夫稻禾黍，苗裔谁经过，念此怀悲怆，不朽当如何』。

「清明登宣州天柱阁」：『高阁巍然逼斗杓，清明晴日上岵峤，敬亭窃窕当窗立，采石微茫接海遥，傍郭乐游花阵阵，寒原荒冢草萧萧，昔年谢眺今安在，空忆闲吟伴寂寥』（五岳游草」卷五）。

「游九华山」（山在安徽青阳县西南四十里）。

「寰宇记」云：『旧名九子山，唐李白以九峰如莲花削成，改为九华山，今山中有李白书堂基址存焉』。

「登九华东崖绝顶」云：『昔从江上望，数朵远空青，今在崖头坐，奇峰并此亭，高能攀斗极，秀自泄坤灵，信宿神光洞，风尘梦已醒』。

按先生何时游九华山，颇难断定，意其居宣城之时顺途一游欤！今姑系之于此。

夏，入浙江，游天台、雁荡诸胜，复避暑西湖。

「咏天台石梁桥」云：『苍石跨两崖，下有双溪永，涌瀑吼风雷，一舄抵千里，仰视天若浮，俯瞰涧无底，莓苔滑如脂，中通仅尺咫，过客恒逡巡，不敢措厥趾，佣夫走若飞，奚必外生死，泊者能操舟，见惯生神理』（「游草」卷一）。

「雁山瀑布歌」：『玄岩壁立何嵯峨，白虹倒挂垂天河，非烟非雾，亦非雨，皎如霜雪投苍波，上摇星汉霞光之灿烂，下注幽不测之层阿，有时忽逐狂飈起，洒落空蒙凡几里，狝猴踟蹰不敢前，乌鸢帖帖堕溪址，云收日朗生风雷，何物神奇乃若此，君不见庐山瀑布古称说，秋冬枯涸流或竭，维斯喷礴万古存，金银采色交明灭；又不见剪刀峰外错危矶，矶头坐玩能忘归，抚掌欢欣发大笑，不妨霰沫烦沾衣』（原注：瀑布下有忘归亭中有剪刀岩）（「五岳游草」卷二）

按此外尚有「雁山雨夜」诸作，亦系此时所作（见「游草」卷三）。

又「游雁荡」云：『矗矗奇峰列紫芝，龙湫风雨洒天池，东南信是神仙壑，白首来游悔已迟』（「五岳游草」卷七）。

秋，回宣城，拟出游嵩山、华山，以病足不果，养疴于沈士庄家，读所未见书。

按是时沈士宏将军亦致仕在里，故先生寓其家，并呈之以诗。

「病足吟，戏呈沈士庄兄弟」：『雁荡、天台号奇绝，夏中冒雨陟其巔，清秋拟到嵩华上，高歌一曲神仙仙，岂期卧病敬亭下，两足疮癖长忧煎，拄杖下床顿欲蹶，手把图经包枕眠，不中不履仍不桯，日费主人沽酒钱，六旬展转秋将尽，支离自笑还自口，出门欲去不得去，骊歌几度犹屯蹇，昔何勇健今何惫，拔剑叹息孤灯前』（「五岳游草」卷二）。

按「世善堂藏书目录」题词云：『又在宣州沈刺史家得未曾见书，抄而读之……』。盖即指此时事也。

又，「病足」二首云：『小阁经时抱病眠，见人行走是神仙，始知两足重如玉，莫踏红尘踏紫烟』。『一瓢久已离风尘，苦柏明霞岂厌贫，独恨此时游未得，关山秋月属何人』（「五岳游草」卷七）。

「夏月病足，至中秋未愈」：『夏卧西湖上，秋栖宛水阴，艰难长病足，游走负初心，短梦依孤枕，轻寒中薄衾，那堪良月夜，强起独愁吟』（「五

岳游草」卷三。

按宛水指宛陵，今安徽宣城也。

「病思西岳」：『客中病足倍生愁，伏枕经时尚未瘳，满架图书闲白昼，半床风月度清秋，梦魂已绕华阴外，踪迹空淹宛水头，自是支离非济胜，山灵亦似妒真游』（「游草」卷五）。

「策病」：『居常无恙自闲身，何意今年病泥人，午夜奋飞空有梦，清秋寥落转堪嗔，莫言造化非儿戏，已讶神形是越秦，五岳未游终不死，干将万里出风尘』（同上引）。冬，仍病足宣城，未出游。

「病足」：『华嵩天外未能攀，病久鸡栖意亦闲，每见佛书成净土，不闻人语当深山，十旬枯坐遗冠履，一刺空存断往还，更有居停贤地主，时沾腊酒醉颓颜』（「游草」卷五）。

观此诗，可知是年冬，足尚未愈，逗留于宣城沈士宏家。居停，盖指沈氏兄弟也。

病愈，作「述怀」四十韵寄焦弱侯，自述其生平。有句云：

『…………东南名胜区，十七经杖屦，一剑一短童，来往同飞鹤，今近古稀年，羸倦渐非昨，鬓发如枯蓬，犹未断断腭，力尚耐秋风，齿得餐藜藿，三月宿春粮，雅意周关洛，讵料及宣州，疮痍灾两脚，坐卧勉支吾，履地胫力弱，淫两侧孤衾，凉飕生轻箔，设几就低床，读书兼笑谑，夜夜饮旨酝，醉歌奚寂寞，所恨负初心，形骸转销铄，三秋倏尔徂，乍愈尤堪愕，雨雪怯北征，行行何所托……』（「寄心集」卷六）。

盖此诗当系是年冬间由宣城寄往南京也。

万历三十八年庚戌（一六一〇），先生七十岁。

春，归连江；寻复游金陵。

按「江心寺除夜」其三有句云：「庚戌离乡井」；则当可证明先生于本年复有离闽之事。由此，可以推知本年必有归闽之行。因去年先生病足宣城，至冬末始愈，则归闽之事当在春间乎！今以文献不足，姑为存疑。

秋，由金陵「寄南海邓道鸣将军」诗并序云：

道鸣与余皆有兄也，别来十年，余兄卒于江右，道馭卒于南阳（河南），静言思之，振然有寄。诗云：『曲江一分手，十载秋风寒，人生如过隙，久别惊催残，昔日游秣陵，每与仲昆醉（原注：道馭为户部郎）。今我复重来，停云空下泪，逝者沈九泉，别者隔万里，犹持一杯酒，何处展忧喜，岁晚伤秋杜，思君诵隰桑，情爱元不薄，四海若同堂，琼山有飞雁，尺素无相忘』（「寄心集」卷六）。

按先生别邓道鸣事在万历二十八年，至兹适已十年；抵金陵时，当系秋间

又按道馭名鑣，亦邓城子，万历巳丑进士，除清浦知县，为折粮法，以均田赋，溶河渠，勤课士，征入为户部主事，左迁归善知县，创天泉书院，与诸生讲学，再迁南京户部主事，先生在金陵时，常与之游，寻擢南阳知府，卒于官（参「福建列传」明八）。万历三十九年辛亥（一六一一），先生七十一岁。

是年，先生仍在金陵。

秋，由金陵渡淮往河南，游嵩山；有「留别焦弱侯先生」诗云：

余昔曾病足，君频到床前，今君足亦病，过访复如然，余游犯瘴疠，中湿宜跣■（跣 鲜），君隐澹园内，著书日高眠，云胡遭兹患，闭户若逃禅……，判袂已两载，玄误慰良缘，同心既知己，同病尤相怜，嵩山忽动念，孤剑去翩翩，欲别未能别，菊花照离筵，归来瞠逸步，踏遍金陵山（音仙）（「寄心集」卷六）。

按先生此行当系由金陵乘舟经安徽之宿州（凤阳府属）入河南，陆行经河南之扶沟、曲梁（在密县）抵登丰，而登嵩山。

「渡淮」诗云：『侵晓呼舟楫，始登淮北程，鹰鹳突地起，鹅鹳乱流鸣，柳欲凋秋色，人犹带月行，客途多逸兴，箫爽慰吾情』（「五岳游草」卷三）。

「扶沟阻风」：『树木声如吼，肩輿不可行，草枯寒旷野，沙走混前程，鬓发星星乱，衣裘袈袈轻，荒村问沽酒，未得一壶倾』。

「由梁乡西行，去嵩山近矣」：『名胜今将近，西行更莫徐，人居犹土窟，贸易只园蔬，引道凭斜日，停骖问草庐，寻山吾自癖，作计未全疏』（同上）。冬初，抵嵩山看太室，观秦槐汉柏，复登天中阁观星台，游天僊祠，观祠后白松，坐而赏玩，经日不去，乃购松图自随，遍游中岳诸胜。

「看太室」：『今岁余年七十一，等闲交际倦无力，冬来忽作嵩山游，飞上峰头看太室』（「游草」卷七）。按太室，嵩山之古石室也。

「观秦槐汉柏序」云：『秦槐在少林寺前，汉柏在嵩阳宫前，相去十里许，槐大数围，柏武帝封为三将军，大者数围，其二其三递次之』（同上）。

「登嵩山天中阁」：『寻山万里兴翩翩，独立危楼弄紫烟，试把方隅分四岳，早知旺气属中天，高台日至光无影，老柏霜深翠有年，莫讶晚来游不歇，凭栏清啸即神仙』（注云：嵩山观星台，夏至午时不见影，以其居天之中）（「游草」卷五）。

「游嵩山观星台」：『双台犹未朽，世界几迁移，农父深耕处，累累没字碑』。

「白松咏七首」序云：『高山东北七十里为天仙祠，祠后有白松一株，直上五尺发为三千，株三人围不尽，高可二十余丈，白如傅粉，润若凝脂，以手指小括之，即流香沫，鳞甲甚薄，岁必一脱，亦类株干之白，三千鼎立并茂，高枝极古拙，其毛楸极苍萃，盖天下未有也，殆鍾乾坤之灵秀欤？传者谓黄帝葬三女于其下，未必然也。古今题咏，殆遍堂壁，率不能形容其妙，余一见欣然，有契于心，坐而玩之，经日夜不能去，乃沟一图自随，且以语诸同好，虽然图亦梗概而已矣』（「寄心集」七）。

先生留嵩山约四旬余，然后下山，归途回望嵩山诗云：

中嵩奇峭惬游情，二室玲珑相对明，峰转尽收伊洛水，脉连遥起汴梁城；千章蔽日冬尤翠，诸瀑奔雷夜更鸣，老去心期还再到，悠悠回望白云程。

游嵩既毕，乃由原路经安徽宿州（今宿县，明属凤阳府），归途间雨雪纷飞，作诗寄兴：

「宿州阻水」：『归路何辛苦，长途潦不消，危桥斜迫水，平地骤生潮，舟子呼难至，舆夫懒自骄，黄昏询客舍，犹隔一村遥』（「游草」卷三）。

又，「宿州雪行」云：『晚发睢阳驿，眉舆破雪行，梨花飞片破，柳絮点衣轻，混见马蹄迹，清闻牛铎声，杏林得沽酒，佳景慰闲情』（「游草」卷三）。冬，归金陵，刻「寄心集」。

「寄心集自序」云：「寄心集云者，余汇萃生平四言、五言古诗合为一帙也，意有所托，身有所历，感慨乎古今，论思于视友，夫孰非心，夫孰非心之所寄，其视寻常游览赠处泛泛五七言律绝，写情景而口物者宜有稍不同，故命之曰「寄心集」也。……老将就木，付之剞劂……，万历辛亥仲冬朔日，陈第题」。

按以嵩山之游程计之，此序或作于嵩山。

是年冬，董应举乞归田里（见「崇相集」「辛亥考功副郎求归呈」，又「辛亥冬请假归，念里中诸胜，得偿宿游诗」）。万历四十年壬子（一六一二），先生七十二岁。

春初，再至浙东游会稽（今绍兴），谒禹庙，游兰亭。

「两谒会稽禹庙，手摩窆石」：『曾于汉口瞻遗庙，复此稽滨对圣颜，不见当年乘四载，惟余片石闭空山；萧条古木溪容澹，零落残碑草色闲，遥想平城千古迹，一筇风雨独回还』。

按汉口瞻禹庙事，当系六十七岁游武当时所经。

「游兰亭」：『千古入修禊，兰亭独有词，风流今不见，曲水尚浮卮』。

又经括苍游南雁宕诸胜，寓永嘉之江心寺读书。

夏初，或曾由永嘉，归连江一行。按董崇相作「考终录」，谓先生于「壬

子归而再出」，是则当于此年夏间一归连江乎！

「括苍逆旅」：『连岁吴越游，孤踪何畔岸，一去复一来，青山见客惯，今朝雨始晴，薄雾蒙昏日，仆从同出门，途中有续断，我马抵河滨，行囊犹岭外，衾裯未得宿，旅封灯前玩』（「游草」卷一）。

按此诗当是往永嘉经括苍所作。

又按先生至永嘉瑞安，似为游南雁宕而至。

按江心寺在永嘉永清门外江心孤屿（「浙江通志」）。「孤屿志」载：『江心寺为唐咸通中建，因在瓯江之中，故名「江心」。宋绍兴中，释青了始室中川，移创大殿于其上，即今址也。明正德十二年重建』。时董应举家居，先生常有书与其往还。

「崇相集」中共有答陈季立书三封，大约皆此时所写。第一封为应举与先生论读书方法。「答陈季立书」：『承丈教我精熟五经，诚是也，若以此遂谓天下无读书人，第谓不然，夫读书者在得其意，不在字字精熟，字字精熟即好秀才耳』。

第二书系关于应举经营闽安镇城工之事，先生亦赠金五两以助其成。应举并劝其勿作五岳之游。「答陈季立（第二）书」：『城工费至二千金，益以旧石，仅成三百丈，弟之出于假贷者，已七百有奇矣。……兄乃为我过计，赠金五两，弟若不受，是以世人自待于兄，犹隔一膜也……弟谓兄有五岳障者，非五岳障也，以能五岳障也。陶渊明有诗曰：「即事如已高，何必升华嵩」，世未尝病渊明不五岳也。……弟归二年，尘冗劳并，须加白，亦欲走出，不能责兄，但欲消兄一障，且归而再出，少慰人子心，亦未伤高也』。

其第三书云：『城工未完，年又甚荒，弟粟不能至腊，又有乡里饥乏之忧矣。今岁梦兄者再，梦到南昌者八，兄之不归，欲毕五岳耳。以借书刻书不如南都之便，弟以五岳之毕不举，无甚关系，若著书愚意不如修书文，诸书中图赞为最，古音考亦有可议』；可知「伏羲图赞」已于此时刻成。

秋，由金陵往陕西游西岳华山，其行程大约由淮北乘舟至铜山（明时黄河自淮阴入淮，咸丰初黄河北徙，惟水下游始淤。盖淮水系导源于河南之桐柏山，东流入安徽，潞于洪泽湖，其下游本由江苏涟水县入海也）。然后沿今陇海路之线经商邱、开封、中牟、郑州、荥阳（须水）、洛阳、新安（孝水）、渑池、陕县（三门），过函谷关，入潼关，登太华，复西游终南后，遁原路归至浦口。

「铜山阻风」：『北风连日未曾停，拊撼沙飞昼杳冥，深夜独眠波浪里，始知踪迹是浮萍』（「游草」卷七）。

「彭城吊古」：『水曲留侯庙，山前亚父台，何须话楚汉，两处野花开』

（「游草」卷六）。按彭城，即今铜山也。

「暮过归德道中」：『天阴大野昏，景色悄然变，鬼哭如可闻，惊沙重括面，借问此何方，云是睢阳甸，叱咤想许张，风尘辛苦战，雀鼠不可求，奴妾安足念，一死虽后先，寸心均百炼，江淮胥以全，邦家应再奠，凄凄阵头云，千秋犹闪见』（「游草」卷一）。按归德今河南商丘县，即古之睢阳，唐张巡、许远拒安禄山处也。

「途中阻风」云：『去岁游嵩山，四旬天俱晴，今冬往华岳，阴雨连朝生，肩舆御此风，倾侧不可行，到处轨留滞，仆夫多叹声，余心泰无事，阴晴随所更』。

「汴梁怀沈士弘」：『一别秋将尽，计程今几千，寒霜初列草，衰柳尚笼烟，客思怀人远，生涯逆旅偏，不知沧海上，何日乞归田』（「游草」卷三）。

「过中牟，鸟皆近人，不似江南之弹射者众也」：『此地民风自昔淳，岂徒三异雉能驯，至今鸦鹊依芳草，不避行人意可亲』（「游草」卷七）。

「郑州志感」：『草舍荒城车辙深，当年音乐可推寻，祇今吴浙粤闽地，争尚浮华声转淫』（同上引）。按过开封时，当是九月末也。经洛阳朝伊阙，拜关云长墓，游九龙台，遇缙绅许春元等邀饮，与之谈游。

「龙台嘉会序」云：『余过洛阳，爱其形胜，停车焉，朝渡洛，览伊阙矣。暮往九龙台，台高数百级，前宫祀龙王，旁有轩亭，于时闻酣饮博奕声，余造后宫少坐，乃其饮酒者皆缙绅诸公为诗酒会，许春元酒东也，起问仆人，知余自金陵往游太华终南，绝无他事，径前邀至酒所，撤残设新，重开佳酿，主凡九人，环坐而陪，问曰「往关中乎」？曰：「然」。许春元曰：「天寒矣奈何」？曰：「有所好，有所忌，好在终南，故西而不知少寒，犹先生之赴春试，北亦不知其寒也」。诸公唯然。又问：「游已几年乎？」曰：「已二十余年，凡三五年一归省坟墓，余遇佳胜辄留连岁月」。问：「何以不思家」？曰：「始亦思家，既而知其无益，故不思也」。问：「何以独携一仆」？曰：「野鹤闲云，一仆多矣」。问：「何以独游，不更招一侣乎」？曰：「仕则同朝，商则同货，故其侣易得，今游而已，孰肯舍身家而耽山水乎」？问：「游难矣，必何如而后能游」？曰：「游有五，不怀安、不惜费、不思家、不惧死、不立我」。问：「何谓立我」？曰：「逆旅之中往往有夺炊争席之事，必机忘，然后可混然大同无复人已，欲立我得乎」？诸一发言，满座无不绝倒，中有留余久处者，谢之。又有嘱云：「回自终南幸相闻」，余亦竟未之闻也，退咏小诗自纪其事，亦不求闻之诸公也』（「游草」卷五）。

按先生有「洛阳怀古」句云：「洲前风急鸿犹渡，木末霜深菊已披」，当

是九月十月之交矣。

过洛阳北邙山，作「北邙山歌」。

序云：『北邙山古冢中多通砖，长如桌面，厚四五寸，中虚，背面雕文甚精致，土人取而贱用之，感而作歌』（歌略）。

过孝水王祥卧冰处（在新安县东），有诗云：『昔贤能事母，孝水尚溪津，一卧寒侵骨，双鱼瑞跃鳞，残碑留古道，遗庙荐新苹，回首怀风木，淋淋泪满巾』（「游草」卷三）。先生记其渑池夜遇盗云：天寒午饭，輿夫饮过醉，夜深未抵客舍，顿肩輿憩息良久，余呼輿夫曰来，有一人误听，自林中闪出，手提短棍，余心知其贼也，诘之何故在此，其词皆遁，此盖欲掠孤客耳。輿夫从诳之曰，我有同行人在后，可命之速来，竟无事，诗以记之（「游草」卷五）。过陕县，观黄河之三门抵柱，作「看三门」诗，并序云：

三门在陕州，盖两岩立河中，其门有三，滩石危险，波涛汹涌，舟不得上，俗传神门鬼门人门者妄也。余过造观之，心神特畅（「游草」卷五）。过函谷关，有句云：「客到函谷关，萧条涧水上」。

又，「入潼关」诗云：『春初曾适越，秋末复来秦，直欲穷山水，元非畏病贫，雪消增岳色，风急勤关尘，问我何为者，孤游笑此身』（「游草」卷三）。按此诗可证其春初确曾游浙东也。至华阴，「登灊灵楼望华山」二首，其一云：

兴到寻山老未休，于今始上灊灵楼，道人指点称名处，绝爱莲花日上浮（莲花峰名）（「游草」卷七）。

「登华山远望」：『华岳嵬奇绝众山，三峰云际杳难攀，星当东井鍾灵气，势绕西河镇汉关，蒲坡微茫丹凤远，咸阳迢递碧鸡闲，何人万里来看汝，雨雪冬深兴未还』（注云：三峰玉女、星明、芙蓉峰）（「游草」卷五）。

「雪，上青柯坪望华山绝顶」：『青柯夜上碧云深，晓望西峰尚百寻，树叶偏摇高处眼，山容何负远来心，崖悬铁锁霜全滑，坐对银屏冻不禁，须待春莺暄气满，却从绝顶步苍岑』（同上引）。

「玉泉院别华山」：『久说名山特地过，奇峰如画赏心多，乘风列子还归去，缓步依依奈汝何』（「游草」卷七）。

先生既别华山，即至华州谒郭汾阳（子仪）庙（有「华州谒郭汾阳庙」诗，见「游草」卷三）。经灊陵，过临潼，遍览诸胜，登骊山观秦始皇葬处，游骊山温泉，西入长安（今西安），观察邕石经（有石经歌）过鄠县杜子美故里（有「过鄠社」诗），复南折登终南，宿重阳宫，与朱道士论道，在终南中宫观老子石青牛，皆纪之以诗（均见于「五岳游草」诸卷中）。

「过灊陵」：『灊陵河水冻，客路近西京，雪意山容淡，南重日色轻，川

原具索寞，人马两凄清，多少英雄迹，空余怀古情』（「游草」卷五）。按灞陵亦作霸陵，故治在今西安东。

「终南寄弱侯先生」云：『奚童六尺伴孤游，独步终南最大头，到处关河堪适兴，满天风雪不生愁。闲将宝剑看雄断，耻把明珠向暗投，白下故人相忆否，几番回首望牵牛』（「游草」卷五）。

「归次潼关有感」：『已玩终南柏、飘飘客又归，中条云忽暗，太华雪交飞，河冻饥鸦集，关长过雁稀，绋袍今欲绽，谁为缀寒衣』（「游草」卷三）。冬十一月中旬，自终南归南京。

「自终南归至浦口」：『回首望苍苍，浮江楫欲忙，心知关塞远，路走五千强，竹叶寒尤翠，梅花雪渐香，终南山色里，高邈得深藏』（「游草」卷三）。是年冬，所作「尚书疏衍」成；将付剞劂，焦竑为之作序：

「题尚书疏衍」：『尚书疏衍吾友陈君李立所著者也，李立平生注意经术，易图诗韵，业有成书矣。此编又探四代之精微，衷群儒之论议，指陈得失，如别苍素，真后学之津筏，先圣之功人已。君以读经览胜为日课，行年七十有三矣。顷游华岳终南而还，此编乃出。……自今戢影金陵，忘怀息照，与余共游于无何有之乡，余之幸也，君其有许我也夫。万历壬子冬日琅琊焦竑书』。

又，自序云：『……近因宋、元诸儒疑古文伪作，窃着辨论数篇，复取古今注疏，详悉读之，意所示者标之，意未安者微释之，句读未是者正之，其素得于深思者附着之，间又发挥之言外，以俟后世修己治人者实有取于经，而典谟训诰誓命贡征歌范皆征之行事而已矣，录成未敢自信，质之弱侯先生，乃其报书云：段段惬意，言言破的，真学者之指南，越世之卓见也。遂力付之梓，以与古音图赞并行。……万历壬子十一月望日闽陈第题』。

据董应举作「考终录」谓先生于壬子归而再出，颇有可疑之处。按先生七十三岁癸丑寓江心寺诗，曾云庚戌离乡井，遨游已四年；则由七十岁离闽至七十三岁末四年中，似无回闽之事。意者应举有误记年月乎？且先生于冬间游太华终南，十一月即归金陵，三月之间往返数千里，遍历古迹名胜，以七二之高龄，余已讶其行踪之颺忽，安能于冬末再事归闽？或归闽为夏间游浙东瑞安、永嘉之后，因其地与闽交界，或于其时顺途一归（是则助应举城工金五两当在归时）。已而复出，秋游华山，亦未可知，姑为存疑。万历四十一年癸丑（一六一三），先生七十三岁。

本年，先生未远游。春，居浙江西湖山寺中读书。

「三月三日生辰谢席主」云：『余生七十有三春，愧说悬弧是此辰，早岁雄心凌泰古，迩来浪迹编三秦，留连山水筇犹健，扬推诗书笔转频，何处主人

能醉客，启筵花鸟越东津』（「游草」卷五）。按此处所言之席主，或即黄汝亨侍郎。

侍郎黄公汝亨过访僧舍，赠先生诗云：『草庵萧萧傍玄阁，疏树挂杨透篱落，中有高人踞榻眠，青眼相看疏礼法，自言病足足甚奇，每到名山胜健儿，东游海岱西太华，插身霄汉临武夷，韩彭勋业等尘土，冥坐蒲团证千古，微妙直抉羲皇前，尘谈所至畅玄风，令人重视希夷翁，生来仙骨非侯骨，高颧隆准双方瞳，问翁行藏何所止，到处名山容屐齿，纵身独穷门，不论此身死不死。今翁杖策过西湖，梅花孤屿有林逋，三月采莼六桥下，我亦作来酒徒』（见「寓林诗集」）。

按「旧谱」引此诗系于六十八岁之下，且云在金陵成赠，大误。因六十岁时先生尚未游太华，且诗中明言过访西湖，而作金陵，无乃大谬！

按「浙江府志」引「仁和县志」云：『黄汝亨字贞文，万历戊戌进士，授进贤知县，暇则与诸生论文，搜剔名胜，复竹林旧址，寻戴叔伦栖隐处，筑栖贤院为坛，自署坛石山长，以忌者，左迁久之，起南工部主事，迁礼部郎中，视学江西，力持风格，竿邮屏绝，尝以片言定诸王孙之变，进参议，备兵湖西，踰年谢病归，结庐南屏，题曰寓林，以著作自娱。持缣素碑版请者望于道，每避客六桥之阴，轻舟软舆，踪迹继至，则启窗一笑，酒茗交行，挥翰如飞，所著者有「寓林集」三十卷、诗六卷』按汝亨时年五十六。先生有「纪过诗」并序云：

『余昔在金陵题一联云：「好书、好酒、好山，三好未除还是妄；观古、观今、观物，一观既透更何求」。兹寓越东，犹然故吾；乃赋小诗以纪其事：一日难舍书，半旬难舍酒，数月不游山，抚镜形衰丑，三者本吾衍，聊以娱白首，人生一世问，岂必同枯柳，门外多纷华，落落皆乌有，视死已如归，虚名况敝帚，从容风月中，高歌拍素手』（「游草」卷一）。

又，「读书」一首云：『余年七十三，寓事久冰释，独有古人书，披览累日夕，或以濯我心，或以砥我节（古音即），神志默交孚，圣贤形梦寐（古音密），兀兀穷岁时，欣欣忘寝食，傍人屡见嘲，辛勤终何益，我实不知疲，若鼓风中翼，直待启手足，太虚同寂寂』（「游草」卷一）。夏，「再游西湖上天竺」：

侵晨过西湖，日出到天竺，殿宇丽且幽，冈峦森在目，鸟语下空林，荷花送轻馥，不见有嚣尘，可以群麋鹿。缁流具晨餐，筐盘堆果蕝，夏置山中醅，云沃渊明腹，从容步回廊，坐玩西方轴，忆昔春初游，贫乞多号哭，使我登眺心，转作忧恟独，今来无此辈，怡怡兼穆穆，明月上藤萝，去去犹顾复（「游草」卷一）。秋末，再往永嘉（温州），寓江心寺读书，并编辑「屈宋古音

义」等书。

「重游江心寺谒文、卓二公祠」：『去岁宿高阁；中霄步月明，今来秋欲尽，拊色夕流清，四顾何茫茫，江云千里平，人生一世内，宇宙宜蜚声，贤哉文与卓，千载垂英名，嗟余好幽趣，怀古徒深情，采芝周五岳，碌碌度吾生』（「游草」卷一）。

按此诗可证先生于去年（七十二岁时）确至永嘉，故本年之游系再至。冬十二月，所著「屈宋古音义」成。自叙云：夫楚辞莫妙于屈宋也，屈原之作，变动无当，澎湃不滞，体既独造，文亦赴之，盖千古之绝唱也。宋玉之作，纤丽而新，悲痛而婉，体制颇沿于其师，风谏有补于其国，亦屈原之流亚也。……余独慨夫注屈、宋者，率不论其音，故声韵不谐，间有论音者，又率以叶韵概之，何其不思之甚也。夫毛诗易象之音，若日月中天，耿然不可易矣，今考之屈宋，其音往往与诗易合，其诗易所无者，又往往与周秦汉魏之歌谣诗赋合，其上世之音何疑……，往年编辑「毛诗古音考」，已灾木矣，窃念少好楚辞，楚辞之中尤好屈宋，一一以古音读之，声韵颇谐，故复集此一编，分之同好，噫唯岂屈、宋，是为将以羽翼夫毛诗，使天下后世笃信古音而不疑，是区区论著之夙心也已。万历癸丑除前一日，陈第书于东瓲江心寺。

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」云：『第既撰「毛诗古音考」，复以楚辞去风人未远，亦古音之遗，乃取屈原所著离骚二十五篇，除其天问一篇得二十四篇，又取宋玉九辨九篇，招魂一篇，并以文选所载高唐赋，神女赋、风赋、登徒子好色赋四篇得十四篇，共三十八篇，其中韵与今殊者二百三十四字，各推其本音，与「毛诗古音考」互相发明，惟每字列本证，其旁证则闻附字下，不另为条，体例小异，以前书已明故也。书本一卷，其后二卷则举三十八篇各为笺注，而音仍见诸句下，盖以参考古音，因及训诂，遂附其后，兼以音义为名，实则卷帙相连，非别为一书，故不析置集部，仍与「毛诗古音考」同入小学类焉』。

「江心寺除夜三首」，序云：『癸丑，寓江心寺守岁，余七十有三矣。自检生平所历除夜，凡三十年在外。偶意唐人之作，若戴叔伦、崔涂佳矣，然愁颜衰鬓之嗟、羁旅飘泊之感，若不任其悲怨者，余不知其何心也。口占三首，聊以纪事』。『偶过江心寺，何期又岁除，百年俱逆旅，信宿即吾庐，岸隔遥沽酒，厨寒利煮鱼，客游随处好，鬓发任萧疏』。『忽忽当除夜，江天感兴新，五湖长作客，孤寺更无邻，檐溜残消腊，庭梅暗转春，夜深犹强饮，寂静恋佳辰』。『庚戌离乡井，遨游已四年，鸡鸣分岁月，雁断隔云天，森森渔灯远，盈盈佛地偏，从容今夜酒，何必问神仙』。万历四十二年甲寅（一六一四），先生七十四岁。

春，仍居江心寺，作「屈宋古音义跋」：

夫古今声音必有异也，故以今音读今，以古读古，句读不齟于唇吻，精义自绎于天衷，确乎不可易之道也。自唐以来，皆以今音读古之辞赋，一有不谐，则一曰叶，百有不谐，则百曰叶，叶之一字而尽该千百字之变，岂不至易而至简，然而古音亡矣。古音既亡，则昔人依咏谐声之义泯泯于后世，不可谓非阙事也。吴才老、杨用修有志复古，着「古音丛目」诸书，庶几卓然其不惑，然察其意，尚依违于叶音可否之间，久未尝会粹秦、汉之先，究极上古必然之韵。故其稽援虽博，终未能顿革旧习，而诗易辞赋卒不可读如故也……余……故上综往古篇籍，更相触证，久之豁然自信也，独弱侯先生论与余合、抑何其寥寥乎？近有缙绅不知古音，或告之曰，马；古音姥，渠乃呼其从者曰，牵我姥来，从者愕然，座客皆笑。夫用古于今，人之笑也，则用今于古，古人之笑可知，故自叶音之说以来，贤圣之喑然于地下也久矣。余不得不力为之辨，畅吴、扬之旨，洗今古之陋。万历甲寅春人日，陈第书于江心寺之浩然楼。

五月初三，由金陵出发往游山西之恒山。途间行六十八日，至七月十一日始抵北岳。

「止酒」诗序云：『万历甲寅余年七十有四，自南都往游恒山，五月初三发轫，七月十一税驾，凡六十八日，奔走五千余里，加以紫荆关外涉河渡岭，艰难万状……（「游草」卷五）。』

按先生何时由浙东返南京颇难断定，大约在夏初四月间欤？其游恒所取路线，大约由运河北上至徐州，过留城（今江苏沛县），经山东滕县及邹县之峰山，然后取道直隶之正定、唐县（有过箕山许由墓诗）、易县（有过易州诗），然后出紫荆关渡沙河，经灵邱而抵恒山（在山西长城外）。

过正定县，作「恒山书事」云

按宋以真定（即正定）为边，故于此望祭北岳；我朝（明）因之，似宜改正。

诗曰：宋朝此地属胡兀，真定何由到塞垣，不谓至今仍旧典，欲从何处问真源，天连北斗知难并，雪覆群峰见独尊，奇绝云中应第一，不妨辛苦度关门。

「答紫荆关吏」序云：『关例盘诘出入，关吏问余行径，书此示之，笑而放出。诗云：「四海行游独好奇，恒山今出采琼芝，关门欲问真名姓，惟有神仙洞府知」』（「游草」卷七）。』

又，「夏日登紫荆城楼」：『曾于蓟北阅边陬，复上畿南第一楼，边地风高将署去，湍河雷斗夹城流，一年对影堪为侣，四海逢人不是游，更说三关雄

据险，甘泉烽火独无愁』（注云：紫荆关外更有偏头、雁门、宁武三关，为之扞蔽）（「游草」卷五）。

「渡沙河」序云：『紫荆关外有河，俗名沙河，亦名拒马河，源出自广昌百里之间，回环十一曲，必脱裳乃涉，行者病之，土人又言若值龙起，洪水大发，则有旬日之阻矣。诗云：「崎岖鸟道绕边台，一派沙河曲曲回，旦暮乱流无数折，更愁龙雨自天来」』（「游草」卷七）。

「灵邱遇雨投宿」：『昔时乘塞为兵机，万里胡霜冷铁衣，今日出关缘胜境，一身山雨扣柴扉，云霾黑水龙宫近，路入青山鸟道微，男子桑蓬应有此，百年那使壮心违』（「游草」卷五）。

「银钗岭下遇大雨」：『岭下榛芜野旷然，满口风雨路人怜，明年五岳行游毕，结屋青山抱月眠』（「游草」卷七）。

按银钗岭在灵邱县，先生游恒山，此段路程最为艰险，详见下文恒山述。又先生此时五岳已游其四，明年游南岳盖已决于此时。

「塞外」云：『远为寻恒岳，长驱日欲黄，人烟千里少，山色九边长，夏尽方收麦，秋初已履霜，谁怜乘障卒，半岁泣无粮』。盖是时已六月末矣。

「游恒山」（有聚仙堂，又额云「朔方第一山」）：『巍巍北岳翼神京，信宿玄都梦亦清，元气首生天乙水，山灵独擅朔方名，烽烟渺渺边城晚，树木重重翠色晴，垂白远来看胜概，振衣绝顶发歌声』（「游草」卷五）。

七月初，游毕恒山，乃循原路归，入紫荆关，有致馈者，却之。归途适水潦为灾，途经邹县之峰山，以洪水不能登，过胜县阻雨于逆旅，吟咏诵读不辍。至中元节（七月十一日），始归抵南都。

「入紫荆关，有致馈者却之、有相劳者慰之」：『驱车万〔里〕至恒山，兴尽今朝又入关，双履敢辞飞塞外，一钱元不受人间；沙河曲折忘深浅，陇坂萧条任往还，百苦千辛如过鸟，镜中偏有好容颜』（「游草」卷五）。

「下紫荆关」：『四望紫荆关，巍巍天汉间，民饥军亦困，客久仆常顽，坦履无危道，宽心有壮颜，金陵数千里，匹马独回还』（「游草」卷三）。

「望峰山，以洪水不能登」：『来往邹滕道，相看竟未过，山灵应笑我，河伯故为魔；遥爱峰峦秀，空闻寺观多，百年吾老矣，胜事恐蹉跎』（「游草」卷三）。

「滕县阻雨行」：『昨日阻水今阻雨，客途不进滞荒村，饭钱极贵蔬难食，横设短几空对门，茅屋信宿敝且漏，四壁垂垂尽水痕，去时旱魃苦为虐，归来霖潦沈冈原，恒旻恒雨两相值，旅怀抑郁谁共论，间关已毕北游兴，欲向衡阳采蕙荪』（「游草」卷二）。先生雨滞逆旅数日，见其舆夫饮酒挥霍，作「哀舆夫行」云：

哀哉與夫何太愚，饑食貪餐與人殊，衣裳破碎罔蔽肤，日趁百钱口不餬；迺来风雨未登途，三日顿食六鸡雏，饮酒且至数十壶，恣意醉饱平乌乌，一身穷窘不自图，安顾父母及妻孥。君不见徽州富商斗量珠，旦夕盐豆食麤刍，哀哉與夫真太愚，囊安一钱看也无（「游草」卷二）。立秋日，途间作「南还纪事」云：

北岳归来雨暂晴，沿途泥濘滞常程，著书敢拟文中子，览胜将无汉向平，九塞名山空古迹，一村新月又秋声，祝融更上高高顶，闭户萧然老此生（盖先生拟游南岳即归隐也）（「游草」卷五）。七月十一归抵南京后，乃作「恒山述」，追记其出游经过。

端午自白下，促驾欲有之，亲朋来劝阻，老热安驱驰，余谓古北岳，云中称绝奇，今若不亟往，筋骨恐衰疲，渡江急趋程，熏风吹柳枝，于时伤亢旱，田野动愁悲，及出紫荆关，河水渐车帷，南夫怯已退，北役力相宜，一日十余渡，乱流行委蛇，更上灵邱岭，岩石何崎岖，林莽伏寇贼，杀人同梟鸱，暑雨连天来，冻若三冬时，沾湿不足道，战栗那能持。道旁闻觐者，为我双泪滋，次日與夫病，一跌成枯尸，羁旅谁为药，咫尺难转移，余乃默叹息，天胡使至兹，少选病顿愈，进道不复疑，竟抵恒山上，览眺豁心期，归途值水潦，到处常淹迟，中元税金陵，胥庆有子还，生平山水游，独此最艰危，念之悲且喜，蹙额复解颐（「游草」卷五）。先生返南都后，乃止酒不饮。

「止酒」二首，序云：『万历甲寅，余年七十有四，自南都往游恒山……奔走五千余里……艰难万状，及归途适洪潦作祟，平地泛舟，其艰难亦万状，余实不知其疲也。神气快畅，肢体矫健，颇似四十、五十之年，然者细揣其故！盖缘逆旅之酿不佳，一切却而不饮，又日夕蔬菜，并无膏腴，是以外虽消瘦，而内实完固耳。去年未尝出游，日处窗几中，反不及此者何也，盖理道之思过苦，而杯酌之饮过多，宜其神志散而身体羸也。余于是欲谢著述以省思虑，绝饮酒以清血脉，因作止酒二诗，实出所乐非有勉强，其后来之止与不能止，尚不可知也』。

「甲寅中秋」云：『往岁中秋节，酣歌待漏深，胡当今夜月，独坐古槐阴，杯酒新持戒，宾朋乏赏音，心神翻觉爽，若抚素弦琴』（「游草」卷三）。

「甲寅九日」云：『为罢杯中物，看山兴不豪，闭门读列子，亦足当登高』（「游草」卷六）。

按直至是年冬先生皆居南京，闭户读书未尝出游。万历四十三年乙卯（一六一五），先生七十五岁。

是年春，先生仍居南都，作「请死诗」云：

尧舜去已久，孔曾不复延，自从天地来，聚散若云烟，间有不肯死，炼药

求神仙，大运安能越，终向松下眠。我今七十五，兴在归黄泉，始愿实不及，世界无牵缠，何地不可瘞，何时不可捐，耳目稍如旧，齿牙幸颇坚，于斯得长逝，庶以名归全』。其二云：『忆从四十后，便与人群疏，闭户奚所营，兀坐攻遗书，晚出寻山水，忽忽廿年余，但见清兴发，何曾叹归与，醉翁不在酒，钓叟非取鱼，万事颇觉悟，胸臆常清虚，世业推来士，泉下乃吾庐，劳生幸有末，长逝喜方初——盖先生之性情恬淡，乐天知命，尤可于此诗见之。

时董崇相与其友苏云浦书论先生云：『季立七十有五，去死不远，游遍四岳矣，且欲游南岳，每言游一岳须白反黑，足疮尽愈，以山水为医王，其劈出伏羲图，直捷圆妙，伏羲犹应默头，况潜父（云浦字）乎？潜父不知季立，蹉过一友矣』（「崇相集」册三）。夏初，由南京买舟溯江往游湖南之衡山（南岳）。

「小舟泳」云：『人生七十称古稀，我今七十且有五，居恒羸倦不胜衣，谈及名山随鼓舞，去年北去紫荆关，涉河陟岭良辛苦，每将乔岳荡胸怀。不识马鸣是边士，今往衡湘买小舟，小舟伸缩难自由，此身拘滞蓬窗内，心与云水同悠悠，夜凉坐玩赤壁月，霞烂起登黄鹤楼，古来达士几行乐，屈原愁把离骚作，我今稍健纵闲游，何畏旅骸委沟壑』（「游草」卷二）。

又，往游南岳「舟中」二首云：『两鬓知衰白，遥遥复远行，十年惟此兴，五岳有余情，炎暑欢边解，风霜醉里经，何如在朝市，束束度吾生』。『吴门一水接，楚塞众山连，书史同昏旦，江湖且岁年，洲回芦莽莽，橈动燕翩翩，何处为南岳，云开望杳然』（「游草」卷三）。舟至武昌，作「登黄鹤楼歌」：

两过武昌下，两登黄鹤楼，大江森森归溟海，远树苍苍夹汉洲，仙人曾此饮美酒，尘埃不到楼上头，凭栏豁风景，三楚望悠悠。东眺彭蠡渚，西盼洞庭流，指点十年经历地，已成陈迹白云浮，羁旅本萍梗，乡关亦山丘，却怪唐诗人，开口集百忧，人生天地内，达命何怨尤，大造与我元不薄，我于大造复奚求？荣华富贵露朝落，得丧盈虚月一周，飘然委运神休休，觅愁不知何处愁（「游草」卷二）。

按所谓两过武昌者，其首次当系六十八岁游武当过此之事。五月中旬，泊舟城陵矶（按城陵矶，在岳阳之北）。

「泊舟城陵矶」：城陵停棹月正悬，此地闻多恶少年，前月操戈杀行客，昨霄抽舶劫回船，时危官府不措意，民苦盗贼但呼冤，我今兴在衡山上，酌酒高歌且扣舷』（「游草」卷五）。舟过岳阳，登岳阳楼，作「岳阳楼歌」：

岳阳楼上天气清，岳阳楼下烟水阔，千艘万舸随往还，飞鸟鸣禽相叫■〈目舌〉，登楼览胜动相招，浮踪泯灭声击消，独有先忧范文正，名悬日月高岩

晓，忆昔过姑苏、曾见手植柏，根干烂死枝叶枯，剪伐弗忍支以石，一时名德果绝伦，千载朽株犹爱惜，世途却枉东流水，层层趋下转萧索，于今惟愿公复生，九天霖雨民安宅（「游草」卷二）。浮洞庭，夜泊汨罗，乃买鱼沽酒，以劳舟子。

「浮洞庭」：『洞庭仲夏水渺茫，片帆飞渡自洋洋，正尔北风发江汉，忽然南去越潇湘，鄂渚晓看云已远，汨罗夜泊月为光，买鱼沽酒劳三老，更与渔父歌沧浪』（「游草」卷五）。

「洞庭歌」：『忆昔泛彭蠡，犹恨近山岑，今来泛洞庭，汪洋始称心，滔滔浩浩卷天碧，势掩星宿夺沧溟，烟雨吞吐多变幻，鱼龙出没生怪灵，时或风狂波壁立，岩崩地裂雷霆惊，又或安流浪不动，晴光敛滟如掌平，四顾何曾有孤屿，千艘来去常盆盈，坐收不见潇湘迹，泄末犹摇鄂渚城，人言观海难为水，我实生长闽海址，森茫若此豁双眸，遥对君山良可喜，世人好事并豪举，每向郊原开绿墅，堆栈数石拟冈峦，复辟清池畜虾鳎，■〈培，虫代土〉蝼之垒岂足攀，沧江一曲空回还，安得移来五岳聚，且放洞庭于厥间，旦夕俯仰玩义画，轩然一笑披心颜』（「游草」卷二）。

「度汨罗」：『湘阴朝雨动微波，知是当年旧汨罗，天地从来知己少，勋名那得称心多，碍头水急难回棹，山外云深可结窝，却笑归田三十载，一瓢间与岁时过』（「游草」卷五）。吊贾谊于长沙，作「长沙行」：

贾谊谪长沙，骀荡赋鹏鸟，着论极幽玄，达观天宇小，洛阳意气振风雷，耿耿文光逼上台，远徙江南卑隰地；尽言天子不怜才，有道汉文思岂薄，大器晚成功乃博，松柏苍古经岁寒，圭璋温润须磨错，忽闻宣室召，前席问鬼神，帝意雅推让，契合固无伦，岂有贤于我，不可作臣邻，醴设赴梁筵，龙见将在田，孰知王坠马，谊亦夭年，功名有命必莫必，高妙无双怜复怜，传说未相乘箕尾；空使治安万古传（「游草」卷五）。先生舟至湘潭，闻人言长沙岳麓山有禹碑古迹，乃回舟观之。

「禹碑行」序云：『禹碑在长沙之岳麓，余过弗知也，及至湘潭闻缙绅之言，乃返舟而观，因此有作』。又跋云：『余按禹碑，或云在祝融，或云在峒嵝，其详不可考也。唐有道士偶见之，韩昌黎力索弗得也，宋干道中何致游祝融，忽值樵夫引至其处，乃以故纸塌之，刻于岳麓书院，未几亦榛芜矣。至我朝嘉靖中始复得之，今天下所传皆岳麓刻也，近亦刻之祝融绝顶，其真迹久已泯没，今译读者数家，亦已意揣之云尔』（「游草」卷二）。

「游岳麓」：『岳麓回船看禹碑，晓风微雨洒江篱，肩舆蹭蹬高高顶，蜡屐徘徊处处迟，竹里亭台飞鸛鹤，山椒岩洞走狐狸，峒嵝真迹今何在，愁绝长沙楚水湄』（「游草」卷五）。舟经湘潭绿口，抵衡山。登祝融顶，坐观日出

，作「衡山行」：

我来游衡岳，直上祝融顶，坐倚观日台，遥见扶桑影，转踏仙人桥，仙人云里若可招，更践金牛迹，金牛已去惟悬石，洗衲泉生五月寒，珠帘瀑洒千崖碧，咫尺云来不见人，须臾雾散绝纤尘，自是化机多变幻，奚言默祷能通神，七十二峰森罗簇，起自回雁至岳麓，中有帝禹蝌蚪碑，时或一露终难读，高人栖遯不可寻，邺侯书屋留空林，功成未忍速飞去，却使青蝇离断金，细思宇宙独沈吟，何必勋名早称心，欲向烂柯深僻处，小筑精舍弹孤琴（「游草」卷二）。

「宿祝融峰」：『南岳群峰势欲飞，祝融中立独崔巍，罔源处处成关锁，晴雨时时有是非，东海日来先射彩，西天月落更留辉，登高一宿圆明洞，疑向星河入紫薇』。

先生游毕衡山，乃买舟归至淥口（淥水）；取道江西，经萍乡，抵泸溪（属袁州府）。时七月大暑，乃避暑山中。

「再泊淥口遂取道江右」：『淥口前时泊，扁舟此日辽、山川常独往，心迹已双闲，雨后云兼黑，溪回竹尚斑，欲从东道去，歧路望江开』（「游草」卷三）。

「避暑」：『绿树阴中三伏杳，白云深处一堂虚，野人久厌纷华地，盛暑偏宜水竹居，月照石林行寂寂，僧供溪蕨淡如如，奚儿亦识恬愉趣，时对鸣蝉朗读书』（「游草」卷五）。

先生居泸溪山中病疟，僧徒有请作斋醮以禳者，却之（有「却醮」诗一首），乃遣道人于二十里外沽酒饮之，愈；遂开酒。

「山中病疟遣人二十里沽酒饮之愈」：『五月游衡山，登陟已伤暑，七月居泸溪，疟疾应秋序，寒来履严冰，衣裘迭重纒，忽又抱薪火，挥汗如霖雨，寒热虽已谢，余恙犹辛楚，羁旅可奈何，遥遥买佳醕，一举累十觴，病魔无处所，灵药信莫加，百年吾与汝』（「游草」卷一）。

「开酒」：『自从去岁来，患疟始开酒，露白暄已澄，茅黄瘴尚有，流水响闲崖，高山对疏牖，孤桐叶渐飞，颇见稀稀柳，旦夕自举杯，劝影代朋友，昔笑陶渊明，止酒不能久，今我亦不止，细念谁之咎，事变有推移，疾病难枯守，哲哉卫武公，丁宁戒濡首』（原注云：楚、粤人春瘴曰青草，秋瘴曰黄茅）。

「命僧沽酒」：『斋素僧人意不迂，为余沽酒远提壶，奔驰山径云犹滑，归到松林日已晡，且喜开尊消瘴色，即将村酿当醒醐，居常记得渊明语，弱女非男亦胜无』（「游草」卷五）。

先生约于八月初旬离泸溪，买舟下袁水，经宜春、分宜、清江、樟树，折

入赣江，过丰城，然后溯汝水，经临川、南城、黎川等地，复遵陆度杉关以归闽。

「舟过袁州」：『泛泛宜春去，苍溪曲若环，行藏惟绿水，晤对尽青山，垂老元无事，长游似不闲，逢人难与语，徒惜鬓毛斑』（「游草」卷三）。按袁州今宜春县。

「经分宜相国旧居」：『相国有子虎若狸，天下皆知父不知，一朝祸至莫措足，身委沟壑家流离，作威作福恨不多，威福已多成自罹，一似投烛小飞蛾，倏忽糜烂奈若何，达人所以归山阿，却去佩玉着渔蓑』（「游草」卷二）。按相国指严嵩，时已籍没。中秋至清江（即临江）。夜泊，沽酒赏月有作。

「乙卯中秋，泊舟临江」：『老来蓬鬓已飕飕，又看清江此夕秋，宇内有情俱玩月，天涯无客不登楼，空山鸟去林常静，落叶风飞水急流，明岁不知身在否，一杯深酌露华浮』（「游草」卷五）。

「樟树舟中」：『自论晚踪迹，一出廿年强，鬓发风沙短，江湖岁月长，远山鹰搏雨，近水鸟穿樯，已买还家棹，游情尚未忘』（「游草」卷三）。

「过丰城」：『宝剑今何在，双龙飞入闽；斗间还紫气，博物是何人（「游草」卷六）。

按「晋书」张华传：『华闻豫章人雷焕妙达纬象，令焕至丰城掘狱屋，入地五丈得石，石中有双剑，一曰龙泉，一曰太阿，一留与华，一留自佩。后华诛，失剑所在。焕卒，子为州从事，持剑行经延平津，剑忽跃出投水中，但见两龙各数丈』。今先生经其地，感而赋此。

「抚州夜泊舟漏」：『暮泊江桥野草荒，忽闻舟漏急相呼，未论衣篋濡曾否，先问书囊湿有无，烛短仓皇移枕簟，夜寒何处觅醍醐，从前鼓棹俱安涉，不谓今宵亦险途』（「游草」卷五）。按抚州即今临川，先生性好读书，虽舟车之中亦不辍读，故舟漏必先问书。

「建川舟次」：『盱江东去兴遍赊，两岸青山夹水斜，沙上烟先浮碧渚，岩边树色着黄花，几村小店堪沽酒，何处扁舟不是家，却笑田翁山谷里，一生荒圃种桑麻』（「游草」卷五）。按建川，即今南城。

「晚次五福」：『楚水穷今渚，闽关问晓途，晴云连玉女，山色对麻姑，木落秋风急，江寒夜月孤，远村难得酒，寂寂听归鸟』（「游草」卷三）。按五福镇名，在今黎川县，先生趁舟至此，然后由陆入杉关。

「入杉关」：『昔从岭北出闽山，今向江西入此关，几处壶觞能自醉，百年身世更谁闲，洞天福地供歌啸，春月秋风伴往还，去国不愁归不喜，镜中那觉有衰颜』（「游草」卷五）。

先生大约由光泽再趁舟经邵武、南平，顺闽江下行，于是秋九月初旬抵里

。「考终录」「遗诫」云：『吾七十五以前健如黄犊，游五岳，避暑袁州……是秋归家』。

「乙卯九日」云：『闲居海上又重阳，三径荒芜菊未黄，酣饮偶因多病废，登高那复少年强，山容澹荡临秋浦，竹翠阴森照草堂，谁道归来双鬓短，江湖清梦竟难忘』（「游草」卷五）。按海上，指连江也。

先生归连江，旋即卧病经年，然虽在病中，仍不废读也。「隐园病中读书」句云：「一卧冬春身在病，暂开书卷兴偏浓」；可见先生好读，老而弥笃。

「归自五岳抱病口占」云：『洞天福地岳唯五，收拾都归一杖中，万里风尘身独去，频年游走兴谁同，青鞋踏月山山好，白鹤横空处处通，却怪归来随卧病，柴门寂寞海陬东』（「游草」卷五）。

是年冬，董应举由都门告归。

按「崇相集」有「乙卯出都见西山山色柬同曹」及「出都行五日以阿福（崇相幼子）出疹取道张秋」（在山东为运河所经）诸作可证。万历四十四年丙辰（一六一六），先生七十六岁。

春初，先生卧病连江，寻愈。三月三日诞辰，兰九丈携觞过访，先生以诗谢之。

「丙辰诞日，兰九丈携觞过访酌酒甚佳赋谢」：『七旬无补人间世，岁月何期又六更，一病弥留几不起，暮春初度尚虚生，阶前树荫莺声集，竹外潮来野水平，爱客风流谁似汝，独携佳酝旨尤清』。

时董崇相家居经营百洞山，先生过之，作十日游。

按「考终录」有「病中寄题虎馆」句云：『去年十月宿青芝，山色江风饱所知；闻说诸奇俱吐露，主人春酒为谁携』。即指此时事。夏末，家居曝所存书，作「世善堂藏书目」，并题词云：

吾性无他嗜，唯书是癖，虽幸承世业，颇有遗本，然不足以广吾闻也。自少至老，足迹遍天下，遇书辄买；若惟恐失，故不择善本，亦不争价值……积三四十余年，遂至万有余卷，纵未敢云汗牛充栋，然以资闻见，备采择足矣。今岁闲居西郊，伏去凉出，课儿仆辈晒晾入簏，粗为位置，以类相从，因成目录，得便查检。古人有言积书以遗子孙，子孙未必能读，吾买书盖以自娱，特未即弃耳，非积之以为子孙遗也。子孙之读不读听其自然，至于守与不能守，亦数有必至，吾虽不听之，其可得耶！万历丙辰，温麻山农志。先生前既作「请死」诗，兹又有「谕怀」一首云：

七十浮生又六年，于今唯觉死为仙，怡然一寝终天地，莫向江湖何处边（「游」卷七）。

又，「倦游」一首云：『慷慨徒怀古，疏狂直到今，经书那释手，山水雅

关心，溟海浮天远，黄云出寒深，此时筋力倦，筑室想空林』（自注云：时年七十有六）。

秋九月，刻「五岳游草」成。

子祖念跋云：『……一出六年，竟毕五岳而反，次年（即本年）检刻游草，命共校讎之夜，家大人颇好吟诗，兴到辄矢口而咏，伸纸而笔，唯以自适其适，不屑人之工掘赞毁也。先是尝刻「蓟门寒曲」，「两粤游草」及「寄心集」，金陵焦太史谓有风人之遗，其动物感时，不让杜子美、白乐天，今出是编，识者当自鉴之。……家大人尝有诗云：「醉翁不在酒，钓叟非取鱼」；则游而非游，祖念终不及知之矣。万历丙辰季秋望日，不肖男祖念百拜书』。

未几，先生复治装出游，拟入蜀游峨眉；行次延平，以病不果。

「病革遗草跋」云：「先生晚好游，七十五岁以前，其履历大概见于「五岳游草序」中（按道光重刊本，此序已佚），不具论。七十六复出游，至今春七十有七矣，以正月末返省下」。旧谱云：「七十七岁自谭州（即延平）觉有疾，正月返省下」。万历四十五年丁巳（一六一七），先生七十七岁。

正月末，返至福州，祖念趋侍。二十七日，觉疾不起；二十九日返连江，遂病革。

「病革遗草跋」云：『正月末返省下，不孝亟趋侍，二十七日左颊稍肿，遂谓不起之疾，命戒輿，吾得归西郊卒于正寝，吾之幸也。以二十九日归，饮食言语步履如常，至（二月）初四日，忽不食，初五不语，言在辟穀示寂耳。然自兹两颊喉舌乍肿乍消，遂成真病，乃作遗诫，而吟咏不绝，意恬如也』。

先生作「遗诫」云：吾观古人若皇甫谧、刘歆诸君，临终皆有遗诫，今吾将死，亦出一篇，俾儿祖念遵行，无有更改，以慰我于九泉之下。吾生平尚论古人所敬慕心醉者不过数子，其享年皆可知，文中子最早夭，陶渊明六十有三，程明道五十有四，范文正六十有四，白乐天七十有五，差为永矣。今吾七十有七，视乐天又过之，德不逮诸君子，而犬马之齿独高，夙心所甚赧而不能以告人者也。吾七十五以前，健如黄犊，游遍五狱，避暑袁州，其时耳目聪明，齿牙坚固，自谓得死，庶几全归，故有请死之诗，祈天之祷，不幸竟不死也。是秋归家，一病经年，目近昏，耳近聋，齿牙皆摇动不可以啖，吾日夜唯以速死为祝，今而得死，释愧心，满愿心，吾之幸也。古伟男子有死于战阵，死于盗贼，死于风涛，死于道路者，吾壮备边古北，又备援喜峰，日以死封疆为念，然而胡夷远遁，不得一当单于战。晚出远游，登罗浮，历会稽，过潼关，出紫荆，溯襄阳，上均州，渡彭蠡，浮洞庭，盗贼之所震惊，风涛之所撼荡，逆旅之所困阨，寒暑之所感伤，数万里独行，并不借驿符传送，之数者皆足

以死，而卒不死，乃今死于旧隐西郊，又吾之幸也。且吾少受父兄训，专欲以发挥五经为业，今作「伏羲图赞」、「尚书疏衍」、「毛诗古音考」，二载粹纂，又衍毛诗作「屈、宋古音义」，皆有成书，独麟经直指，属草夫就，而病夺之耳。其余著述颇多，今至九原，得侍父兄，扬榷参订，以求终教，又吾之大幸也。故我今日之死，至足无遗憾矣！夫吾既以死为喜，汝不可以我死为悲，汝系名庠序，事遭典制，但不可哭泣于我之旁，汝妇、汝姊、汝子女，只许到灵几前一叩即归不许哭泣，使死之神魂不乐，气绝惟盥面及手足，不浴、不网角巾，行衣素履，如事生之礼……死后一月舁棺至山中坎而埋之……毋信堪輿克择之说、毋求志铭传誄之文，我得穆然毫无挂带，至恬适矣。……凡世俗常用佛事，一切却去，始死不用悦尸，既葬不用设醮，以我生平未尝佞佛也……呜呼！吾生时举动颇与风尘世俗不同，故死自立制，不必合于中庸，惟吾志之所好而已，此非乱命，祖念字字守之，乃称吾子。高明良朋，幸成吾子之志。又作「自挽」诗云：

早年列庠序，壮岁官边疆，晚出游四淮，万里高翱翔，五岳甫已毕，疾病旋灾殃，返真旧隐地，良友亦相将，二旬即窀穸，荒坎聊深藏，入世一何短。幽台日月长，生平寡嗜好，著述独皇皇，岂必人我知，写心固为臧，于今怡然逝，陟降上帝旁，寄言报族戚，不用泪沾裳。

时董应举闻先生病，乃贻之以诗云：『平生好争论，好友辄相骂，及其疾病时，皇皇忧日夜，如割一半身，如屋崩其瓦，百物皆可求，好友难再偕，久交如熏兰，乍交如佩麝，麝性岂不烈，终不如兰化，吁嗟陈一斋，使我食不暇，君作五岳游，我为一官住，我凿百洞山，君病不能步清福岂长存，良游安可慕，奇胜善骄人，山灵择人付，吾友知我心，破家不复顾，君病若稍痊，为我移杖履』（「崇相集」诗卷）。先生作「病答董崇相骂友」诗云：

平生有骂友，四海却无多，持论互非是，中心实匪他，登山同啸傲，对酒发悲歌，处官自职事，钓月着渔蓑，纵迹若秦越，诗书共切磋，高山思仰止，矫首在峨峨，天生有五味，剂调乃为和，岂忍效流俗，委靡随江河，忠言本逆耳，不骂欲如何（「考终录」）？三月二十一日丙戌，先生歿。

董应举作「考终录」云：『已乃病臂，又病舌，不肯服药，曰数年前已祈死，今安用药，修父以米汁强进，初犹强受之，后遂绝，至四十八日乃歿，其日三月二十一日也。歿前一日，予之宗孙伯起，倭酋送归，以语君；君取笔大书「可语宁海厚犒之」，伯起乃宣谕，遂掷笔。卒之日，夜半喘急，问夜漏几何，修父以子夜对，即书吾俟天明，天明矣，取茶漱口而瞑』。

按「福建忠节传」载：『董伯起，应举族子也。万历季，倭复入寇，伯起与弟贞起力战死之』（见陈衍修「福建通志」总卷四一）。

「病革遗草跋」云：『至三月二十一日，甫及子时、忽问「夜何其」？不孝以子时对。乃索笔书「死，喘欲死，然富俟天明」。不孝泣下，则书一联云：「达道惟五、不朽惟三，汲汲孜孜，生未逮；述经有四、游州有八，潇潇洒洒，死何求」！……复就枕至天明，令开窗；起，端坐床中。不孝为披衣，因拥坐于背，遂索饮；婢进茶，漱饮尽一杯，乃合眼耸背而逝……』。

斗初「旧谱」云：『逝前一日，董伯起自倭酋归，董侍郎以语公，公大书「可语宁海厚犒之」，伯起乃往宣谕。人谓戚公破倭、沈公剿倭，公皆与有力，今将就木，此志犹未衰，生平之悲悯亦深矣。葬官岭，墓碑侍郎董公笔，墓道黄公琮、徐公亮全立。黄公时官按察司副使，并着叙传一篇；论曰：「陈子季立，古之所称奇男子也，才品高天下，然尝迹其生平，悲忠信不言，非中正不蹈，又近于躬行君子者，盖先生有言，豪杰而圣贤者，余交之久，知之深，故能言之。……」』。

温陵何乔远亦为立传，论曰：『俞武襄，儒者也；束发从戎，历涉山海，身经百战，为东南抵柱名臣。然其生平所国士侍者，汤克宽、欧阳深、邓锺与公四人而已。彼三人者以武功终始，公独以著述名其家，回视立谈抵掌，横槊蓟门时事，直作三昧游戏观矣。晚年云水翱翔，脱缰于风尘之外，察其意似欲立身于无何有之乡，以第一等人自期，试问当世诸君子有超而上者谁耶』！

董崇相「祭陈一斋文」云：『呜呼！先生以生死为一贯，则我不宜为之哀，以世法为徽缠，则我不宜为之奠，然犹为此者，人各有情，不能相禁也。……兄之云亡，如割我体，呜呼痛哉！屈指朋友真无如兄其人矣。兄学穷五经，游遍五岳，其为人得易之洁净，得书之致远，得体之节文，得诗之剀切，于伦常得春秋之断，其行事岳立山存，百物不能撼，万变不能摇，平生著述多自出己意，「伏羲图赞」尤为超绝，一笔圆成，富与太极图表里，断然千古无疑也。余虽与兄议论间但左，至于此书，则噤口不敢应，呜呼一斋，死亦足矣』（见「崇相集」祭文）。按「崇相集」中，此文与斗初所引者颇有异处，其中盖有遗漏也。同年，汤显祖卒，年六十八。

附录（「连江县志」「儒林传」）

陈第字季文，号一斋，龙西铺人。为诸生时，博及群书，而善谈兵。嘉靖四十一年，参将戚继光征倭至连，就第谋，第为定平倭策。既而督府俞大猷召至幕中，教以兵法，因尽得韬铃方略；大猷喜曰：『子当为名将，非一书生也』。大司马谭纶荐，起家京营裨将，愿得九边最冲要地自效。

万历初，出守古北口，典互市。时叛兵导黄台吉小妻大嬖只等挟赏数哗，第购诛叛民，阴结诸部腹心，尽得其情；以恩威操纵，帖然就约。汉庄数被寇残破，屯卒纵淫杀；民夜闻犬吠，则尽室窜。时继光为总兵，荐第；擢车前

营游击将军，驻汉庄。延访父老疾苦，按诛悍卒，明约束，拔材武，躬导以礼让，所部化之，咸知自爱。娼家窜名军籍者，皆陈牒求去；娶娼者，皆自乞离异。奉檄采木关外，成列以出，举号笛，麾登南山；既复麾西北，以尾为首，以奇为正。驻牧豪来观，莫不心折。居蓟镇十年（一作十二年）忤巡抚吴兑，兑中以文法；第叹曰：『吾投笔从戎，髭发尽白，思为国家定封疆大计；今不可为矣』！遂拂衣归养。

福建巡抚许孚远、金学曾等屡劝，不就；挟书游两粤、吴、浙、齐、晋、楚、宋。闻焦竑（金陵人，字弱侯）老而嗜学，裹粮之南部，离经折疑；竑自叹为弗如。乃益从竑借读所未见书，就竑谈论。阅数岁，一归省墓；数月，辄复出：如是者又十余年。

逾七十，复遍登五岳，浮洞庭、彭蠡以归。万历四十八年卒，寿已七十有七。

生平储书最富，其后人所辑「世善堂书目」（按书目题辞，自署「温麻山农志」。末有歙西鲍廷博跋云：『明万历间，连江陈第手自编定，而其子若孙时时增益者也』），多唐、五代遗书，世所未见之本（书目，附刻「知不足斋丛书」）。其说经、言易，起于一画，初未有文字也。古今诸家皆言卦、不言图，是舍本而寻末；故作「伏羲图赞」，一笔圈成，不待奇耦离析，而万一千五百二十策悉出自然。又以诗本声教，宜可咏歌；世人知文不知音，何以被管弦、奏朝庙！因作「毛诗古音考」。其论学务审时义，切日用，不为空言。尝谓言于妻子、言于仆婢，皆道也；何必聚徒！行于饮食、行于坐卧，皆道也；何必居位！又言：昔为诸生言戒惧，实未尝戒惧也。及为国家守边，百责攸萃，年未四十，发白种种，节侠气尽，危悚日深；口不言戒惧，而戒惧在兹。又言：兢业在心，所以兢业在事。今儒者曰：「兢业，心体也」；但保心体，事为之末，无足介意。歧内外、判心迹，故鹜虚谈，无当实事：皆切中当时讲学之弊。大宗伯钱谦益称其学通「五经」，而尤长「易」、「诗」。著书十余种，详「艺文志」。

子祖念，详「孝友」；肇复，详「列传」；孙元鍾，详「文苑」：三世皆有著述（「通志」入「儒林」，今从先宪移缀）。